

目錄

第一章

原曲……………一

第一節

論宮調……………六

第二節

論音韻(附曲韻二十一章)……………一九

第三節

論南曲作法……………六五

第四節

論北曲作法……………七六

第二章

製曲……………一〇〇

第一節

論作劇法……………一〇〇

第二節

論作清曲法……………一二四

第三章

度曲

.....一二五

第四章

談曲

.....一四一

將平生所得。傾筐倒篋而出之。使人知有規矩準繩。而不爲誦讀所誤。雖元人復起。亦且避吾言也。填詞一道。世人皆以爲難。願亦有極樂之處。今請先言其難。詩古文辭。專在氣韻風骨。世之治此者。求其工穩。與漢魏唐宋作家爭衡。固非易事。若論入手之始。僅在平仄妥協而已。況高論漢魏者。有時平仄亦可不拘。是其難在胎息。不在格律之間也。曲則不然。平仄四聲。而外須注意於清濁高下字之宜。陰者不可填作陽聲字之宜。陽者又不可填作陰聲。況曲牌之名。多至數百。（見後第一節論宮調內）各隸屬於各宮調之下。而宮調之性。又有悲歡喜怒之不同。則曲牌之聲。亦分苦樂哀悅之致。作者須就劇中之離合憂樂而定。諸一宮。然後再取一宮中曲牌。聯爲一套。是入手之始。分宮配角。已煞費苦心矣。及套數既定。則須論字格。所謂字格者。一曲中必有一定字數。必有一定陰陽清濁。某句須用上聲。某句須用去聲。某字須陰。某字須陽。一毫不可通借。如仙呂調之長拍。其第六句共四字。而此四字又必須全用上聲。故吳石渠用我有斗酒。萬紅友用祇我與爾。洪昉思用兩載寡侶。蔣心餘用睨睨好鳥。蓋不如是。則不合也。又如商調之集賢賓。其第一句必須用平平去上平去平。故陳大聲用西風。桂子香正幽。李玄玉用三春夜短花睡濃。袁于令用愁魔病鬼朝露捐。吳駿公用晴窗凭几傾細茶。

諸如此類。謂之字格。至於用韻。尤宜謹嚴。蓋曲中之韻。既非詩韻。又非詞韻。其間去取分合。大抵以入聲分派三聲。而各將一韻分清陰陽。以便初學之檢取。如世傳之中原音韻。與中州音韻皆是也。（詳見後第二節論音韻）惟作者必須恪守韻律。不可彼此通借。琵琶記之廊會合歌。羅家麻爲一玉簪記之琴挑合真。文庚青侵尋爲一。在古人猶有此失。可不慎諸。是故作曲者爲音律所拘縛。左支右絀。求一套之中。無支離拙澀之語。已是十分難事。而欲文字之工。足以與古作者相韻。頗不且難之。又難哉。今之曲家。往往以典雅凝鍊之語。施諸曲中。雖覺易動人目。究非此道之正宗。曲之勝場。在於本色。試徧看元人雜劇。有一種塗金錯采。令人不可句讀否。惟明之屠赤水所作曇花彩毫諸記。喜搬弄類書。至今藉爲口實。黃龍珊至比爲房科墨卷。確是至言。然則配調填字。協韻而外。尤須出以本色。何其難也。調得平仄。又恐陰陽錯亂。配得宮調。合律更虞字格難諧。及諸般妥帖。而出語苟有晦澀。又非出色。嘗行之作。黃九煙云。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豈知所論猶未盡乎。故論其難。幾令人無從下筆。論其樂事。即亦有不可勝言者。自來帝王卿相。神仙鬼怪。皆不可隨意而爲之。古今富貴壽考。如郭令公者。能有幾人。惟填詞家能以一身兼之。我欲爲帝王。則垂衣端冕。儼然綸綍之音。我欲

爲神仙則霞佩雲裾如帶朝眞之駕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稱心所願屠門大嚼聊且快意士大夫伏處蓬廬送窮無術惟此一種文字足洩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氣借彼筆底之煙霞吐我胸中之雲夢不亦荒唐可樂乎且詞曲之間亦有較他種文字略寬者例如作一賦通篇不能重韻而曲則不妨如仙呂點絳脣混江龍一套其間所用之曲不過十八支而前曲所押之韻後曲不妨重押又詩古文辭一篇中總須一意到底而曲則視全齣之開目以爲變化白中如何說法則曲亦如何做法往往前曲與後曲未必可以連屬者此亦無害是曲律雖嚴亦有可以通融之處也第就愚見論之凡作曲切不可畏其難且愈難愈容易好余嘗爲陳佩忍去病題徐寄塵女史西泠悲秋圖圖爲悲秋瑾而作者余用越調小桃紅一套其中下山虎固舉世所謂難作者也幽閨記下山虎原文云「大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他那里弄盞傳杯恁般腩臄這裏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因緣總在天」曲中大字及懶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事非偶然句四聲一字不可移易可謂難矣余詞云「半林夕照照上峯腰小塚冬青少有柳絲數條祀麥飯香醪清明拜掃怎三尺孤墳也守不牢這冤怎樣了土中人血淚拋滿地紅心草斷魂可招你敢也似氣英風在這

遭」以較原文。似乎青出於藍。可見天下無難事也。

第一節 論宮調

宮調之理。詞家往往僅守舊譜中分類之體。固未嘗不是。但宮調究竟是何物件。舉世且莫名其妙。豈非一絕大難解之事。余以一言定之曰。宮調者。所以限定樂器管色之高低也。何也。卽以笛論。笛共六孔。計有七音。今人按第一孔作工。第二孔作尺。第三孔作上。第四孔作一。第五孔作四。第六孔作合。而別將第二第三兩孔按住作凡。此世所通行者。曲家謂之小工調。笛色之調有七。曰小工調（卽上文所言者）。曰凡字調。曰六字調。曰正工調。曰乙字調。曰尺字調。曰上字調。此七調之分別。以小工調作準。所謂凡字調者。以小工調之凡字作工字也。凡作工字。尺作上字。上作一字。一作四字。四作合字。合作凡字是也。所謂六字調者。以小工調之六字作工字也。六作工。凡作尺。工作上。尺作一。上作四。一作合。四作凡是也。所謂正工調者。以小工調之五字作工字也。五作工。六作尺。凡作上。工作一。尺作四。上作合。一作凡是也。所謂乙字調者。以小工調之乙字作工字也。乙作工。五作尺。六作上。凡作

一。工作四。尺作合。上作凡是也。所謂尺字調者。以小工調之尺字作工字也。尺作工。上作尺。一作上。四作一。合作四。凡作合。工作凡是也。所謂上字調者。以小工調之上字作工字也。上作工。一作尺。四作上。合作一。凡作四。工作合。尺作凡是也。笛共六孔。而所用有七調。是每字皆可作工。此即古人還相爲宮之遺意。今曲中所言宮調。即限定某曲常用某管色。凡爲一曲。必屬於某宮。或某調。每一套中。又必須同。是一宮。或一調。若一套中。前後曲。不是同宮。即謂出宮。亦謂犯調。曲律所不許也。（顧亦有所變化。詳後。）今且將六宮十一調之名。備列之。

（一）六宮 仙呂宮。南呂宮。黃鍾宮。中呂宮。正宮。道宮。是也。

（二）十一調 大石。小石。般涉。商角。高平。揭指。宮調。商調。角調。越調。雙調。是也。今再將笛中管色分配之。則覽者。可知其運用矣。

（三）小工調 仙呂宮。中呂宮。正宮。道宮。大石調。小石調。高平調。般涉調。屬之。（中有彼此互見者。即兩調可通用也。）

（四）凡調 南呂宮。黃鍾宮。商角調。仙呂宮。屬之。

(五)六調 南呂宮。黃鍾宮。商角調。商調。越調。(亦可小工。)屬之。

(六)正工調 雙調屬之。

(七)乙字調 雙調屬之。

(八)尺調 仙呂宮。中呂宮。正宮。道宮。大石調。小石調。高平調。般涉調屬之。

(九)上調 南呂宮。商調。越調屬之。

就上所述論之。則各宮各調之管色。可一覽知之矣。或曰。古言律呂。皆指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陰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而言。如子之說。僅有黃鍾。南呂。中呂。其他一概不及者何也。且僅以笛色分配各宮。而不言隔八相生之理。又何也。曰。子所言者。律學也。余所論者。曲中應用之理。就其所存者言之。不敢以艱深文淺陋也。古今論律者。不知凡幾。求一明白曉暢者。十不獲一。余於律呂之道。從未問津。苟以一知半解。而謬謂洞明古今之絕學。自欺欺人。吾不能。非不爲也。故止就曲中之理言明之。蓋曲與律是二事。曲中之律與吾子所言之律。又是二事。混而爲一。此古今論者。文字愈多。而其理愈晦也。

南北曲名多至千餘。舊譜分隸各宮。亦有出入。詞家不明分宮合套之道。出宮犯調不一。而作曲文。雖佳。不能被入管絃者。職是故也。南詞自沈寧庵九宮譜出。度曲家始有準繩。北曲則直至大成譜出。尙無確切之規矩。余爲近日詞家立一準的。爰取各曲所屬之宮調。詳列於左。（合套諸法。見後第三節四兩節。）

（一）仙呂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端正好。（正宮內不同。）賞花時。點絳脣。混江龍。油葫蘆。天下樂。村里鼓。（亦入商調。）元和令。（亦入商調。）上馬嬌。遊四門。勝葫蘆。後庭花。（亦入中呂調。）河西後庭花。柳葉兒。（與黃鍾不同。）寄生草。青哥兒。剔刀令。鵲踏枝。六么序。醉扶歸。金盞兒。（與雙調金盞子不同。）醉中天。雁兒一半兒。憶王孫。玉花秋。四季花。（亦入商調。）穿窗月。入聲甘州。大安樂。雙燕子。（即商調雙雁兒。）翠裙腰。六么遍。（亦入中呂。）上京馬。綠窗怨。瑞鶴仙。憶帝京。祇神兒。（與雙調不同。）六么令。錦橙梅。三番玉樓人。柳外樓。太常引。尾聲。隨煞。賺煞。賺尾。上馬嬌。煞。後庭花。煞。

（南詞）則（引子）爲卜算子。番卜算。劍器令。小蓬萊。探春令。醉落魄。天下樂。鵲橋仙。金雞叫。奉時

春。紫。蘇。丸。唐。多。令。黃。梅。雨。似。娘。兒。望。遠。行。鷓。鴒。天。（引子者。出場時所用之引子。或用笛和。或不用笛和。與曲子大異。）（過曲）爲光光乍。鐵騎兒。碧牡丹。大齋郎。勝葫蘆。青歌兒。胡女怨。五方鬼。望梅花。上馬蹏。月兒高。二犯月兒高。月雲高。月照山。月上五更。蠻江令。涼草蟲。蠟梅花。感亭秋。望吾鄉。喜還京。美中美。油核桃。木丫牙。長拍。短拍。醉扶歸。皂羅袍。皂袍罩黃鶯。醉羅袍。醉羅歌。醉花雲。醉歸花月渡。羅袍歌。排歌。三疊排歌。傍妝臺。二犯傍妝臺。入聲甘州。甘州解。甘州歌。十五郎。一盆花。桂枝香。二犯桂枝香。天香滿。羅袖。河傳序。撈芝蓀。一封書。一封歌。一封新。安樂神。犯。香歸羅袖。解三醒。解醒帶。甘州。解醒歌。解袍歌。解醒望鄉。掉角兒序。掉角望鄉。番鼓兒。惜黃花。西河柳。春從天上來。古皂羅袍。甘州八犯。尾聲。

（二）南呂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牧羊關。罵玉郎（亦名瑤華令。入中呂）。感皇恩。採茶歌。玄鶴鳴（卽哭皇天）。烏夜啼。賀新郎。草池春。紅芍藥（與中宮不同）。菩薩梁州。四塊玉。梧桐樹。玉嬌枝。鷓鴣兒。乾荷葉。金字經。尾聲。收尾。煞尾。隨尾。隨煞。黃鍾尾。隔尾。隨煞。隔尾。黃鍾煞。神仗兒。煞。

外附九轉貨郎兒。

〔南詞〕則〔引子〕爲大勝樂。金蓮子。戀芳春。女冠子。臨江仙。一翦梅。一枝花。薄媚。虞美人。意難忘。稱人心。三登樂。轉山子。薄倖。生查子。哭相思。于飛樂。步蟾宮。滿江紅。上林春。滿園春。掛真兒。〔過曲〕爲梁州序。梁州新郎。賀新郎。纏枝花。節節高。大聖樂。奈子花。奈子落瑣窗。奈子宜春。青衫襖。紅衫襖。一江風。單調風雲會。梅花塘。香柳娘。孤雁飛。石竹花。解連環。風檢才。呼喚子。大研鼓。引駕行。薄媚。衰竹馬兒。番竹馬。纏帶兒。繡太平。繡帶宜春。宜春樂。太師引。醉太師。太師垂繡帶。瑣窗寒。瑣窗郎。阮郎歸。繡衣郎。宜春令。三學士。學士解醒。刮鼓令。羅鼓令。癡冤家。金蓮子。金蓮帶。東甌。香羅帶。羅帶兒。二犯香羅帶。羅江怨。五樣錦。三換頭。香遍滿。懶畫眉。浣溪沙。秋夜月。東甌令。劉潑帽。金錢花。五更轉。劉衰紅衫兒。本宮賺。梁州賺。紅芍藥。鍼線箱。滿園春。八寶妝。九疑山。木蘭花。烏夜啼。春色滿皇州。恨蕭郎。

〔三〕黃鍾宮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醉花陰。喜遷鶯。出隊子。刮地風。四門子。古水仙子。塞雁兒。神仗兒。節節高。者刺古。柳葉兒。古寨兒令。六么令。〔與仙呂不同〕九條龍。興隆引。侍香金童。降黃龍。衰。

文如錦。女冠子。（與大石不同）願成雙。傾盃序。綵樓春。晝夜樂。人月圓。紅襖襖。賀聖朝。尾聲。隨煞。黃鍾尾。神仗兒煞。

〔南曲〕則（引子）爲絳都春。疏影。瑞雲濃。女冠子。（與南呂異。）點絳脣。（與北曲大異。）傳言玉女。翫仙燈。西地錦。玉漏遲。（過曲）爲絳都春序。出隊子。鬧樊樓。下小樓。畫眉序。滴滴金。滴溜子。神仗兒。鮑老催。雙聲子。啄木兒。三段子。歸朝歡。水仙子。刮地風。（與北曲不同。）春雲怨。三春柳。降黃龍。衰徧。獅子序。太平歌。賞宮序。玉漏遲序。恨蕭郎。（與南呂不同。）燈月交輝。恨更長。侍香金童。（亦入仙呂。）傳言玉女。月裏嫦娥。天仙子。（自此宮起。凡南曲中集曲不錄。）

（四）中呂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粉蝶兒。醉春風。迎仙客。石榴花。鬪鶻鶻。（與越調不同。）上小樓。快活三。朝天子。四邊靜。滿庭芳。賀聖朝。叫聲。紅繡鞋。鮑老兒。紅芍藥。（與南呂不同。）剔銀燈。蔓青菜。普天樂。柳青娘。道和醉高歌。十二月。堯民歌。喜春來。鬼三台。（與越調不同。）播梅令。古竹馬。（與越調不同。）賣花聲。（亦入雙調。）酥棗兒。齊天樂。紅衫兒。（亦入正宮。）山坡羊。四換頭。喬捉蛇。鵲打兔。尾聲。煞尾。賣花聲。煞。啄木兒。煞。

〔南曲〕則〔引子〕爲粉蝶兒（與北曲異）四園春。醉中歸。滿庭芳。行香子。菊花新。青玉案。尾犯。遶紅樓。剔銀燈引。金菊對芙蓉（過曲）爲泣顏回。石榴花。駐馬聽（與北曲異）馬蹄花。雷馬舞秋風。駐雲飛。古輪臺。撲燈蛾。念佛子。大和佛。鷓鴣打兔。大影戲。兩休休。好孩兒。粉孩兒。紅芍藥（與南呂不同）耍孩兒。會河陽。纓纓金。越恁好。漁家傲。剔銀燈。攤破地。錦花。麻婆子。尾犯序。丹鳳吟。十破四。冰車歌。永團圓。瓦盆兒。喜漁燈。舞霓裳。山花子。千秋歲。紅繡鞋。馱環着。合生。風蟬兒。醉春風。賀聖朝。沁園春。柳梢青。迎仙客。杵歌。阿好悶。呼喚子（與北曲不同）太平令。德勝序。宮娥泣。

〔五〕正宮所屬諸曲（北曲）則爲端正好。滾繡球。叨叨令。倘秀才。白鶴子。塞鴻秋。脫布衫。小梁州。醉太平。呆骨朵。貨郎兒。九轉貨郎兒。伴讀書。笑和尚。芙蓉花。鴛鴦雙。蠻姑兒。窮河西。梅梅雨。菩薩蠻。月照庭。六么遍。黑漆弩。甘草子。漢東山。金殿喜重重。怕春歸。普天樂。錦庭芳。尾聲。收尾。啄木兒煞。

〔南曲〕則〔引子〕爲燕歸梁。七娘子。梁州令。破陣子。瑞鶴仙。喜遷鶯。緜山月。新荷葉（過曲）爲玉芙蓉。刷子序。錦纏道。朱奴兒。普天樂。錦庭樂。雁過聲。風淘沙。四邊靜。福馬郎。小桃紅（與越調不同）綠羅衫。三字令。一撮棹。泣秦娥。傾杯序。長生道引。彩旗兒。白練序。醉太平（亦入南呂）雙鸞

鵲洞仙歌。雁來紅。花藥欄。本宮賺。怕春歸。薔薇花。醜奴兒。近安公子。划鐮令。湘浦雲。

〔六〕道宮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凭欄人（與越調不同）美中美。大聖樂。解紅賺。尾聲。

〔南曲〕無。

道調宮向無專曲。故舊譜皆付闕如。茲從董解元西廂記。有凭欄人全套。故錄補之。惟此套大成譜。載入黃鍾宮內。是亦有異同也。南曲則仍缺之。

〔七〕大石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念奴嬌。百字令。（與詞同。惟僅有散板。）六國朝。卜金錢。歸塞北。雁過南樓。喜秋風。怨別離。淨瓶兒。好觀音。催花樂。常相會。青杏子。（亦入小石調。）憨郭郎。還京樂。催拍子。茶蘼香。幕山溪。女冠子。玉翼蟬。鷓鴣天。燈月交輝。喜梧桐。初生月兒。隨煞。帶賺煞。雁過南樓煞。淨瓶兒煞。好觀音煞。玉翼蟬煞。

〔南曲〕則（引子）爲東風第一枝。碧玉令。少年遊。念奴嬌。燭影搖紅。（過曲）爲移寨子。本宮賺。念奴嬌序。催拍。賽觀音。人月圓。長壽仙。幕山溪。烏夜啼。插花三臺。醜奴兒令。

〔八〕小石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惱殺人。伊州遍。青杏兒。（亦入大石。）天上謠。尾聲。

〔南曲〕則爲驟雨打新荷（與北曲同。卽元遺山作。）

〔九〕般涉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哨遍（與詞不同）臉兒紅。牆頭花。耍孩兒。煞。捉拍令。瑤臺月。三煞。尾聲。

〔南曲〕則爲哨遍（與詞同）

〔十〕商角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黃鶯兒。（與南曲不同。）踏莎行。蓋天旗。應天長。垂絲釣。尾聲。

〔南曲〕則爲永遇樂。熙州。三臺。解連環。秋夜雨。漁父。

〔十一〕高平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木蘭花。唐多令。于飛樂。青玉案。尾（皆與詞不同）

〔南曲〕無。

〔十二〕揭指調所屬諸曲 南北皆無。

〔十三〕宮調所屬諸曲 南北皆無。

〔十四〕商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集賢賓。逍遙樂。金菊香。醋葫蘆。梧葉兒。浪裏來。賢聖吉。望遠行。賀聖朝。鳳凰吟。涼亭樂。上京馬。酒旗兒。八寶粧。二郎神。水紅花。定風波。玉胞肚。秦樓月。桃花浪。滿堂。

紅芭蕉。延壽水仙子。尾聲。浪裏來煞。隨調煞。商平煞。商平隨調煞。

〔南曲〕則〔引子〕爲鳳凰閣。風馬兒。高陽臺。憶秦娥。逍遙樂。繞池遊。三臺令。二郎神慢。十二時。〔過曲〕爲字字錦。滿園春。高陽臺。山坡羊。水紅花。梧葉兒。梧桐花。金梧桐。梧桐樹。二郎神。集賢賓。爲陪序。黃鶯兒。簇御林。攤破簇御林。琥珀貓兒墜。五團花。吳小四。

〔十五〕角調所屬諸曲 南北皆無。

〔十六〕越調所屬諸曲 〔北曲〕則爲鬪鶴鶩。紫花兒序。金蕉葉。調笑令。小桃紅。禿厮兒。聖藥王。麻郎兒。絡絲娘。小絡絲娘。東原樂。棉搭絮。拙魯速。天淨沙。鬼三台。耍三台。雪裏梅。眉兒彎。送遠行。柳營曲。黃鶯兒。慶元貞。古竹馬。踏陣馬。青山口。鄆州春。看花回。南鄉子。梅花引。尾聲。隨煞。天淨沙煞。眉兒彎煞。

〔南曲〕則〔引子〕爲浪淘沙。霜天曉角。金蕉葉。杏花天。祝英臺。近。桃柳爭春。〔過曲〕爲小桃紅。下山虎。蠻牌令。二犯排歌。五般宜。本宮賺。鬪蝦蟆。五韻美。羅帳裏坐。江頭送別。章臺柳。醉娘子。雁過南樓。山麻稽。花兒。鐮鐮兒。繫人心。包子令。梅花酒。亭前柳。一疋布。梨花兒。水底魚兒。吒精令。引軍旗。

丞相賢。趙皮鞋。禿廝兒。喬八分。繡停針。祝英臺。望歌兒。鬪寶蟾。憶多嬌。江神子。園林杵歌。養花天。入
賺。緯搭絮。入破。出破。（北曲越調多用六字調。南曲越調多用小工調。）

（十七）雙調所屬諸曲（北曲）則爲新水令。駐馬聽。沉醉東風。雁兒落。得勝令。喬牌兒。甜水令。折桂
令。蟾宮曲。錦上花。河西錦上花。碧玉簫。攪箏琶。清江引。步步嬌。落梅風。喬木查。慶宣和。湘妃怨。慶東
原。沽美酒。太平令。夜行船。掛玉鉤。荆山玉。竹枝歌。春閨怨。牡丹春。對玉環。五供養。月上海棠。殿前歡。
鳳引雛。月兒彎。行香子。天仙子。蝶戀花。天娥神曲。醉春風。四塊玉。快活年。朝元樂。沙子兒。海天晴。
機錦。好精神。農樂歌。動相思。二犯白苧歌。新時令。十棒鼓。秋江送。襖神急。楚天遙。枳郎兒。川撥棹。七
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小將軍。撥不斷。太清歌。楚江秋。鎮江廻。阿納忽。風入松。一錠銀。胡十八。亂柳葉。
豆葉黃。胡搗練。萬花方三疊。小陽關。聚鄉詞。石竹子。山石榴。醉娘子。醉也摩沙。相公愛。小拜門。金盞
子。大拜門。也不羅。喜人心。風流體。忽都白。倘兀歹。青天歌。大德歌。華嚴讚。山丹花。魚遊春水。慶農年。
秋蓮曲。尾聲。本調煞。鴛鴦煞。離亭宴煞。歇指煞。離亭燕。帶歇指煞。

（南曲）則（引子）爲真珠簾。花心動。謁金門。惜奴嬌。寶鼎現。金瓏璫。搗練子。海棠春。夜行船。四國

朝玉井。蓮新水。令賀聖朝。秋蕊香。梅花引。（過曲）爲畫錦堂。紅林擒。錦堂月。醉公子。饒饒令。孝順歌。鎖南枝。柳搖金。四塊金。淘金令。金風曲。攤破金字令。夜雨打梧桐。金水令。朝天歌。嬌鶯兒。朝元令。柳梢青。錦金帳。錦法經。瀟陵橋。疊字錦。山東劉衰。雌雄畫眉。夜行船序。曉行序。（北曲雙調。有多用。小工者。南曲雙調。則正工乙字多。）

（又）南曲中有所謂仙呂入雙調者。所屬諸曲頗多。此北曲中所無也。余按名爲仙呂入雙調。實則亦仙呂宮耳。且犯調集曲至夥。是亦不可缺也。因附於後。惜奴嬌。黑麻序。錦衣香。漿水令。嘉慶子。尹令。品令。豆葉黃。六么令。福青歌。宰地錦襦。哭歧婆。雙勸酒。字字雙。三棒歌。破金歌。柳絮飛。普賢歌。雁兒舞。打毬場。倒拖船。風入松。好姐姐。金娥神曲。桃紅菜。一機錦。錦上花。步步嬌。武武令。沉醉東風。園林好。江兒水。五供養。玉交枝。玉胞肚。川撥棹。玉雁子。絮婆婆。十二嬌。玉筍子。流拍松。下樂。武陵花。如上所列。則六宮十一調所屬諸曲。彙若列眉。只須就本宮調聯絡成套。就古人所固有者。排列之。則自無出宮犯調之病。惟文人好作狡獪。老於音律者。往往別出心裁。爭奇好勝。於是北曲有借宮之法。南曲有集曲之法。所謂借宮者。就本調聯絡數牌後。不用古人舊套。別就他宮。翦取數曲。（但必須管

色相同者。一接續成套是也。如王實甫西廂記。用正宮端正好。滾繡球。叨叨令。倘秀才。滾繡球後。忽借用般涉調耍孩兒。以聯成套數。此惟神於曲律者能之。元人中似此者正多。但可用其成法。切不可自行聯套。致貽畫虎之譏也。所謂集曲者。其法亦相似。取一宮中數牌。各截數句。而別立一新名。是也。南曲中如張伯起之九迴腸。梁伯龍之巫山十二峯。皆集曲也。九迴腸合解三酲。三學士急三鎗而成。三成九故曰九迴腸。十二峰合三仙橋。白練序。醉太平。普天樂。犯胡兵。香遍滿。瑣窗寒。劉涖帽。三換頭。賀新郎。節節高。東甌令而成。故曰十二峯。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余謂但求詞工。不在牌名之新舊。惟既有此格。則亦不可不一言之。總之。借宮集曲。統名犯調。若用別宮別調。總須用管色相同者。例如仙呂宮與中呂宮。同用小工調。則或於仙呂曲中犯中呂。或於中呂曲中犯仙呂。皆無妨也。據此類推。庶無歧誤矣。（古曲間亦有誤者。亦不可從也。）余集曲不備載者。以無甚深意故也。

第二節 論音韻

曲中之要。在於音韻。何謂音。即喉。舌。唇。齒。間之清濁是也。何謂韻。即十九部之陰陽是也。音有清濁韻。

有陰陽填詞者必須辨別清楚。斯無拗折噪子之誚。否則縱有佳詞。終不入歌者之口也。天下之字。不出五音。五音爲宮商角徵羽。分屬人口。爲喉。舌。齒。唇。凡喉音皆屬宮。舌音皆屬商。齒音皆屬角。唇音皆屬徵。唇音皆屬羽。此其大較也。宮音最濁。羽音最清。苟一分晰。異同立見。惟韻之陰陽。在乎聲入聲至。易辨別所難者。上去二聲耳。上聲之陽類乎去聲。而去聲之陰又類乎上聲。此周挺齋中原音韻。但分平聲陰陽。不及上去者。蓋亦畏其難也。迨後明范善濤撰中州全韻。清初王鶴撰音韻輯要。始將上去二聲。分別陰陽。而度曲家乃有所準繩矣。大凡曲韻與詞韻相異者。詞中支思與齊微合併爲一。寒山桓歡先天三韻。家麻車遮二韻。監咸廉纖二韻。亦合而爲一。又詞中所用入韻。有協入三聲者。有獨用入聲者。故萬不可守入派三聲之例。則入聲一調。斷不能缺。此填曲家所以萬萬不可用詞韻也。愚意曲韻之與詩韻。雖截然不同。顧其源即出於詩韻。特以詩韻分合之耳。所謂詩韻者。指唐韻廣韻集韻而言。非近時通行之詩韻也。通行詩韻不足守。詩韻自南齊永明時。謝朓、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盛爲文章。始分平上去入爲四聲。汝南周子乃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爲四聲譜。此四聲之始。而其書久已失傳。隋仁壽初。陸法言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等八人。論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撰切韻五卷。唐

儀鳳時。郭知元等。又附益之。天寶中。孫愐諸人。復加增補。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邱維重修。易名曰廣韻。景德四年。戚綸等承詔。詳定考試聲韻。別名曰韻略。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以廣韻爲繁簡失當。乞別刊定。即命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詔名曰集韻。是自切韻爲始。而唐韻而廣韻而韻略而集韻。名雖屢易。而其書之體例。未嘗更易。總分爲二百六部。獨用通用所注。了然非特可用之於詩。即就其所通用各韻。押之亦無所不可。況曲韻中之分配。本以此爲據乎。（如曲韻中第一部之東同韻。即合集韻平聲之一東二冬三鍾。上聲之一董二腫。去聲之一送二宋三用而成者。餘皆如此。）是故填曲者。苟曲韻一時不能置辦。不妨就集韻中獨用通用之例而謹守之。較愈於杜撰者多多也。若用詞韻。則未有不徇規越矩者矣。

曲韻分合。諸家亦各不同。而要以昭文周少霞昂。分知如別作一韻爲最謬。知音爲展輔。如音爲撮唇。二音絕不相類。如何可作一韻。且自來曲韻。從未有如此分配者。此正萬萬不可從也。今取各家之說。彙集考訂。以王錫音韻輯要爲主。分別部居。勒成一種曲韻。庶填曲家得有遵守。惟嚮陋舛誤。終不能免。知音君子。尙祈賜益焉。

拱孤清切琪共也向聲○總恣聲切億○炯居聲切璟問迴炯綬頰○捧敷聲切惠○喑通聲切萃○寵初聲切噍○滌

烏拱切蓊○洵虛聲切○撻紆洵切

(陽上聲)隴盧聲切壘籠攏隴○勇余龍切涌踊踊踊湧永甬憑○幪模聲切懔猛艇艇朦○奉扶聲切○

宄蘇勇切毳茸○桐徒龍切動○永胡蝶切瀕○縵雙桐切

(陰去聲)○凍多痛切棟凍○諷孚送切賄封○貢孤控切供共○宋思殺切送○控枯聲切鞿恐空○甕烏貢切銓

臚○中之銑切衆衷種○縱茲送切綜稷○銃初衆切趨○閔呼貫切烘○痛拖凍切迸遭邁切○瘞紆勇切

(陽去聲)○洞徒弄切筒胴動慟肅綯○仲離用切重○鳳扶共切奉倖綰○弄虛動切哢鑿○訟詞從切誦頌從

○夢模窮切慘孟○用詠咏泳俱余訟切○共發積切橫胡共切○從慈訟切韻中諸字略舉其例未全備也

第二部 江陽韻 合集韻四江十陽四十一唐上聲三講三十六養三十七蕩去聲四絳四十一

(陰平聲)○江雞央切缸莊江疆疆疆僵疆疆疆姜○邦道邊切榜梆邶挈○桑思咸切喪○雙疏莊切臙霜

嬌翹驕漚○章遮商切漳漳樟璋彰慶璋張○餽者張切傷觴鴆湯○將盡襄切漿漿蔣○莊摺霜切妝裝椿

○岡高映切剛鋼綱缸扛扛亢○康區岡切糠○光孤汪切胱恍恍○當刀映切璫當稽鎗○荒呼光切穰盲慌盲

○香希江切馨鄉○腔溪央切徑曉亮○鏘蒲邦切滂○央衣江切蕤殃決○方夫汪切芳枋坊紡肪○昌昌強切

倡猖舊聞佞○湯他當切○相西央切湘湘箱緇襄驤瓊○鏘妻央切蹻槍鵲踰祈○匡枯汪切筐匪悵助

○汪烏光切尪○倉雌臧切蒼滄倉○窗初江切窗○臧藏桑切臧牂○映鑾岡切

(陽平聲)○陽移強切揚楊陽易麗羊洋徉佯○忙麻旁切茫邙芒鉗厖○糧良涼諒梁量○穰饒長切穰

瀼瀼○忘無房切亡○郎牢堂切榔廊螂琅琅○杭何昂切行頗航○昂敖杭切邛○床離郎切幢撞淙○旁

蒲忙旁龐逢○房扶忘切防魴○長池續切長腸場常裳嘗償○唐桃郎切塘塘糖堂棠○詳詞牆切祥翔庠○

牆齊詳切牆牆戕○黃胡王切璜璜皇皇凰惶惶○藏慈郎切○蠶其羊切○娘尼羊切○降霞強切○王皇吳切

○狂葵王切○獲饒郎切

(陰上聲)○講基鞅切港鏗○鞅鴉講切○蔣曉想切獎漿○想西獎切○爽疎往切湓塊懷○響希講切享○敞賞車切

肇厥倘飛錕○舫夫榜切訪訪紡髣仿○枉注廣切往任○礫思餽切噪賴○榜巴往切榔勝○倘他熬切希

儻○黨刀倘切讒○掌遮貨切長仇○恍呼廣切恍晃謊○廣孤往切○駢茲璫切○彊欺鞅切○賞聲掌切晌○盎慷強切

○慷科盎切○飢妻想切

險○施生之切詩師獅獅尸鵠蒼菴○斯僧茲切擲所漸鸞廳思司私絲憇憇○雌倉私切

(陽平聲)○時繩持切峙鱗○兒仍時切而瀉○慈層詞切磁茲茨蒼疵芷齕盜○詞祠辭辭俱詳慈切

(陰上聲)○紙爭始切砥底旨指止止芷趾祉趾祉微咫枳枳只○此倉死切玼玼泚泚○史生止切使弛施

豕矢始屎○子增死切仔籽紫訾姊滓梓第秭肺○齒擇史切莖○死僧子切

(陽上聲)○爾仍視切邇耳餌珥駢珥爾爾○視繩爾切

(入聲作上聲)○澀曉只切蹠蹠瑟瑟蹠蹠○塞僧只切○則增止切

按凡入聲作上聲者俱爲陰上聲無陽上聲後父做此

(陰去聲)○至爭試切志誌恚忤○恣增四切漬些齒割○使生至切駛試弑施霄○肆僧恣切泗廼思賜○

次倉四切刺刺廁○翅掇試切

(陽去聲)○事繩二切示蒔諡嗜鼓侍是視氏筮噓諝市士仕恃時○寺詳自切食飼嗣耜似姒俟浹已汜

祀咒○自層寺切字梓○二仍是切貳餌則

第四部 齊微韻

合集韻八微十二齊上聲七尾十一齊去聲八宋十二霽十三祭二十廢而成者

(陰平聲)○機巾伊切 幾磯磯譏肌飢筭基寢基雞稽姬奇羈羈○羈津西切 躋齋齋○低丁衣切 抵抵堤隄

碑鞮氏○妻親衣切 淒淒淒淒○西新衣切 栖栖嘶嘶犀恹恹○非分飽切 扉扉非非非匪妃飛○欺輕伊切

谿溪瀉瀉欹觥○希與衣切 稀睇狶狶欹唏唏義犧犧烹嘻信嬉禧熙熾醯醢○衣因基切 依伊咿伊醫醫

猗漪椅噫禕臆○癡真知切 咎絺縻縻蚩蚩○紕持飽切 批批砒砒訛○知真伊切 蚬○匏賓批切○梯丁低切

(陽平聲)○微文肥切 微惟薇維維○黎郭啼切 黎犁黎璫梨離離璃醢漓漓簾簾鸛鸛釐釐蠅蠅羅羅

羶羶羶羶○尼寧移切 呢泥呢昵讎○齊情移切 臍臍○肥焚移切 肥非非○奇勤移切 騎琦琦其其期旗基麒

琪琪駟祺基祈祁圻斬頤旂耆髻其岐舍祇○兮形移切 奚蹊蹊倭攜鐻哇嵇○移寅令切 屢逐磨鯢鳧鯢

貌親親倪夷姨夷疑疑儀怡怡頤彝沂宜遺蛇迤涯區詆酖宦○啼亭離切 蹄蹠提題醍締締穉穉

鵠鵠鵠鵠○池巨兮切 馳遲墀麗持砥治在○脾類迷切 鼈皮疲比琵琶毗毗熊熊貔貔毳毳○迷民移切 謎謎

彌彌彌彌

(入聲作平聲)○及勑移切 笈○實神移切 十什拾射食飽碩姪秩直殖植擲○疾秦移切 嫉羨羨

豈轉戢集耕寂○夕錫移切 汐席襲習隰○荻亭移切 狄笛迪敵迭糴滌○弼類移切 復甓○闕迷平

○吸欣以切 翁汔肸論愉瀉罔靈○乞欽以切 訖泣詰緒隙鄰○一因以切 壹乙邑浞揖挹益憶臆

抑裏阨噉

(陰去聲)○記申意切 寄繫繼洎計警季既驥冀薊覬屨○閉兵尾切 庇秘秘賁蔽臂嬖界泌祕慙閼○沸

芬閉切 費肺沛廢狒拂柿○意因計切 噫慧翳醫饁懿瘞勣衣殢○氣輕意切 器棄憩契企跂○祭津細切 際際

霽濟○替汀帝切 刺薙○帝丁制切 諦締蟻蓐蓐禘○砌親細切 妻○紉新意切 堵○制真世切 製致緻識幟熾質

躡摯鷖置智解輕贊賓○鏡職世切 澣○世申制切 貫勢○餗欣計切 悞戲屬系係楔楔璽飭僂○譬捋統切 庇

熒濕脾

(陽去聲)○未文吠切 吠○翡焚未切 莅蒺吠○異寅技切 裔義議誼澁藝易繼羿詣父刈睨剡肄囁塊泄

虞施○地亭利切 第腴隸弟悌姊迨杖遼○幣類謎切 鼻比敝弊斃薛髻杜諛量獎避陞庫婢狴犴○治

臣蓄切 滯稚穉彘雉痔峙豸際○誓神治切 逝筮噓涖○泥寧異切 詭膩滯○技勤異切 伎伎菱慈忌悻偈騎埒

踞暨○穢秦異切 劑毗○利鄰異切 痢痢荊戾喚扶悞厲礪勵賴蠟莅靡儷隸離吏訾蒺例診鑿瘕○謎幣民切

(入聲作平聲) ○或洪國切惑 ○効恆回切紇核翳翮 ○賊層同切又入 ○特騰回切

(陰上聲) 鬼官委切 盪癸軌詭昇宄愧僇甌皮 ○悔昏鬼切 賄毀設燬卉彪墮 ○彼奔委切 倂倂 ○狠溫鬼切 嵬

煨委委諉猷 ○觜臧臚切 嘴 ○髓絲嘴切 瀧瀧 ○跬坤委切 傀煢 ○捶初水切 筵 ○水疏捶切 瑤 ○腿都髓切 腿

(陽上聲) ○倂完跪切 踳葦煖韓唯隗誦洧鮪瘠瑋璫蕪頽庑 ○壘鸞偉切 羸偶桑蓄燠磊未誅 ○蕊戎

切 ○餒挪最切 餒 ○跪狂偉切 揆 ○浼門偉切 美漾煢每靡

(入聲作上聲) ○國官委切 ○筆奔委切 ○得登委切 德 ○黑烹偉切 赫嚇 ○忒湯委切 慝忒 ○克阮

切音 剋剋刻 ○北奔委切 ○則茲彼切

(陰去聲) 貴官畏切 愧桂檜膾脍會會創創繪闕淮餉 ○誨諱晦悔噉饋喙劇類噉俱昏切 ○翠倉歲切 淬粹

啐倅脛 ○背奔配切 貝狙蜚颺 ○醉最最 ○畏溫貴切 穢尉慰蔚蒼饒薺滅 ○對敦退切 碓敦 ○稅疏贊切 說稅

說 ○歲絲醉切 碎諱碎崇粹粹 ○綴之稅切 贅贅 ○配噴背切 轡沛霈佈施輶輶 ○毳初稅切 吹出 ○退吞對切 ○

出坤畏切 唱

(陽去聲) ○會胡胃切 繪惠蕙慧潰園贐淮恚匯縶縶縶 ○胃蝟涓謂緯衛魏位爲慧榮僞遺 ○珮孟

妹

佩被倍琲焙備倍悖悖○價狂胃切橫饋資餽賁○萃藏途切倅倅○瑞時芮切○芮而綴切納納銳容

納納○遂詞萃切隧燧燧遂穗墜○淚命兌切累類類禮摺○妹門被切昧魅寐沫媚袂瑁昧昧瘼○兌厥類切

剋隊愍懟○罪祖位切○內鄒位切

(入聲作去聲)○墨蒙位切默縵○勒楞位切肋泐○孛盆位切

第六部 居魚韻 合集韻平聲九魚十虞上聲八語九嘖去聲九御十遇而成之者

(陰平聲)○居君虛切裾据据楮車駒拘俱齟齬○諸諄書切豬豬諸朱株殊珠紉株殊殊○樞春紆切

緇粿擣○虛熏居切墟歔噓煦煦吁吁吁○蛆痊須切直趨○疽鑄須切沮起直狙隄蟻且菹菹○迂居風切

紆芋於淤藹○書商朱切舒紆輸忤○區區紆切軀驅嶠祛祛○須思道切鬚須須霄霄

(陽平聲)○魚雲渠切漁虞余餘畬于竿雩與與歟施璵予好俞餘榆餽饒瑜窳逾愉揄愚謁隅昇臾

諛莧腴娛出仔綸○盧綸余切臚臚閭櫺櫺○如人除切茹駕洳儒晡濡襦蠕○殊純如切○渠渠羣余切

璩遠遯衢髀鸛髀絢劬胸○除船如切淦淦淦淦儲廚櫛櫛○徐旬余切徐

(入聲作平聲)○局窮餘切踣○俗旬餘切績○贖誰餘切蜀蠲淑孰塾屬○逐虫殊切軸軸燭

詎拒距炬苴拒鉅麓○樹淳御切暑曙豎○孺人御切茹洳○宁船孺切孖貯貯佇紵柱住駐箸○緒旬聚切

序敘漱嶼○聚藏遇切

(入聲作去聲)○玉容豫切獄欲育鴿浴鉦繞煜鬻○聿雲預切鶴喬通駝○錄龍豫切綠萊錄蘇

遶陸戮劓碌碌律率○辱戎寧切擢潏岸緝鄒○入人寧切

第七部 蘇模韻 合集韻平聲十一模上聲十姥去聲十一暮而成之與前歸回韻皆新分者

(陰平聲)○蘇松租切麻酥○逋崩鋪切鋪哺○孤公烏切孤呱觚罽姑菇鵠沽酷辜蛄○芻樸疏切葛初○枯

空烏切骷剝慘○都東烏切闇○烏翁孤切鳴焉汙沔圯惡於○膚風逋切夫鈇玦趺跌孚孥桴鄒俘敷郵

袍跽○呼姑汚切渚○租宗蘇切菹○麤匆蘇切梳霜初切蔬疏○鋪烹通補切

(陽平聲)○模蒙蒲切謨摹膜嫫糲○徒同盧切屠屠兔堵荼途塗醯涂畚稌駮○無文扶切亡蕪廬巫誣

毋扶夫扶芙符梟苻○奴農無切孥驚鏐○廬龍徒切盧顧鱸爐鑪爐輻廬○吾王胡切涪鑄梧晤倍吳蜈

鏐○雛蟲吾切鋤鉏○蒲蓬胡切葡醕脯蒲莆匍菩○胡洪吾切糊湖醐葫餬瑚瑚壺狐瓠乎糊○狙叢香切

狙

(入聲作平聲)○獨音徒胡切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突音徒胡切○復音扶胡切伏袂袂服鵬服

縛慮沃佛○鵠音胡切斛斛穀穀核○僕音蒲胡切濮濮濮瀑○杙音吳胡切兀兀○族音叢胡切

卒卒

(陰上聲)○所音霜阻切數○阻音忠所切俎俎俎○祖音宗鳩切組○土音通視切吐○覩音東土切睹睹睹肚○古音公鳩切罟

詰詰估鉅鹽鼓瞽股買穀蠱○鵠音古鳩切鳩○虎音哄鳩切琥琥滂辱○補音崩鳩切圃譜○普音烹鳩切浦溥○甫

黼黼篚府腑俯拊拊父斧撫煩射淦○楚音充所切礎○苦音空鳩切苦楮

(陽上聲)○武音武切武武武舞廳無武滹滹侮侮○魯音龍鳩切櫛櫛櫛櫛櫛○五音王戶切午午○戶

○母音蒙五切杜某畝姆姆姥○弩音農五切弩弩○腐音逢武切輔釜黼父

(入聲作上聲)○萩音松古切萩速棘棘棘棘棘○谷音公古切穀穀告告告告告骨拊拊○福音風古切

葛輻輻輻輻復復覆覆腹幅幅拂髣拂沸沸弗弗絨絨弗絨絨絨○卜音崩鳩切不褻○笏音哄鳩切

忽惚總圖迦歛○哭音空鳩切酷酷譽譽肫肫○督音東鳩切篤頓咄咄咄咄○撲音烹鳩切撲朴○觸音充鳩切

○簇音匆祖切族猝卒促蹙蹙蹙○屋音希古切沃剝○禿音通鳩切

切 槩既弓○愛安蓋切 優優藹藹○帶丹能切 癩戴藏○快匡怪切 夫澹噲塊觚○再載賽切 載○派攀太拜切 ○

切 躑山信切 鑠殺○帥霜怪切 ○賽桑再切 塞○菜倉資切 蔡縹○怪光快切 ○慨康蓋切 愀歎○隘央介切 扼搥○

蝨昌晒切 暇○拜班派切 扒

(陽去聲)賴郎代切 賴賴資賒勑來瀨○敗旁賣切 憊唄繡○械閑曜切 雍濯解澥酌○寨屏芥切 砦眈○艾昂害切

切 礙閼殺○匪顏械切 惺捩○柰囊代切 奈鼎耐襪○亥寒艾切 害劾○待唐賴切 逮怠迨殆給貽代袋帑黛岱

礙壞大垓○在藏賽切 載○賣忙敗切 邁○壞黃外切 ○外王壞切

(入聲作去聲)麥蒙外切 顏陌葛脈墨○頤昂害切 厄○搦寧害切

第九部 眞文韻

合集韻平聲之十七眞十八咍十九臻二十侵二十一混二十二很去聲之二十一四痕上聲之十六軫十七準十八吻十九隱二十十一混二十二很去聲之二十一四痕

(陰平聲)眞知身切 珍振甄鈐○分敷恩切 紛芬氛蒸雰紛○昏呼恩切 昏婚關葦○因伊恩切 姻茵綢氤氲闐

禪堙殷懸綢駟○申奢眞切 紳伸呻坤身信娠○噴癡眞切 瞋○春樞氣切 椿○苟須氣切 詢詢詢郇洵○吞

切 拖郭噉○諄朱風切 衡肫屯肫連○透紐有切 緻竣踐○根哥恩切 跟○欣希巾切 忻訢昕斡○氤於君切 氲氲

○新西恩切薪幸幸○賓範切濱檳縮彬斌○君居切麇軍戰均鈞○恩阿根切○榛支恩切臻蓁漆○薰

蟲君切醺勳助熏燠燠○坤枯溫切髡覬毘毘琨銀俸○濕烏見切焜焜○奔遵恩切賁○孫蘇尊切殯孫孫

○尊祖孫切遵樽○敦都香切墩惇○巾基恩切斤筋○村粗孫切○噴鋪奔切○津盡因切盡○親妻因切

(陽平聲)文無痕切紋蚊髮聞案墳費潰焚焚粉紛紛○鄰離銀切遴鱗麟礧礧麟麟○貧疲痕切頻

瀕嚙嚙○民迷痕切珉緝岷晏罔玟○人而陳切仁苾○倫閏雲切綸綸輪淪○裙渠雲切羣○勤其寅切勲片

○門麻盆切捫櫛櫛○銀移寅切垠寅齏鄧閤嶺斷听○陳馳人切臣靡辰晨宸○益蒲痕切溢○秦齊銀切

蟻○屑味切潏專純淳醇惇惇○句徐雲切巡馴紉循○雲余律切蓊濛樓云芸紘耘芸員郎實勾筠

响响聲云○瑰胡渾切涇龔○豚徒侖切屯鈍臂鈍○存祖墳切蹲○痕何墳切○紉尼銀切○神蛇陳切

(陰上聲)軫知晒切疹診疹疹軫軫翼翼賑賑○掣柯很切懇齷狠肯○緊基隱切羣羣樵謹晉○隱伊謹切灑

灑○準朱鑑切准純○忿敷穩切○符須困切簠隼○本通隱切吞○閏枯穩切惛惛蠶樹○困區笱切○响咍軫切矧

○擢祖損切傅傅○蚤樞準切蚤驕○忖粗損切寸○衰孤穩切滾緜緜緜○茨窺忽切輶○肫都穩切○品批穩切

○很呵懇切狠○儘落隱切○損蘇損切○粉方本切○穩烏衰切

(陽上聲)引移忍切蚓听〇閔迷牝切惘泯熬振潛敏〇刳無憤切吻脂技憤〇允余竊切狎殢隕尹〇窞渠九切

蘭蘭〇盾殊尤切楯〇脂徒尤切盾佗岡沌〇牝疲敏切臄〇忍積引切笨蒲慎切棍胡笨切

(陰去聲)震之譏切振販鎮〇信西送切訊迅汛〇鬚籠印切殢臄殢儗〇醞紆訓切惛緇蘊熅韞憚〇進盡信切

璉旨縉潛〇舊敷透切蕞叁偵忿憤〇襯初霞切輓亂〇印伊費切儼〇峻須俊切浚濟鵠〇遂蘇寸切噤異潰〇

俊痘印切駿駿駿〇舜書醞切薺峴〇豎希印切寸粗遜切褪拖頓切趁癡震切頓都印切遼逋霄切訓虛醞切

〇困桂亥切〇搢烏德切〇良哥寸切硯〇親妻進切

(陽去聲)問無分切問案文統〇陣持刃切朕〇刃環陣切刃初初報認初〇各雜刃切蘭麟添麟燐蹠〇腎

蛇陣切慎辰〇韻余郡切連暈鄆饒〇蓋齊陣切盡賊盡〇殉徐韻切徇徇〇近岐刃切斬覲僅僅殫堙〇醕移近切

引靺孕整〇閏如運切潤〇鈍徒很切遁遜沌〇悶麻盆切懣〇郡渠運切混胡問切侃譚渾渾焜〇嫩奴論切

〇分扶問切〇論盧鈍切〇燼詞醕切〇恨何同切〇仝旁問切〇順殊閏切

第十部 干寒韻 合集韻平聲之二十六寒去聲之二十七刪三十八山入聲之二十三旱二

(陰平聲)干歌庚切竿肝杆乾〇山尸安切刪珊姍潛〇單多干切殫鄴簞痺丹禪〇安阿干切鞍〇姦基謹切

奸間艱菅○軒河安切刊看○關孤切鯨療綸○捻疏切桎梏問○斑巴干切扳頒○轉烏關切灣○灘卑仙切

攤攤墮圻○番夫班切翻旆幡緇反○攀鋪班切販○餐倉刪切黠衣奸切殷○跚悉干切慳溪謹切

（陽平聲）寒何顏切邯韓汗邗○閑羅寒切蘭欄欄欄○還胡頑切環鬟寰闔園鑲○閔增顏切開鵬鵠爛○

增唐關切檀彈○煩扶寒切繁縻凡帆樊樊燔燔燔燔○蠻麻煩切鬚○溷離頑切辱侮○頑吳還切

殘藏顏切○難擊蘭切顏移閑切

（陰上聲）起歌李切稊稊○反方板切坂飯阪○板邦稍切版○簡家眼切東棟鐫○產又盡切鉸剗串○隄紅他切

切祖僧切罕可旱切侃科罕切街棍○趨帶罕切結津罕切○蒸清產切殘衣簡切散桑罕切傘繳

（陽上聲）晚忘督切挽輓婉○懶郎個切○赧擊懶切慙○偶霞懶切○度曲者收入天田切○贊麻晚切

（陰去聲）幹歌案切疎肝杆桿杆○漢呵幹切嘆燠○且當款切疸疸○歎他懶切嘆炭○案阿幹切按○案察贊切

燦燦○盼蒲粉切襪○償無曉切攢卵攢○贊咎散切贊○看科漢切侃○開家晏切潤潤調調調○訕沙墓切痛

汕汕○扮巴粉切絆○徒方扮切汎販販汎○腕烏慣切惋縮○晏鴉減切鷄○散桑趙切傘繳繳○篡初價切

（陽去聲）旱何旱切悍汗問扞捍翰瀚○但唐懶切誕憚憚彈彈彈○撰難患切誤饌○蕙忘辨切曼○岸

峨早切 狂○棧茶早切綻綫○慢麻辦切嫚慢○思胡慢切幻官篆○辦營慢切辦○飯房慢切梵範犯○鴈移限切

贗犴○爛郎但切臘鑠欄瀾○難難但切○限奚雁切○瓊藏早切

第十一部 歡桓韻 合集韻平聲之二十九換而戌之者二

(陰平聲)歡呵官切謹驢獮獮○官戈宛切瑄棺信冠冠觀○般波潘切搬○潘坡般切拌拌○端多端切端

端端○剋窩官切婉婉○酸榮攢切狡瘦○寬科宛切○湍拖端切○鑽楚冠切鑽

(陽平聲)桓胡瞞切絀恒恒皖莞○丸吳瞞切紉芄完剋阮洸○鸞羅桓切鑾鑾鑾鑾鑾鑾○瞞摩瞞切瞞

漫慢蔓錙鑿鑿○團輪桓切搏搏搏搏○盤婆瞞切盤盤盤盤盤盤○攢張丸切攢

(陰上聲)管戈管切莞瑄皖幹又入道館哥韻○纂楚登切纂○款科益切款○盞窩益切盞○短多盞切短

(陽上聲)潏吳緩切浣○暖養浣切饌○滿摩潏切○緩和浣切緩

(陰去聲)喚呼貫切煥煥煥煥○窠幾算切攢纂○斷多象切斷○算婆象切算○蒜坡牛切蒜○泮泮泮泮○貫

戈象切毌冠觀灌灌鵠燿鑠鑠鑠○半波判切○鑽陟算切鑽○豕施斷切豕

(陽去聲)換和玩切道○翫吳換切翫翫翫○幔摩作切幔幔幔幔○斷亂亂切斷○段段段段○伴步換切伴○叛

切發慢○亂羅良切○懷奴亂切

第十二部 天田韻

合集韻平聲之一先二仙二十三元上聲之二十七鎬二十五韻而成之者

(陰平聲)天梯烟切○先思烟切仙隱隱鮮靡和荷合○煎董先切鬚淺箋錢濺湔譙○堅基烟切肩○顛天低切

顛顛踎傾溟○鵠居烟切涓娟獨娟絹絹○邊範篇切邊編編篇鞭○喧虛淵切喧喧萱諼僞囁囁

貍媛○甦遮瓊切鵠鵠鵠過旃旃旃○羶著甦切損挺顛○專朱川切轉轉轉顛○千妻仙切仟阡芊遷韃○軒

希堅切抵蹇諝○煙伊堅切焉那嬌燕燄燄咽悶湮薦○牽欺烟切憲襄驚岬岬寒繅繅○篇批烟切篇篇篇篇

駟煽煽○淵紆結切宛宛鵠鵠怨智○痊蛆宣切詮筌銓倭跽荃揜揜○宣須淵切瑣瑣瑣○川樞惠切穿○

糗區淵切圈券○鐫宜宜切樵車羶切

(陽平聲)田題連切政鈿佃園填填○連離田切連連連連憐聯鍊○緜迷脾切棉眠樛○然而連切○塵然持切

躔躔禪蟬單漣漣○前齊連切嬾錢○懸雄元切玄○賢兮言切絃絃絃延筵鋌鋌鋌妍研言焉汧

○乾其言切虔韃韃○元余懸切蘊沉茫園圓員園捐袁轅原源垣鉛沿緣緣鳶援獫猿阮阮爰○全

齊旋齊旋切泉幹琰淦旋璇漩還○傳除元切船椽還○拳渠元切鬚倦蹇蹇權輿卷○胼皮綿切駢駢便梗平玼詭

（陽平聲）蒙
切胡放

[illegible]

料脊○饒
切穰
韶

燒蕘燒擾○苗明瓢
 描貓貓繡魘○毛忙袍
 旄髻髻茅描繡螭○柔癸牢
 農亮奴奴又

謹錄○年
切頁
模

●
五月
切繩
繞
帶
環

○遙移喬切
搖 謠 瑤 繻 絳 騶 騭 蟠 踰 徇 僞 窳 窬 堯 垺 鈎 澆 壘 兆 肴 肴 殺 着 清 父 之 斤 奚 岳 系 累

蟻○樵切齊遼

譙顛樵○敖昂豪切
 鼇鰲𪔐𪔑𪔒𪔓𪔔𪔕𪔖𪔗
 𪔘𪔙𪔚𪔛𪔜𪔝𪔞𪔟𪔠𪔡𪔢𪔣𪔤𪔥𪔦𪔧𪔨𪔩𪔪𪔫𪔬𪔭𪔮𪔯𪔰𪔱𪔲𪔳𪔴𪔵𪔶𪔷𪔸𪔹𪔺𪔻𪔼𪔽𪔾𪔿𪕀𪕁𪕂𪕃𪕄𪕅𪕆𪕇𪕈𪕉𪕊𪕋𪕌𪕍𪕎𪕏𪕐𪕑𪕒𪕓𪕔𪕕𪕖𪕗𪕘𪕙𪕚𪕛𪕜𪕝𪕞𪕟𪕠𪕡𪕢𪕣𪕤𪕥𪕦𪕧𪕨𪕩𪕪𪕫𪕬𪕭𪕮𪕯𪕰𪕱𪕲𪕳𪕴𪕵𪕶𪕷𪕸𪕹𪕺𪕻𪕼𪕽𪕾𪕿𪖀𪖁𪖂𪖃𪖄𪖅𪖆𪖇𪖈𪖉𪖊𪖋𪖌𪖍𪖎𪖏𪖐𪖑𪖒𪖓𪖔𪖕𪖖𪖗𪖘𪖙𪖚𪖛𪖜𪖝𪖞𪖟𪖠𪖡𪖢𪖣𪖤𪖥𪖦𪖧𪖨𪖩𪖪𪖫𪖬𪖭𪖮𪖯𪖰𪖱𪖲𪖳𪖴𪖵𪖶𪖷𪖸𪖹𪖺𪖻𪖼𪖽𪖾𪖿𪗀𪗁𪗂𪗃𪗄𪗅𪗆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𪗏𪗐𪗑𪗒𪗓𪗔𪗕𪗖𪗗𪗘𪗙𪗚𪗛𪗜𪗝𪗞𪗟𪗠𪗡𪗢𪗣𪗤𪗥𪗦𪗧𪗨𪗩𪗪𪗫𪗬𪗭𪗮𪗯𪗰𪗱𪗲𪗳𪗴𪗵𪗶𪗷𪗸𪗹𪗺𪗻𪗼𪗽𪗾𪗿𪘀𪘁𪘂𪘃𪘄𪘅𪘆𪘇𪘈𪘉𪘊𪘋𪘌𪘍𪘎𪘏𪘐𪘑𪘒𪘓𪘔𪘕𪘖𪘗𪘘𪘙𪘚𪘛𪘜𪘝𪘞𪘟𪘠𪘡𪘢𪘣𪘤𪘥𪘦𪘧𪘨𪘩𪘪𪘫𪘬𪘭𪘮𪘯𪘰𪘱𪘲𪘳𪘴𪘵𪘶𪘷𪘸𪘹𪘺𪘻𪘼𪘽𪘾𪘿𪙀𪙁𪙂𪙃𪙄𪙅𪙆𪙇𪙈𪙉𪙊𪙋𪙌𪙍𪙎𪙏𪙐𪙑𪙒𪙓𪙔𪙕𪙖𪙗𪙘𪙙𪙚𪙛𪙜𪙝𪙞𪙟𪙠𪙡𪙢𪙣𪙤𪙥𪙦𪙧𪙨𪙩𪙪𪙫𪙬𪙭𪙮𪙯𪙰𪙱𪙲𪙳𪙴𪙵𪙶𪙷𪙸𪙹𪙺𪙻𪙼𪙽𪙾𪙿𪚀𪚁𪚂𪚃𪚄𪚅𪚆𪚇𪚈𪚉𪚊𪚋𪚌𪚍𪚎𪚏𪚐𪚑𪚒𪚓𪚔𪚕𪚖𪚗𪚘𪚙𪚚𪚛𪚜𪚝𪚞𪚟𪚠𪚡𪚢𪚣𪚤𪚥𪚦𪚧𪚨𪚩𪚪𪚫𪚬𪚭𪚮𪚯𪚰𪚱𪚲𪚳𪚴𪚵𪚶𪚷𪚸𪚹𪚺𪚻𪚼𪚽𪚾𪚿𪛀𪛁𪛂𪛃𪛄𪛅𪛆𪛇𪛈𪛉𪛊𪛋𪛌𪛍𪛎𪛏𪛐𪛑𪛒𪛓𪛔𪛕𪛖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𪜀𪜁𪜂𪜃𪜄𪜅𪜆𪜇𪜈𪜉𪜊𪜋𪜌𪜍𪜎𪜏𪜐𪜑𪜒𪜓𪜔𪜕𪜖𪜗𪜘𪜙𪜚𪜛𪜜𪜝𪜞𪜟𪜠𪜡𪜢𪜣𪜤𪜥𪜦𪜧𪜨𪜩𪜪𪜫𪜬𪜭𪜮𪜯𪜰𪜱𪜲𪜳𪜴𪜵𪜶𪜷𪜸𪜹𪜺𪜻𪜼𪜽𪜾𪜿𪝀𪝁𪝂𪝃𪝄𪝅𪝆𪝇𪝈𪝉𪝊𪝋𪝌𪝍𪝎𪝏𪝐𪝑𪝒𪝓𪝔𪝕𪝖𪝗𪝘𪝙𪝚𪝛𪝜𪝝𪝞𪝟𪝠𪝡𪝢𪝣𪝤𪝥𪝦𪝧𪝨𪝩𪝪𪝫𪝬𪝭𪝮𪝯𪝰𪝱𪝲𪝳𪝴𪝵𪝶𪝷𪝸𪝹𪝺𪝻𪝼𪝽𪝾𪝿𪞀𪞁𪞂𪞃𪞄𪞅𪞆𪞇𪞈𪞉𪞊𪞋𪞌𪞍𪞎𪞏𪞐𪞑𪞒𪞓𪞔𪞕𪞖𪞗𪞘𪞙𪞚𪞛𪞜𪞝𪞞𪞟𪞠𪞡𪞢𪞣𪞤𪞥𪞦𪞧𪞨𪞩𪞪𪞫𪞬𪞭𪞮𪞯𪞰𪞱𪞲𪞳𪞴𪞵𪞶𪞷𪞸𪞹𪞺𪞻𪞼𪞽𪞾𪞿𪟀𪟁𪟂𪟃𪟄𪟅𪟆𪟇𪟈𪟉𪟊𪟋𪟌𪟍𪟎𪟏𪟐𪟑𪟒𪟓𪟔𪟕𪟖𪟗𪟘𪟙𪟚𪟛𪟜𪟝𪟞𪟟𪟠𪟡𪟢𪟣𪟤𪟥𪟦𪟧𪟨𪟩𪟪𪟫𪟬𪟭𪟮𪟯𪟰𪟱𪟲𪟳𪟴𪟵𪟶𪟷𪟸𪟹𪟺𪟻𪟼𪟽𪟾𪟿𪠀𪠁𪠂𪠃𪠄𪠅𪠆𪠇𪠈𪠉𪠊𪠋𪠌𪠍𪠎𪠏𪠐𪠑𪠒𪠓𪠔𪠕𪠖𪠗𪠘𪠙𪠚𪠛𪠜𪠝𪠞𪠟𪠠𪠡𪠢𪠣𪠤𪠥𪠦𪠧𪠨𪠩𪠪𪠫𪠬𪠭𪠮𪠯𪠰𪠱𪠲𪠳𪠴𪠵𪠶𪠷𪠸𪠹𪠺𪠻𪠼𪠽𪠾𪠿𪡀𪡁𪡂𪡃𪡄𪡅𪡆𪡇𪡈𪡉𪡊𪡋𪡌𪡍𪡎𪡏𪡐𪡑𪡒𪡓𪡔𪡕𪡖𪡗𪡘𪡙𪡚𪡛𪡜𪡝𪡞𪡟𪡠𪡡𪡢𪡣𪡤𪡥𪡦𪡧𪡨𪡩𪡪𪡫𪡬𪡭𪡮𪡯𪡰𪡱𪡲𪡳𪡴𪡵𪡶𪡷𪡸𪡹𪡺𪡻𪡼𪡽𪡾𪡿𪢀𪢁𪢂𪢃𪢄𪢅𪢆𪢇𪢈𪢉𪢊𪢋𪢌𪢍𪢎𪢏𪢐𪢑𪢒𪢓𪢔𪢕𪢖𪢗𪢘𪢙𪢚𪢛𪢜𪢝𪢞𪢟𪢠𪢡𪢢𪢣𪢤𪢥𪢦𪢧𪢨𪢩𪢪𪢫𪢬𪢭𪢮𪢯𪢰𪢱𪢲𪢳𪢴𪢵𪢶𪢷𪢸𪢹𪢺𪢻𪢼𪢽𪢾𪢿𪣀𪣁𪣂𪣃𪣄𪣅𪣆𪣇𪣈𪣉𪣊𪣋𪣌𪣍𪣎𪣏𪣐𪣑𪣒𪣓𪣔𪣕𪣖𪣗𪣘𪣙𪣚𪣛𪣜𪣝𪣞𪣟𪣠𪣡𪣢𪣣𪣤𪣥𪣦𪣧𪣨𪣩𪣪𪣫𪣬𪣭𪣮𪣯𪣰𪣱𪣲𪣳𪣴𪣵𪣶𪣷𪣸𪣹𪣺𪣻𪣼𪣽𪣾𪣿𪤀𪤁𪤂𪤃𪤄𪤅𪤆

戎審○袍

炮跑匏匏咆庖魚創○桃唐勞切逃哱𪔐挑陶萄綯醕洵陶掬濤標𪔐𪔐○曹藏敖切曹槽

○

切平苗
 藻○巢
 切體解
 藻○巢

入
學
作
聲

切 𧈧 𧈩 𧈪 𧈫 𧈬 𧈭 𧈮 𧈯 𧈰 𧈱 𧈲 𧈳 𧈴 𧈵 𧈶 𧈷 𧈸 𧈹 𧈺 𧈻 𧈼 𧈽 𧈾 𧈿 𧉀 𧉁 𧉂 𧉃 𧉄 𧉅 𧉆 𧉇 𧉈 𧉉 𧉊 𧉋 𧉌 𧉍 𧉎 𧉏 𧉐 𧉑 𧉒 𧉓 𧉔 𧉕 𧉖 𧉗 𧉘 𧉙 𧉚 𧉛 𧉜 𧉝 𧉞 𧉟 𧉠 𧉡 𧉢 𧉣 𧉤 𧉥 𧉦 𧉧 𧉨 𧉩 𧉪 𧉫 𧉬 𧉭 𧉮 𧉯 𧉰 𧉱 𧉲 𧉳 𧉴 𧉵 𧉶 𧉷 𧉸 𧉹 𧉺 𧉻 𧉼 𧉽 𧉾 𧉿 𧊀 𧊁 𧊂 𧊃 𧊄 𧊅 𧊆 𧊇 𧊈 𧊉 𧊊 𧊋 𧊌 𧊍 𧊎 𧊏 𧊐 𧊑 𧊒 𧊓 𧊔 𧊕 𧊖 𧊗 𧊘 𧊙 𧊚 𧊛 𧊜 𧊝 𧊞 𧊟 𧊠 𧊡 𧊢 𧊣 𧊤 𧊥 𧊦 𧊧 𧊨 𧊩 𧊪 𧊫 𧊬 𧊭 𧊮 𧊯 𧊰 𧊱 𧊲 𧊳 𧊴 𧊵 𧊶 𧊷 𧊸 𧊹 𧊺 𧊻 𧊼 𧊽 𧊾 𧊿 𧋀 𧋁 𧋂 𧋃 𧋄 𧋅 𧋆 𧋇 𧋈 𧋉 𧋊 𧋋 𧋌 𧋍 𧋎 𧋏 𧋐 𧋑 𧋒 𧋓 𧋔 𧋕 𧋖 𧋗 𧋘 𧋙 𧋚 𧋛 𧋜 𧋝 𧋞 𧋟 𧋠 𧋡 𧋢 𧋣 𧋤 𧋥 𧋦 𧋧 𧋨 𧋩 𧋪 𧋫 𧋬 𧋭 𧋮 𧋯 𧋰 𧋱 𧋲 𧋳 𧋴 𧋵 𧋶 𧋷 𧋸 𧋹 𧋺 𧋻 𧋼 𧋽 𧋾 𧋿 𧌀 𧌁 𧌂 𧌃 𧌄 𧌅 𧌆 𧌇 𧌈 𧌉 𧌊 𧌋 𧌌 𧌍 𧌎 𧌏 𧌐 𧌑 𧌒 𧌓 𧌔 𧌕 𧌖 𧌗 𧌘 𧌙 𧌚 𧌛 𧌜 𧌝 𧌞 𧌟 𧌠 𧌡 𧌢 𧌣 𧌤 𧌥 𧌦 𧌧 𧌨 𧌩 𧌪 𧌫 𧌬 𧌭 𧌮 𧌯 𧌰 𧌱 𧌲 𧌳 𧌴 𧌵 𧌶 𧌷 𧌸 𧌹 𧌺 𧌻 𧌼 𧌽 𧌾 𧌿 𧍀 𧍁 𧍂 𧍃 𧍄 𧍅 𧍆 𧍇 𧍈 𧍉 𧍊 𧍋 𧍌 𧍍 𧍎 𧍏 𧍐 𧍑 𧍒 𧍓 𧍔 𧍕 𧍖 𧍗 𧍘 𧍙 𧍚 𧍛 𧍜 𧍝 𧍞 𧍟 𧍠 𧍡 𧍢 𧍣 𧍤 𧍥 𧍦 𧍧 𧍨 𧍩 𧍪 𧍫 𧍬 𧍭 𧍮 𧍯 𧍰 𧍱 𧍲 𧍳 𧍴 𧍵 𧍶 𧍷 𧍸 𧍹 𧍺 𧍻 𧍼 𧍽 𧍾 𧍿 𧎀 𧎁 𧎂 𧎃 𧎄 𧎅 𧎆 𧎇 𧎈 𧎉 𧎊 𧎋 𧎌 𧎍 𧎎 𧎏 𧎐 𧎑 𧎒 𧎓 𧎔 𧎕 𧎖 𧎗 𧎘 𧎙 𧎚 𧎛 𧎜 𧎝 𧎞 𧎟 𧎠 𧎡 𧎢 𧎣 𧎤 𧎥 𧎦 𧎧 𧎨 𧎩 𧎪 𧎫 𧎬 𧎭 𧎮 𧎯 𧎰 𧎱 𧎲 𧎳 𧎴 𧎵 𧎶 𧎷 𧎸 𧎹 𧎺 𧎻 𧎼 𧎽 𧎾 𧎿 𧏀 𧏁 𧏂 𧏃 𧏄 𧏅 𧏆 𧏇 𧏈 𧏉 𧏊 𧏋 𧏌 𧏍 𧏎 𧏏 𧏐 𧏑 𧏒 𧏓 𧏔 𧏕 𧏖 𧏗 𧏘 𧏙 𧏚 𧏛 𧏜 𧏝 𧏞 𧏟 𧏠 𧏡 𧏢 𧏣 𧏤 𧏥 𧏦 𧏧 𧏨 𧏩 𧏪 𧏫 𧏬 𧏭 𧏮 𧏯 𧏰 𧏱 𧏲 𧏳 𧏴 𧏵 𧏶 𧏷 𧏸 𧏹 𧏺 𧏻 𧏼 𧏽 𧏾 𧏿 𧐀 𧐁 𧐂 𧐃 𧐄 𧐅 𧐆 𧐇 𧐈 𧐉 𧐊 𧐋 𧐌 𧐍 𧐎 𧐏 𧐐 𧐑 𧐒 𧐓 𧐔 𧐕 𧐖 𧐗 𧐘 𧐙 𧐚 𧐛 𧐜 𧐝 𧐞 𧐟 𧐠 𧐡 𧐢 𧐣 𧐤 𧐥 𧐦 𧐧 𧐨 𧐩 𧐪 𧐫 𧐬 𧐭 𧐮 𧐯 𧐰 𧐱 𧐲 𧐳 𧐴 𧐵 𧐶 𧐷 𧐸 𧐹 𧐺 𧐻 𧐼 𧐽 𧐾 𧐿 𧑀 𧑁 𧑂 𧑃 𧑄 𧑅 𧑆 𧑇 𧑈 𧑉 𧑊 𧑋 𧑌 𧑍 𧑎 𧑏 𧑐 𧑑 𧑒 𧑓 𧑔 𧑕 𧑖 𧑗 𧑘 𧑙 𧑚 𧑛 𧑜 𧑝 𧑞 𧑟 𧑠 𧑡 𧑢 𧑣 𧑤 𧑥 𧑦 𧑧 𧑨 𧑩 𧑪 𧑫 𧑬 𧑭 𧑮 𧑯 𧑰 𧑱 𧑲 𧑳 𧑴 𧑵 𧑶 𧑷 𧑸 𧑹 𧑺 𧑻 𧑼 𧑽 𧑾 𧑿 𧒀 𧒁 𧒂 𧒃 𧒄 𧒅 𧒆 𧒇 𧒈 𧒉 𧒊 𧒋 𧒌 𧒍 𧒎 𧒏 𧒐 𧒑 𧒒 𧒓 𧒔 𧒕 𧒖 𧒗 𧒘 𧒙 𧒚 𧒛 𧒜 𧒝 𧒞 𧒟 𧒠 𧒡 𧒢 𧒣 𧒤 𧒥 𧒦 𧒧 𧒨 𧒩 𧒪 𧒫 𧒬 𧒭 𧒮 𧒯 𧒰 𧒱 𧒲 𧒳 𧒴 𧒵 𧒶 𧒷 𧒸 𧒹 𧒺 𧒻 𧒼 𧒽 𧒾 𧒿 𧓀 𧓁 𧓂 𧓃 𧓄 𧓅 𧓆 𧓇 𧓈 𧓉 𧓊 𧓋 𧓌 𧓍 𧓎 𧓏 𧓐 𧓑 𧓒 𧓓 𧓔 𧓕 𧓖 𧓗 𧓘 𧓙 𧓚 𧓛 𧓜 𧓝 𧓞 𧓟 𧓠 𧓡 𧓢 𧓣 𧓤 𧓥 𧓦 𧓧 𧓨 𧓩 𧓪 𧓫 𧓬 𧓭 𧓮 𧓯 𧓰 𧓱 𧓲 𧓳 𧓴 𧓵 𧓶 𧓷 𧓸 𧓹 𧓺 𧓻 𧓼 𧓽 𧓾 𧓿 𧔀 𧔁 𧔂 𧔃 𧔄 𧔅 𧔆 𧔇 𧔈 𧔉 𧔊 𧔋 𧔌 𧔍 𧔎 𧔏 𧔐 𧔑 𧔒 𧔓 𧔔 𧔕 𧔖 𧔗 𧔘 𧔙 𧔚 𧔛 𧔜 𧔝 𧔞 𧔟 𧔠 𧔡 𧔢 𧔣 𧔤 𧔥 𧔦 𧔧 𧔨 𧔩 𧔪 𧔫 𧔬 𧔭 𧔮 𧔯 𧔰 𧔱 𧔲 𧔳 𧔴 𧔵 𧔶 𧔷 𧔸 𧔹 𧔺 𧔻 𧔼 𧔽 𧔾 𧔿 𧕀 𧕁 𧕂 𧕃 𧕄 𧕅 𧕆 𧕇 𧕈 𧕉 𧕊 𧕋 𧕌 𧕍 𧕎 𧕏 𧕐 𧕑 𧕒 𧕓 𧕔 𧕕 𧕖 𧕗 𧕘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燄易
暴切
撲易
礮切
○
學易
切切
附易
○
爲易
借切
壁易
聚切
○
著易
切切
○
若易
薰切
○
昨易
酢切
乍易
紆切
繫易
○
醖易
切切
強約
膜切
○
嚼約
燒切

白 切

看注短短○枯切
 落落○糾切
 鑿鑿○切
 摩摩○摩切

了婚小
切

金羽如翬綵擢短搖蹠餽修○杏切

11

早切

(陰去聲)笑襄醺切唉嘯宵鞘○眺汀吊切跳越頰眺眺耀崇○弔丁曉切吊釣寫○豹邦砲切豹灼爆報○造竈倉切

艦槌槌操○竈咸噪切傑灶躁○照張少切招詔劓罌○耗呵告切奸○到當登切倒○叫姜要切計教覺校較

校餃筵玖窖敷噉微醪○醺漿笑切爾爾燠○俏槍笑切悄悄悄悄○佞兵票切鏢○孝興叫切設澤○罩爭少切

箴箴○要友叫切拗勦勦○礲滂豹切炮炮炮炮○告嫌倭切詰部○噪譟燥鑠埒礪蹶○奧映皆切奧澳餽隕

嬾懶○鈔摩少切鈔抄○哨生單切脩稍○靠康奧切餽犒犒○票驍倭切剽黠影縹漂繫鰥○套湯到切套○少

傷照切竅

(陽去聲)號杭傲切犒犒犒犒浩昊顓顓線線皤皤○調亭廖切掉窠窠○抱旁賴切鮑鮑暴瀑曝○造藏傲切早

皁摺漕○壓良賈切爆燃料癩○傲卑號切傲慕慕○召長紹切召趙旄肇兆毛○紹繩趙切邵邵劬劬○道唐滂切

導肱翻轉倬倬蹈盜盜稻蘇○曜移轉切耀耀耀耀○橋強曜切橋嶠○誚齊曜切瞧瞧○效奚橋切効傲數

校倭○權橙緇切棹○貌忙抱切兒冒冒帽帽涓涓媚眊耄耄晶瑁○滂郎道切傍勞傍爆瀑○妙明傲切妙廟

繆○鬧囊滂切淖撓撓○溺尼橋切尿

(入聲作去聲)嶽陽舉切岳樂樂躍龠輪淪輪燭燭酌酌○諾囊洛切搭○莫忙博切寞漠暮摸膜縻縻縻

模膜邈○落鄺鐸切
 絡洛酪雛犖樂珞烙洛駱路落礫灑○葦鼎鍾切
 鄂鄂鵲謬愕筭鏹愕選燿鱗臨

𦵏○弱續苟切 𦵏○略良藥切 𦵏○虐娘藥切 𦵏○芍繩弱切

第十四部 歌羅韻

合	集
十四	果韻
去	平聲
三	七歌
十八	箇戈
三十九	上聲
過	三
而	十
成	三
	舒三

(陰平聲)歌切干阿
 哥柯訶剗訶○科寬阿
 蚪蚪窠稞藹○軻看阿
 珂○戈官窩
 過囑鍋塢品莎娑

抄抄抄抄鈔抄倭倭菱菱陵陵陵陵菱菱校校○磋切據磋據蹉蹉蹉蹉蹉蹉蹉蹉差差○他切湍多佗佗佗佗訛訛○阿切安哥𪚩𪚩𪚩𪚩𪚩𪚩𪚩𪚩○

高切
坡潘波切
坡頗陂鉅切
波般切
坡歡哥切
詞多切
端拖樑切
姓資姓切

姓 姓

(陽平聲)羅駝切
蘿
囉
鑼
邏
螺
鏹
羆
騾
鏢
蠟
摺
臍
○摩瞞切
磨
魔
劇
鐫
懽
麼
○那農切

挪儼揅援○禾紅蛾切和蘇盃脉○何杭蠟切河荷訶苛○駝團羅切跢陀隋羝拈醅沱紇砢祕鼯迤迤○矧

切攢娥 醴醴 醴醴 醴醴 ○ 蛾 切昂何 哦 娥 峨 峨 駝 鵝 鵝 鵝 俄 義 譌 訛 訛 囧 ○ 婆 切盤摩 婆 婆 儲 鄧 騰 薩

(入聲作平聲)合切寒藥
盒郤盍闔嗑曷駝褐○跋切盤末
跋𪗇𪗈拔𪗉坡𪗊𪗋𪗌○勃切孟末
渤淖孽倅

焯詩作字焯餽鶉詩○薄婆未切
 鑷鎗箔泊○濁除未切
 鑷濯擢汨靈遂軸躅躅○昨橫活切
 酢作紮鑿○

佛馮跋切縛鐸懷活奪

(陰上聲)果官螺切菓螺裏螺饒饒饒○鎖醜左切鎖珣鎖硝鎖○朶端裸切朶綵朶燥朶擅朶疹垂○可

康果切珂寄○寄干螺切寄○頗潘跛切叵○嬰猗○跛般螺切跛簋○安端裸切綏嬌賴寬螺切○脰盧瑱切○左

攢瑣切○嫫翁果切○火歡果切夥

(陽上聲)儺密我切擲羸裸嫫嫫蔬蔬何○娜農我切儺○我昂儺切騷○慳曉我切慳

(入聲作上聲)葛干遏切割合鵠蛤蓋閣○各北叶果閣格○鉢撥潑切撥襪襪○潑潘鉢切潑○璞滂莫切

卦撲撲朴朴醜柏○聒官幹切括括括答刮估○郭光殘切惇惇鄺○鄺王廢切鄺鄺○渴看遏切渴瘡瘡

榼渣瘡瘡澗跼○撮原蒙切罌○撥端脫切襪襪咄○脫端撥切說說○荷荒郭切霍霍濯濯○幹宛聒切

滌滌○喝歡葛切飲○遏安葛切場煖煖閏閏○緇續遏切攔○齷齒提切歡歡撻撻○捉莊駭切卓琢琢

掇○艘汪郭切艘○豁微聒切滅

(陰去聲)過官碗切○佐鑽些切左作倣○銼據些切挫剉倅莖莖莖○播般破切播簫播蟠○箇岡澆切箇箇○課

康過切蹶蹶科○唾端剉切涯氈○破潘播切○些酸佐切○宛剉過切剉○剝端唾切○貨歡過切

(入聲作平聲)達切
 藺辣切
 沓踏
 踖闕
 逌還切
 ○滑
 猾獵切
 ○狎閑切
 匣
 柙
 峽
 俠
 狭
 陝
 硤
 洽
 詒
 烱
 轄
 鑿
 點

○乏扶拔切伐筏闕岱訓○雜殘點切噉磔縹擻卡襍擻○閼長點切鏝燂雪喋牖○鑿陽狎切○拔旁疎切

(陰上聲)賈江雅切
 櫝假蝦𩚑𩚒○雅切
 𩚓央假切
 𩚔山詐切
 灑光瓦切
 𩚕之雅切

苴○𦵏切匡瓦
 鑄○把切邦馬
 ○瓦切汪烹
 ○打切當雅

(陽上聲)那切
 〇齋切
 〇跑切
 〇馬切
 〇碼切

(入聲作上聲) 甲切艱鵝 𦵏 𦵑 夾 𦵒 𦵓 𦵔 𦵕 𦵖 𦵗 𦵘 𦵙 𦵚 𦵛 𦵜 𦵝 𦵞 𦵟 𦵠 𦵡 𦵢 𦵣 𦵤 𦵥 𦵦 𦵧 𦵨 𦵩 𦵪 𦵫 𦵬 𦵭 𦵮 𦵯 𦵰 𦵱 𦵲 𦵳 𦵴 𦵵 𦵶 𦵷 𦵸 𦵹 𦵺 𦵻 𦵼 𦵽 𦵾 𦵿 𦶀 𦶁 𦶂 𦶃 𦶄 𦶅 𦶆 𦶇 𦶈 𦶉 𦶊 𦶋 𦶌 𦶍 𦶎 𦶏 𦶐 𦶑 𦶒 𦶓 𦶔 𦶕 𦶖 𦶗 𦶘 𦶙 𦶚 𦶛 𦶜 𦶝 𦶞 𦶟 𦶠 𦶡 𦶢 𦶣 𦶤 𦶥 𦶦 𦶧 𦶨 𦶩 𦶪 𦶫 𦶬 𦶭 𦶮 𦶯 𦶰 𦶱 𦶲 𦶳 𦶴 𦶵 𦶶 𦶷 𦶸 𦶹 𦶺 𦶻 𦶼 𦶽 𦶾 𦶿 𦷀 𦷁 𦷂 𦷃 𦷄 𦷅 𦷆 𦷇 𦷈 𦷉 𦷊 𦷋 𦷌 𦷍 𦷎 𦷏 𦷐 𦷑 𦷒 𦷓 𦷔 𦷕 𦷖 𦷗 𦷘 𦷙 𦷚 𦷛 𦷜 𦷝 𦷞 𦷟 𦷠 𦷡 𦷢 𦷣 𦷤 𦷥 𦷦 𦷧 𦷨 𦷩 𦷪 𦷫 𦷬 𦷭 𦷮 𦷯 𦷰 𦷱 𦷲 𦷳 𦷴 𦷵 𦷶 𦷷 𦷸 𦷹 𦷺 𦷻 𦷼 𦷽 𦷾 𦷿 𦸀 𦸁 𦸂 𦸃 𦸄 𦸅 𦸆 𦸇 𦸈 𦸉 𦸊 𦸋 𦸌 𦸍 𦸎 𦸏 𦸐 𦸑 𦸒 𦸓 𦸔 𦸕 𦸖 𦸗 𦸘 𦸙 𦸚 𦸛 𦸜 𦸝 𦸞 𦸟 𦸠 𦸡 𦸢 𦸣 𦸤 𦸥 𦸦 𦸧 𦸨 𦸩 𦸪 𦸫 𦸬 𦸭 𦸮 𦸯 𦸰 𦸱 𦸲 𦸳 𦸴 𦸵 𦸶 𦸷 𦸸 𦸹 𦸺 𦸻 𦸼 𦸽 𦸾 𦸿 𦹀 𦹁 𦹂 𦹃 𦹄 𦹅 𦹆 𦹇 𦹈 𦹉 𦹊 𦹋 𦹌 𦹍 𦹎 𦹏 𦹐 𦹑 𦹒 𦹓 𦹔 𦹕 𦹖 𦹗 𦹘 𦹙 𦹚 𦹛 𦹜 𦹝 𦹞 𦹟 𦹠 𦹡 𦹢 𦹣 𦹤 𦹥 𦹦 𦹧 𦹨 𦹩 𦹪 𦹫 𦹬 𦹭 𦹮 𦹯 𦹰 𦹱 𦹲 𦹳 𦹴 𦹵 𦹶 𦹷 𦹸 𦹹 𦺀 𦺁 𦺂 𦺃 𦺄 𦺅 𦺆 𦺇 𦺈 𦺉 𦺊 𦺋 𦺌 𦺍 𦺎 𦺏 𦺐 𦺑 𦺒 𦺓 𦺔 𦺕 𦺖 𦺗 𦺘 𦺙 𦺚 𦺛 𦺜 𦺝 𦺞 𦺟 𦺠 𦺡 𦺢 𦺣 𦺤 𦺥 𦺦 𦺧 𦺨 𦺩 𦺪 𦺫 𦺬 𦺭 𦺮 𦺯 𦺰 𦺱 𦺲 𦺳 𦺴 𦺵 𦺶 𦺷 𦺸 𦺹 𦺺 𦺻 𦺼 𦺽 𦺾 𦺿 𦻀 𦻁 𦻂 𦻃 𦻄 𦻅 𦻆 𦻇 𦻈 𦻉 𦻊 𦻋 𦻌 𦻍 𦻎 𦻏 𦻐 𦻑 𦻒 𦻓 𦻔 𦻕 𦻖 𦻗 𦻘 𦻙 𦻚 𦻛 𦻜 𦻝 𦻞 𦻟 𦻠 𦻡 𦻢 𦻣 𦻤 𦻥 𦻦 𦻧 𦻨 𦻩 𦻪 𦻫 𦻬 𦻭 𦻮 𦻯 𦻰 𦻱 𦻲 𦻳 𦻴 𦻵 𦻶 𦻷 𦻸 𦻹 𦻺 𦻻 𦻼 𦻽 𦻾 𦻿 𦼀 𦼁 𦼂 𦼃 𦼄 𦼅 𦼆 𦼇 𦼈 𦼉 𦼊 𦼋 𦼌 𦼍 𦼎 𦼏 𦼐 𦼑 𦼒 𦼓 𦼔 𦼕 𦼖 𦼗 𦼘 𦼙 𦼚 𦼛 𦼜 𦼝 𦼞 𦼟 𦼠 𦼡 𦼢 𦼣 𦼤 𦼥 𦼦 𦼧 𦼨 𦼩 𦼪 𦼫 𦼬 𦼭 𦼮 𦼯 𦼰 𦼱 𦼲 𦼳 𦼴 𦼵 𦼶 𦼷 𦼸 𦼹 𦼺 𦼻 𦼼 𦼽 𦼾 𦼿 𦽀 𦽁 𦽂 𦽃 𦽄 𦽅 𦽆 𦽇 𦽈 𦽉 𦽊 𦽋 𦽌 𦽍 𦽎 𦽏 𦽐 𦽑 𦽒 𦽓 𦽔 𦽕 𦽖 𦽗 𦽘 𦽙 𦽚 𦽛 𦽜 𦽝 𦽞 𦽟 𦽠 𦽡 𦽢 𦽣 𦽤 𦽥 𦽦 𦽧 𦽨 𦽩 𦽪 𦽫 𦽬 𦽭 𦽮 𦽯 𦽰 𦽱 𦽲 𦽳 𦽴 𦽵 𦽶 𦽷 𦽸 𦽹 𦽺 𦽻 𦽼 𦽽 𦽾 𦽿 𦾀 𦾁 𦾂 𦾃 𦾄 𦾅 𦾆 𦾇 𦾈 𦾉 𦾊 𦾋 𦾌 𦾍 𦾎 𦾏 𦾐 𦾑 𦾒 𦾓 𦾔 𦾕 𦾖 𦾗 𦾘 𦾙 𦾚 𦾛 𦾜 𦾝 𦾞 𦾟 𦾠 𦾡 𦾢 𦾣 𦾤 𦾥 𦾦 𦾧 𦾨 𦾩 𦾪 𦾫 𦾬 𦾭 𦾮 𦾯 𦾰 𦾱 𦾲 𦾳 𦾴 𦾵 𦾶 𦾷 𦾸 𦾹 𦾺 𦾻 𦾼 𦾽 𦾾 𦾿 𦿀 𦿁 𦿂 𦿃 𦿄 𦿅 𦿆 𦿇 𦿈 𦿉 𦿊 𦿋 𦿌 𦿍 𦿎 𦿏 𦿐 𦿑 𦿒 𦿓 𦿔 𦿕 𦿖 𦿗 𦿘 𦿙 𦿚 𦿛 𦿜 𦿝 𦿞 𦿟 𦿠 𦿡 𦿢 𦿣 𦿤 𦿥 𦿦 𦿧 𦿨 𦿩 𦿪 𦿫 𦿬 𦿭 𦿮 𦿯 𦿰 𦿱 𦿲 𦿳 𦿴 𦿵 𦿶 𦿷 𦿸 𦿹 𦿺 𦿻 𦿼 𦿽 𦿾 𦿿 𦻀 𦻁 𦻂 𦻃 𦻄 𦻅 𦻆 𦻇 𦻈 𦻉 𦻊 𦻋 𦻌 𦻍 𦻎 𦻏 𦻐 𦻑 𦻒 𦻓 𦻔 𦻕 𦻖 𦻗 𦻘 𦻙 𦻚 𦻛 𦻜 𦻝 𦻞 𦻟 𦻠 𦻡 𦻢 𦻣 𦻤 𦻥 𦻦 𦻧 𦻨 𦻩 𦻪 𦻫 𦻬 𦻭 𦻮 𦻯 𦻰 𦻱 𦻲 𦻳 𦻴 𦻵 𦻶 𦻷 𦻸 𦻹 𦻺 𦻻 𦻼 𦻽 𦻾 𦻿 𦼀 𦼁 𦼂 𦼃 𦼄 𦼅 𦼆 𦼇 𦼈 𦼉 𦼊 𦼋 𦼌 𦼍 𦼎 𦼏 𦼐 𦼑 𦼒 𦼓 𦼔 𦼕 𦼖 𦼗 𦼘 𦼙 𦼚 𦼛 𦼜 𦼝 𦼞 𦼟 𦼠 𦼡 𦼢 𦼣 𦼤 𦼥 𦼦 𦼧 𦼨 𦼩 𦼪 𦼫 𦼬 𦼭 𦼮 𦼯 𦼰 𦼱 𦼲 𦼳 𦼴 𦼵 𦼶 𦼷 𦼸 𦼹 𦼺 𦼻 𦼼 𦼽 𦼾 𦼿 𦽀 𦽁 𦽂 𦽃

撻達達躑躑樾樾率牽○殺山札切煞煞簞歆雲隨○筋之殺切扎扎紮紮眨眨○市咸薩切通匪啼撻○

察切初殺
懣擦管插插
鐳翻空
剝割算利
雷拔
○
法切
灑發髮
○
答切丹攪
荅搭
踏踏
蔭筴
砒姐
鏐但
噠○

颯切栗而
 撒蹶隣輟輟倭倭蹶蹶輟輟○
 𪔐切香甲
 𪔐𪔐○恰
 切慳鴨
 招恰劫○
 𪔐切鸚
 接挖○
 𪔐切央甲

押軋壓撰○八切功切 枌捌○刮關切 刷空切 哈軒切 檫倉切 礫市切

(陰去聲) 駕切 嫁江 稼其 價其 架其 假其 撮其 ○ 宜其 嚙其 ○ 跨其 胯其 ○ 亞其 稹其 嫵其 揼其 ○ 汶其 咤其 吒其 妊其 姘其

託叔差坐土○帕切攀怕吧○詐切張梓醪○化切荒樛誦吐○霸切班霸壻填欄瀚肥靶○卦切關

第二十部 監咸

合集韻平聲廿二覃廿三談廿七咸廿八銜廿九凡上聲四十八感四十九
敢五十四盪五十五范去聲五十三勘五十四渴五十九監六十梵而成者

(陰平聲)監難切 監緘械鹹○菴阿甘切 葦麻菴諧暗婚鵠鵠噉噉○擔當菴切 飯耽耽耽耽耽耽耽

○堪阿菴切 戡堪頡頏○鈇桑贊切 鑿三叁○甘哥龍切 柑柑柑柑柑柑○杉沙姑切 衫衫衫衫衫衫

○貪他擔切 炊揮○三切 恭驂慘慘○慙阿甘切 酣酣酣酣酣酣○簪咱三切 簪簪簪簪○撻又三切

機○揜欺監切 詒橙衫切

(陽平聲)咸霞嚴切 鹹鹹鹹鹹鹹鹹鹹鹹○南拏藍切 誦喃拊拊拊拊○婪郎覃切 藍藍藍藍藍藍

潭潭潭潭潭潭潭潭○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蘇裁切 蚕慙慙○含何廉切 哈哈哈哈哈哈○譴

譴譴咸切 鐵僂機嶮嶮嶮嶮嶮嶮○巖牙咸切 岩岩岩岩岩岩

(陰上聲)減家黯切 減減減○感哥開切 憾憾憾憾憾憾○當毯切 礪統礪礪礪礪○慘嗟慘切 慘慘慘慘慘慘○措

同敢 闊畧倫倫倫倫倫倫○噉蝦減切 獫獫獫○他膽切 痰談談談談談○坎岡切

欲歡欲欲欲欲欲欲○咎咎慘切 措措措措措措○逮逮桑切 慘慘慘慘慘慘○鴉減切 黠黠黠黠

(陽上聲)覽郎覽切 覽覽覽覽覽覽○唐覽切 單單單單單單○拏覽切 蒯蒯蒯蒯

諸世間以餽同嗜。

統以上諸韻而論之。較詩詞韻有寬處有嚴處。所爲寬者。詩則東、冬、不能混。蕭、豪、又不能相合。詞雖略寬。顧如魂、元之類。有時亦稍當區別。此則江陽一致。庚、寧不分。且合平上去三聲而共用之。固詩與詞所萬萬不能者也。至其謹嚴之處。亦有較詩詞縝密者。詩姑勿論。今專論詞。詞韻如支、時、機、微、歸、回、三韻。素所不分。而此則各判畛域。不可假借。居、魚、蘇、模、二韻。詞家通用。而曲則又不可混。居、魚、蘇、模、二韻。曲中向亦不分。分之自李笠翁始。他若寒、山、歡、桓、之、庚、天、田、監、咸、之、與、纖、廉、詞中。有時亦併而爲一。而曲則更不能稍爲通融。凡此之類。皆曲中尾紐之處。以開口而閉口。閉口而開口。出音各殊。鼻音與齶音。吐字宜紐。曲中真、文、爲、抵、屬、音、庚、寧、爲、替、音、尋爲閉口音。此蓋不分。則發乎不絃。起調畢曲。無所歸。夾、惟、填、曲、較、他、種、文、字、爲、易、者、謂、一、曲、中、三、韻、分、立、至、略、

平仄音。間片無一曲純是平韻。亦無一曲純是仄韻。此中選擇亂脚。稍覺寬耳。顧古今曲家。往往用韻有不協者。如高深甫。渡所作之玉簪記。舉世所稱道者也。其中琴挑一折。尤爲膾炙人口。而朝元歌四支所用諸韻。竟是荒謬絕倫。其詞云。一長清短清。那管人離恨。雲心水心有甚閒愁悶。一度春來一番花褪。怎生上我眉痕。雲掩柴門。鐘兒磬兒在枕上聽。柏子座中焚。梅花帳絕塵。你是個慈悲方寸。長長

短。短。有誰評論。一詞中清字韻是庚亭。恨字韻是真文。心字韻是侵尋。悶字、褪字、痕字、門字、純是真文。聽字韻又是庚亭。焚字、塵字、寸字、論字又是真文。一首詞中犯韻若此。令人究不知所押何韻。忽而閉口。忽而抵齟。忽而鼻音。歌者輒宛轉叶之。而此曲遂無一人能唱得到家矣。此曲唱者雖多。又如高則誠之琵琶記。亦有錯誤。支時與魚模不分。歌羅與家麻並用。自謂不屑尋宮數調。其實貽誤後學者。至有古人猶可推諉也。其時詞家大抵神於音律。且既無曲韻之可遵。又乏曲律之可守。空拳赤手儼然成此七寶之樓臺。即有舛誤。亦當平心寬恕。至於今日。則情形不同。大咸宮譜出而律度有所準繩矣。欽定詞韻出而韻律亦有依據矣。所難者中祕典籤。寒士未必能有顧如沈寧庵之南詞譜。范昆白之中州韻。尚可訪求而得之。乃誤以傳訛會不一爲考訂。致使雲門大樂。既如廣陵之琴。韶濩鈞天。不入秦王之夢。余故謂當今之世。正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日也。因訂此韻爲文人暗室之燈。覽者當知余之苦心。則幸甚矣。

第三節

論南曲作法

宜與前第一節
論宮調參觀之

南曲自梁魏創立水磨調後（俗名崑腔）其作法大有變革。良輔僅點琵琶記板而不點幽閨記板。（幽閨爲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卽作水磨傳之耐庵居士也。）故詞家宜恪守琵琶。惟東嘉用韻夾雜。不盡可依。取舍從違之際。頗費裁酌。非老於詞學者。不無窒礙處。舊譜中最知名者曰南音三籟曰骷髏格曰九宮譜。俱不盛傳於世。惟沈寧庵之南九宮譜。鈕少雅之南曲範。藏書家間有儲弄者。顧亦不多見矣。余謂諸譜論詞句之格式。雖詳而於填詞時按譜尋聲之道。尙未深論。是猶有可議也。康熙時南詞定律一書。考訂最精。且係殿板。購求尙易。填曲者當以此爲樣本。（今人填曲。率取舊本傳奇如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數部作樣本。或取長生殿與倚娃七種者。亦有之。余謂牡丹亭標字太多。桃花扇年仄合皆未使效法。必不得已。但學長生殿尙無紕繆耳。）則有所依據。不誤歧塗也。惟詞家尙有數事爲不可不明者。余爲備論之。

（一）詞牌之體式宜別也。詞牌諸名。備載第一節宮調論內。茲所謂體式者。蓋自來沿誤之處。自應辨別而已。每一牌必有一定之聲。移動不得些微。往往有標名某宮某牌。而所作句法。全非本調者。令人無從製譜。此不得以不知音三字。誣罪也。（此誤牡丹亭最多。多一句少一句。觸目皆是。故葉懷庭

改○作○集○曲○也○。又傳奇情節某處宜悲戚某處宜歡樂某處宜用急曲某處宜用慢曲皆各視戲情而酌用之。今一切不論任取一曲填之以致丑脚或唱懶畫眉生旦反用普賢歌張冠李戴實爲笑柄故體式不可不知也。余略舉數例以爲詞家之隅反可乎。如點絳脣引子也。南曲中屬於黃鐘宮者也。琵琶記陳情（俗名辭朝）折內云「月淡星稀建章宮裏千門曉御爐烟裊隱隱鳴梢杏」此真黃鐘引子之正格。故建章宮裏之裏字並不押韻。顯與北曲之仙呂點絳脣大異也。顧今之歌者皆用六凡工度之。則南詞之黃鐘點絳脣盡變爲北曲之仙呂點絳脣矣。南詞引子乃少其一一有此理乎。又如正宮傾杯序其第一句爲四字句韻者元人所作無不如是也。至明景泰時邱瓊山所作之綱常記所用傾杯序第一句爲步躡雲霄句際聖朝叨沐恩波浩此正元調體式不知何人妄以此二句改作步躡雲霄際聖朝句叨沐恩波浩句既不顧其文理又不顧其句法直至今日牢不可破卽淹雅如楊升庵亦承其訛。升庵陶情樂府內傾杯序云隔牆新月上梅花句繡閣吹燈罷可知此誤由來舊矣。又如鍼線箱與解三醒其實一牌也。鍼線箱八句二十八板解三醒亦八句二十八板其所以名鍼線箱者實始於古曲之東牆記記中云「爲薄情使人縈繫終日把團屏悶倚懨懨覺貪春睡一日瘦如

一日有時重整髮、針指拈起東來、忘却西香閨裏、無言空對、鍼線箱兒。〔旁有點畫處爲板、爲頭板、爲腰板、一爲截板。當

細檢因末句有鍼線箱兒四字、遂以爲名其實與解三醒有何區別、昧者於是以解三醒屬仙呂、以鍼線箱屬南呂、殊不知笛色同用六調（見宮調論）如何能入仙呂、此大憤憤也。又如西廂之佳期折、所用十二紅（即小姐小姐多丰采一支）係仙呂集曲、非商調集曲、其第一牌名醉扶歸是仙呂宮也。（凡集曲總以第一牌爲標準、第一牌爲某宮、則以下諸曲宜均在此宮、若犯別調之曲、亦須取笛色相同者）既是仙呂、則笛色常用小工、今律以所犯牌名雜出不倫、紕繆甚多、且笛色又用凡字調、則一若南呂宮矣。葉懷庭云：佳期曲刺謬不少、今驟然訂正、恐有郢客寡和之憾、姑仍舊貫、識者無譏。則此曲之誤、懷庭固知之焉。李笠翁識此曲爲商、俗猶從文字着想、實則豈僅商俗二字足以蔽之哉。

（南詞定律）以此曲屬仙呂犯調、稿當不易、并分註各牌、以醉扶歸、惜黃花、皂羅袍、傍妝臺、耍鮑老、羅帳裏、坐江兒、水玉嬌、枝山坡、羊東甌、令排歌、太平歌、諸名逐句配合、尤爲允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取其最著者言之、已如此繁夥矣。是故填詞者、謹守宮譜而外、第一當明體式。

（二）曲音之卑亢宜調也。南曲之聲最易辨析、而亦最不易辨析、何也、以宮調論、則每宮有每宮之

聲至易分辨。以每支論。則同屬一宮之曲。其聲有不能分辨者。要在句法長短之間。尋其異同之處。而已。如武武令之與園林好。鶯啼序之與集賢賓。好事近之與泣顏回。乍聽其聲。幾難分別。直至察其板式。一詳論見後。乃能清晰。故填詞家。凡遇聲音易於混淆之曲。其四聲陰陽。寧守定舊譜。或可免舛錯耳。大抵字音與曲調。截然相反。四聲中字音以上聲爲最高。而在曲調中。則上聲諸字反處極低之度。又去聲之音。讀之似覺最低。不知在曲調中。則去聲最易發調。最易動聽。故逢去上兩字連用之處。一謂一句中相連處。用去上者。必佳。用上去者。次之。所謂卑亢之間。最難聯貫也。凡事自上而下較易。自下而上較難。自去聲至上聲。山上而下也。自上聲至去聲。山下而上也。所以去上之聲。必優美於上去。總之就曲調之高低。以律字音之卑亢。調之低者。宜用上聲字。調之高者。宜用去聲字。而總要一語必須文字優美。能上聲字少用。則所填諸詞。無不可被絃管矣。雖然。此特爲不知音者填詞而發也。若詞林宗匠。儘有出奇操勝之妙。局促於短轅之下。有才者反多一束縛。要之此理。却是不可不知而已。余今略舉一曲爲例。如皇羅袍。仙呂宮曲也。共九句二十五板。古詞云。一暗想朱門俊女。豈無俊傑。肯配寒儒。漫自無言意。躊躇。無情。却被多情誤。藍橋何處。夢兒又無。陽臺何處。路。

兒怎疏。朝雲暮雨難憑據。一詞中所用暗想俊女暮雨諸字皆是極妙之處。凡遇此等處宜恪守之。又漫自無意躊躇句必須用仄仄平平仄平一字不可更動也。余姑填一曲以爲程式。一漫翦銀釭細語。此時夜短。好卸珠襦。夢影微茫。豔情紆。春纖記取檀霞注。釵頭花氣。嫩香乍舒。衣韉芳澤。羅巾尙餘。柔魂待繞梨雲去。此曲於原詞妙處一絲不走。填詞家須如此遵譜方能合律。非敢謂舉世皆非而我獨是也。

更有一事當注意者。前曲與後曲聯綴之處不獨與別宮曲聯絡有卑亢不相入之理。卽同宮同調亦有高低不同者。同一商調也。金梧桐之高亢與二郎神之低抑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故自來曲家卒未有以此二曲聯爲一套者。牡丹亭冥誓折所用諸曲有仙呂者有黃鐘宮者。強聯一處難出無序。納書櫪節去數曲始合管絃。以若士之才而疏於曲律如是甚矣。填詞之難也。往在津京時見一時賢示我新曲。其第一折第一支卽用桂枝香。第二支用宜春令。第三支用麻婆子。亂次以濟。音調怪異。且使笛工每吹一曲須換一調。唱者吹者皆屬苦事。彼時以初交未便指點。且反稱譽之。遂大喜而去。豈知桂枝香用小工調。宜春令用六字調。一高一低格不相入。況麻婆子爲中呂急曲。有板無腔（俗名乾

板。又名流水板。如何與桂枝香宜弄令等慢曲聯得下去。此理不明。并填詞亦可免勞矣。故填詞家。謹守宮譜而外。第二須明曲調之高卑。庶免扣槃捫燭之誚。

（三）曲中之板式宜檢也。板拍所以爲曲中之節奏。北曲無定式。視文中襯字之多少以爲衡。所謂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則每宮每支除引子。及本宮賺。不是路外。無一不立有定式。如仙呂宮之河傳序。共三十二板。桂枝香二十三板。其下板處各有一定不可移動之處。謂之板式。（每曲第幾字下板。毫無假借。）文人善歌者少。往往不明板式之理。或任意多加襯字。（襯字謂曲中不應有之字。如八陽第一曲第一句。應用七字韻句。今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此收拾起三字。卽襯字也。照譜填詞。或於句首句中多加二三字者是也。）以至上一板與下一板相隔太遠。遂令唱者趕板不及。甚則落腔出調者。皆填詞時不檢板式之病也。欲免此病。只有在未填詞之先。先將欲填之曲檢出。細察此曲之板式。其疏密若何。若板式至簡。或上句之末一板與下句之第一板中間隔多字者。則下句之首萬不可再加襯字矣。今姑舉一例以明之。如仙呂桂枝香。共十一句廿三板。琵琶記原詞云。一書生恐見。武不通變。不肯坦腹東牀。漫自去哀求金殿。想他們就裏。他們就裏。將人輕賤。非爹胡纏。怕被人

傳相府公候女不能嫁狀元」第一句書生愚見與第二句式不通變下板處同在第一字第四字上而見字一板與忒字一板恰好相聯故桂枝香第二句上不妨加幾個襯字歌時兩板相去甚近儘趕得上板也將人輕賤非爹胡纏二句亦然而被人傳之被字一板與上句纏字一板又是相聯故亦可加入襯字相府公候女不能嫁狀元二句其女字一板與不字一板又是相聯亦可加入襯字再以紅梨記桂枝香證之自然豁然貫通矣紅梨亭會折云一月圓如鏡好笑我貪杯酩酊忽聽窗外喁喁似喚我玉人名姓我魂飛魄驚魂飛魄驚便欲私窺動靜爭奈我酒魂難省到今日睡夢騰只落得細數三更漏沒奈何長吁千百聲」詞中所用好笑我便欲爭奈我到今日只落得沒奈何皆襯字也而皆就板式緊密處加入之歌者全不費力且反有疏密清逸之致此真詞林老手也（紅梨爲明徐復祚筆頗多俊語）總之板式緊密處皆可加襯字板式疏宕處則萬萬不可湯臨川作牡丹亭不知此理任意添加襯字令歌者無從句讀當時凌初成馮猶龍臧晉叔諸子爲之改竄雖入歌場而文字遂遜原本十倍此由於不知板也故填詞家謹守宮譜而外第三當知板式之疏密

（四）曲牌之套數宜酌也 南曲套數至無一定然自梁伯龍江東白苧詞後其聯絡貫串處又似有

一定不可更改之處。大抵小齣可以不拘（所謂小齣者爲止淨過脈戲俗謂之饒戲或用駐雲飛數支每支換韻者如長生殿看襪之類或用水底魚數支有換韻有不換韻如長生殿陷關之類是也）大齣則全套曲牌各有定次前後聯串不能倒置（若用集曲則亦可不拘如獨占之十二紅散曲之巫山十二峰思鄉之雁魚錦是也）作者順其次序按譜填之不可自作聰明致有冠履倒易之謂惟用同牌曲四支與換頭並用者則尾聲可以不用矣琵琶中如規奴之祝英臺四支梳妝之風雲會四朝元四支登程之甘州歌四支及紫釵中插釵之綿搭絮四支皆是也顧問亦有用尾聲者文人筆墨歌舞之際一時收束不來明知破例爲之而已蓋南曲套數之收束全在尾聲之得宜沈寧庵作南曲譜其於尾聲再三注意詞人填詞時直至尾聲處已是強弩之末其能與會淋漓如前所云收束不來者十中難見一二也故填詞家若欲套數得宜牌名勻稱者宜取元明以來傳奇散曲效法之所謂效法者當擇傳奇散曲中之佳者如琵琶幽閨浣紗諸記皆可效法先將所填曲中情節悲歡喜怒之異辨析清楚然後擇定用某宮某套（如仙呂宮之忒忒令一套宜清新綿邈越調之小桃紅一套宜淘寫冷笑皆詳南曲譜中）再將南詞定律檢出所用各曲依譜填之則自無位置舛錯之病矣雖然此

特爲守定舊譜成套而言也。若欲自立新套，則尾聲不可不注重矣。卽如仙呂一宮，其舊套所存者尙多。如步步嬌、醉扶歸、皂羅袍、好姐姐、尾聲一套。或忒忒令一套。或疊字錦一套。普通所用者，不下六七套。按成例而譜之，只須畫依樣之葫蘆，不必別出心裁。但求四聲陰陽之穩愜，文字能逞優美之地，則譽之者衆矣。至於自聯套數，則前後位置頗宜斟酌，而尾聲平仄尤須因時制宜，不可拘定舊式焉。余今略爲聯貫數套，以宮調次之，爲學者之一助。則事逸而功倍，於詞家稍省腦力耳。（學者卽就舊本套數用之，已是有餘。苟於宮調犯換之理，不甚明瞭，正不必標新立異也。）如仙呂宮，若用八聲甘州（聯第二換頭）賺二支、解三醒二支，則尾聲應用「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平」（凡尾聲總用十二板，無論句法若何統計，總不出此數故，又謂十二時，又謂意不盡）若用八聲甘州二曲、解三醒二曲，或單用八聲甘州四曲，俱不用尾聲。若用河傳序二曲、賺一曲、解三醒二曲，則尾聲應用「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平」。若用木丫牙一曲、美中美一曲、油核桃一曲，不用尾聲。若用上馬踢、攤破月兒高、蠻江令、涼草蟲、蠟梅花，各一曲，不用尾聲。如正宮，若用傾盃序二曲、賺一曲、朱奴兒二曲，則尾聲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平」。

去上。若用白練序二曲、紅芍藥二曲、尾聲同前。若用金殿喜重重二曲、賺二曲、醜奴兒二曲、則尾聲
 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一如大石調。若用擗拍、以一撮棹收之。
 或用三字令、亦以一撮棹收之。俱不用尾聲。若用催拍二曲、亭前柳二曲、犯越調下山虎二曲、亦不用
 尾聲。若用賽觀音二曲、人月圓二曲、亦不用尾聲。如中呂調、若用尾犯序四曲、鮑老僮二曲、則尾聲應
 用「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若用尾犯序四曲、賺一曲、玉芙蓉二曲、刷子
 序二曲、尾聲同前。若用山花子二曲、大和佛一曲、舞霓裳一曲、紅繡鞋一曲、尾聲同前。若用馱環着一
 曲、合笙一曲、瓦盆兒一曲、越恁好一曲、尾聲亦同前。若用合笙二曲、包子令二曲、梅花酒二曲、不用尾
 聲。如南呂調、若用瑣窗寒二曲、太師引二曲、不用尾聲。若用石竹花二曲、紅衫兒四曲、亦不用尾聲。如
 黃鐘宮、若用漁父第一、刮地風各一曲、不用尾聲。若刮地風後、再用滴溜子者、則尾聲應用「平平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若用燈月交輝二曲、賺一曲、鮑老僮二曲、則尾聲
 應用「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略舉數宮為例、蓋以見尾聲之不可忽
 也。故填詞家謹守宮譜、而外第四當知套數之不宜隨意。

以上四條爲南曲家必須留意處。非謂以此範天下之才人也。套式之最不可遵守者。莫如李日華之南西廂及湯若士之玉茗四夢。何也。西廂之所以改爲南曲者。以王實甫北詞止便於絃索而不利於笙笛。止便於弋陽俗腔而不利於崑調雅奏。日華卽以北詞之句讀改作南詞之音律。可謂煞費苦心。顧以字句之勉強。本宮套中不能聯絡者。往往借別宮調中與北詞原文句法相類之曲（如寄生草改爲江兒水之類）任填一曲。乃至套式前後高亢不倫。李笠翁謂日華爲功首罪魁。至爲允當。若如玉茗四夢。其文字之佳。直是趙璧隨珠。一語一字。皆耐人尋味。惟其宮調舛錯。音韻乖方。動輒皆是一折之中。出宮犯調。至少終有一二處（詳論見後第四章）學者苟照此填詞。未有不聲律怪異者。在若士家藏元曲至多。但取腕下之文章。不顧場中之點拍。若士自言曰。吾不願振盡天下人嗓子。噫。是何言也。故讀四夢者。但當學其文。不可效其法。此爲金玉之語。余恐西廂四夢之貽誤人也。（尤西堂目四夢爲南曲之野狐禪。洵然）用特表而出之。

第四節 論北曲作法

南詞重板眼。北詞重絃索。此世所通知者也。惟北詞調促而辭繁。下詞至難穩愜。且襯字無定法。板式無定律。初學填詞。幾於無從入手。又不尙詞藻。專重白描。胡元方言尤須熟悉。（湯若士於胡元方言極熟。故北詞直入元人堂奧。諸家皆不能及。）句法字法。別有一種蹊徑。與南曲之溫柔典雅大相懸絕。（西湖繁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語妙今古。願在當時不甚以此等艷語爲然。謂之行家生活。卽明人記案頭之曲。非場中之曲也。實甫曲如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罕會見。及鴿伶淥。老不尋常等語。却是當行出色。關漢卿續西廂。人瑞大肆譏彈。實皆元人本色處。聖嘆不之知耳。）故作南曲詞章佳者。尙易動筆。若作北曲。則語語不可夾入詞賦話頭。以俚俗爲文雅。雖詞章才子。對此無所措手矣。試遍檢明清傳奇。南曲佳者至多。北詞佳者絕少。皆坐此病。（長生殿中北曲。間有佳者。顧亦不多。若如桃花扇之寄扇。哀江南。直是秦柳小詞。非北詞正格也。）非較韻於元曲者。深則不能純任自然也。（元曲有二種。一爲雜劇。一爲散套。散套尙文雅。雜劇尙本色。）昔洪昉思與吳舒曼論填詞之法。舒曼云。須令人無從濃圈密點。時昉思女之則在座。曰。如此則天下能有幾人可造此詣。由此觀之。本色之難可知矣。夫不能化俗爲雅。而僅以塗澤爲工。此曇花彩蘂。諱記之所以盛。

行於世也。余姑將北詞中應知之理條論如左。

(一)要識曲譜。北曲之譜較南曲爲難識何也。南曲襯字不多且有一定格式。一檢南詞定律正。纔分明。即與他譜小有出入。而以板式較之。自無同異之可疑。雖辨體略難。固猶未甚也。若北曲則諸家所定之譜。頗有出入。偶一較對。何去何從。清初如大成宮譜欽定曲譜之類。雖多所發明。而按諸各家之說。其間尙費斟酌。且嘯餘譜、吳騷合編等書。其於北詞。往往不點板式。而以襯作正。以正誤襯。不一而足。令人無從遵守。故嘯餘譜之北曲譜。則斷斷不可從也。李玄玉之北詞廣正譜。徵引頗多。今坊間尙取易購且大成宮譜。采擇此譜者。幾如全襲其書。學者苟無大成譜。則此書可作範本焉。惟識譜之法。顧亦甚難於無可遵守之中。而思一法。則取近來時俗所熟悉諸套用之。切忌生套。(謂不常見之套數也)此其間有數便也。腔格既熟。滯齒棘喉之音。自然可免。一便也。若者爲襯。若者爲正。譜中所聚訟之處。可就脚本中工尺旁譜中決之。二便也。(凡襯字歌者必速速帶去。俗謂之搶。此南北曲皆然。惟北曲中間有加一二板者)板之疏密處。既可檢得。而於填詞用襯字時。何處可增。何處可減。亦可以自行去取。三便也。工尺旁譜既有成例。將來脫稿填譜。即可將此作對本子。而依字配聲。其出入變動。

處得所依傍（凡填譜必依曲文之四聲清濁陰陽而後定工尺詳見後第三章）四便也雖然此特畫依樣之葫蘆耳至於自辨譜體則須多看多較纔有把握

（二）要明務頭 務頭之說解者紛紛周德清中原音韻簡末附論務頭一卷洋洋數千言而其理愈晦究不知於意云何周氏之言曰一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據此則每一調之務頭皆有一定之字格矣顧周氏書中所列之定格四十首則又不盡然往往註明務頭在第幾句上似乎可以隨意爲之且既云某調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然則凡不是務頭處皆可放筆填詞潦草塞責乎此必不然者也李笠翁別解務頭曰凡一曲中最易動聽之處是爲務頭此論尤難辨別試問以笛管度曲高低抑揚焉有不動人聽者乎況北詞閃賺抗墜更較南詞易於入耳則所謂最易動聽四字亦殊無據蓋爲此務頭二字正不知絞盡多少才人心血而迄無有渙然冰釋之一日可謂奇矣余尋繹再三竭十餘年之功始有豁然之境乃爲之說曰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連陰上與陽平相連或陰去與陽上相連陽上與陰平相連亦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相連之一二語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

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連之一二語此卽爲務頭處。今卽以嘯餘譜中所列定格四十首證之。白仁甫寄生草云。「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醺兩個功名字、酷淪千古朝廷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俱知音、盡說陶潛是。」詞中用醒時二字爲陰上與陽平相連、古朝與屈（作上）原四字亦然。有甚二字爲陰上與陽去盡說陶三字爲陽去陰上陽平相連、皆是務頭也。又白仁甫醉中天云。「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會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着嬌態、灑松煙點破桃腮。」此詞詠佳人黑痣、文極佳妙。馬嵬與明四字爲陰上與陽平相連、捧硯爲陰上與陽去相連、點破桃三字爲陰上陽去陽平相連、皆是務頭也。又宮大用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搗殺銀箏字不真、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詞中指如、殺銀、把拳、六字皆爲陽上與陰平相連、字不真爲陽去陰上陰平相連、皆是務頭也。嘯餘譜共有定格四十首、而取其第一第二第三三首論之、已明晰如彼矣。以下三十七首、學者可用我、說、求、之、則、無、所、不、合、也。余故復爲之細說曰。嘯餘譜謂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者、蓋填詞家宜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也。換言之、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而爲之定去上析陰陽也。又譜中謂可施俊語於其上者、蓋務頭上須用俊語。

實之不可拘牽四聲陰陽之故。遂至文理不順也。非謂務頭上可用俊語以外。可不必用俊語也。自此理不明。學者遂各執一詞。以逞其臆說。紛紛議論。幾如聚訟。而其理愈不能明晰。海至今日。暗室久已無燈矣。嗚呼。瞽人語。日難以指形。夏蟲語冰。焉能徵實。此所以卒無啟明之人歟。

(三)要聯套數 北曲之套數。前後聯串之處。最爲謹嚴。較南曲之律爲密。南曲長套。其增減之處。苟在同宮間。可自行去取。北詞則須有依據。所謂依據。不外元人之詞。大抵排場之繁簡。冷熱。悉依曲牌之多寡。以爲差。元劇中每一種劇。大半以一角色任之。蓋北詞一套。須以一人獨唱。非如南詞之不拘何人皆可分唱也。且元劇率以四折爲斷。而此四折之曲。不可使他角色分勞。如漢宮秋四折。生唱到底。玉簫女四折。旦唱到底。其餘各種。無不如是者。故牌名之聯貫。總宜布置停勻。不致太多太少。否則少則謂之閃撇多則謂之絮叨。(閃撇絮叨。元人方言)一則唱不敷座客不及細聽而已。畢曲矣。一則唱不動。所謂鐵喉銅舌。纔能藏事是也。二者交譏。則套數要宜留意矣。元人散曲。往往有長至二十支者。此因歌者可以稍事休息。雖長不致費力。若劇中則至多不過十二三支而已。余今爲之立一定式。每宮各列二套。第一爲最多最長者。第二爲至少至短者。學者卽就此二套中擇用之。而依其句法。

順其四聲。自無畸重畸輕之病矣。（務頭及四聲不可移易之處。皆豎出字旁。俾閱者了然也。）

（1）黃鐘宮 最長者以明陳大聲秦淮遊賞詞。詞云。醉花陰深淺荷花二三里。彷彿似王維畫裏涼雨過晚風微。小舫輕移來往垂楊底。好風景喜追陪。萬斛塵襟皆蕩洗。喜還驚。人生佳會與詞林三五相知忘機。盡都是儒冠布衣。睥睨乾坤更許誰。湖海氣一會家。藏闔賭令一會家。射覆分題。出隊子五陵佳氣笑談間出衆奇。一箇箇子瞻文藻許相齊。司馬才華可並推。杜牧疏狂堪共比。么篇東吳佳麗水雲鄉。事事宜。幾行沙鳥傍人飛。數點征帆帶雨歸。一片漁歌花外起。刮地風多少興亡殘照裏。鎖蒼烟禾黍高低。既淒涼自古繁華地。物換星移。一處處古臺幽砌。一簇簇野花荒齊。梁家爭管家。新你與我。廢從前不索題。笑呵呵且自銜杯。四門子列金釵十二雲鬟立綺羅。交珠翠圍秦淮十里南風醒。問仙姝來不來。金縷歌象板催。樂陶陶儘拚沈醉歸。錦瑟又彈。鳳管又吹。一弄兒歌聲潤美。水仙子將將將日墜西。見見見雪浪驚濤拍岸回。紛紛紛紛宿鳥飛還閃閃閃殘霞飄墜。呀呀呀兩三家半掩扉。喜喜喜送黃昏遠寺鐘聲碎。看看看燈火見依稀。尾載酒重來是何日。重來時切莫相違。幣曾道開處光陰能享幾。最。短。者。以元王伯成天寶遺事劇中一套止有五支。其詞云。傾杯序蜀道中間馬嵬側近。討

根討苗絕地。帥首獨專。衆心皆悅。軍政特聽。將令頻催。弟兄死別。郎舅絕親。夫妻生離。偏愁荒。是不知死的太真妃。么篇換頭何濟。寶髻鬆。玉容寂寞。惜芳姿不勝憔悴。似太皞春終。豔陽時過。白帝風搖。青女霜欺。急淹淚眼。忙敗櫻脣。緊皺蛾眉。似鶯吟鳳語。悄悄奏帝王知。么篇第三換頭陛下著哀告。敢爲敢做的陳元禮。更不弱如當世當權的郭子儀。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圖天下。又不曾違犯國法。誤失軍期。平白地處死無罪遭誅。性命好容易。君王聽道罷。屈即便依隨。么篇第四換頭將軍大爲天子欣然退。要轉吾當不敢違。應存恤之心。減些雷霆之怒。生些惻隱之心。罷些虎狼之威。唇亡齒寒。龍鬬魚傷。免死狐悲。將軍聽道罷。出語忒忠直。隨尾娘娘若依條斷遣。怕連三妹。陛下若按法施行。戾人姨有句話明白索奏知。免致遷延擱時刻。楊國忠如今若斬訖。更有個親人不伶俐。萬馬千軍踏踐畢。恁時舒心領戈戟。慢慢驅兵滅反賊。說破微臣昧死罪。妃子娘娘問道是誰。遠在兒孫近在你。

(2)正宮 正宮曲中套數之長者至多。如元鮑吉甫秦少游劇用牌至二十支。(亦端正好滾繡球一套)白仁甫梧桐雨劇用牌至十九支。惟其中多用借宮。(說見後)並非全屬本調。則亦不足依據也。今以元吳昌齡憶妓詞爲長。套之正格。其詞云。端正好。好邊點柳眉顰。酒半桃腮嫩。破春嬌半顆朱。

唇海棠顏色江梅韻。宮額芙蓉印。淚珠凝結翡翠裙。芭蕉扇竹葉尊。灑淩波玉鉤三寸。露春蔥十指如銀。秋波兩點勻。春山八字分。頭纔微霧鬢雲鬟。搓圓頸玉軟香溫。輕拈翠嚙花生暈。斜插犀梳月破雲。誤落風塵。倚秀才是麗春園。蘇卿後身。敢西廂下鶯鶯影神。便有丹青也畫不真。妝梳諸樣巧。笑暗生春。他有那千般兒的可人。脫布衫常記得五言詩暗寄回文。千金夜占斷青春。廝陪奉嬌香膩粉。喜相逢柳營花陣。淩波曲這些時春寒繡裯。月暗重門。梨花暮雨已黃昏。把香衾自溫。金盃不洗心頭悶。青鸞不寄雲邊信。玉容不見意中人。空教人害却。隨煞尾。記一宵歡愛成秦晉。早千里關山勞夢魂。漏永更深燭影昏。柳映花遮曙色分。酒醒花濃錦帳新。倚玉偎香翠被溫。有一日重會菱花鏡裏人。將我受過的淒涼正了本。此曲絕佳。亦本色。亦妍麗。直是元人真相。吳昌齡以夜月走昭君一劇得名。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庭草交翠。信然。最短者以白无咎遣興詞。僅有一支。然非小令。其詞云。黑漆母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此詞亦不減西塞山風致也。

(3) 仙呂宮 最長者以元于伯淵憶美人詞。詞云。點絳脣。漏盡銅龍香銷金鳳。花梢弄斜月。簾櫳喚

起無聊夢。混江龍繡幃春重。趁東風培養出牡丹叢。流蘇斗帳。龜甲屏風。七寶妝奩明彩鉿。一簾香霧。裊薰籠。翠雲半暎。朱鳳斜鬆。眉兒掃楊柳。雙灣淺碧口兒點櫻桃。一顆嬌紅。眼如珠光搖秋水。臉似蓮花笑春風。鸞釵插花枝蹀躞。鳳翹懸珠翠玲瓏。胭脂蠟紅膩錦犀盒。蔷薇露滴注玻璃甃。端詳了豔質。出落着春工。油葫蘆。鸞鏡出函百鍊銅。端詳玉容似嫦娥光落廣寒宮。顰桃腮巧注鉛華瑩。敢朱唇呵。媛蘭膏凍。傳粉呵則太白。施朱呵則太紅。鸞蟬低嬌怯香雲重。端的是占斷了綺羅叢。天下樂半點兒。花鈿笑鬢中。嬌紅酒暈濃。天生下沒包彈可意種。翰林才詠不成。丹青手畫不同。可知道漢宮中最愛寵。那呵。令露春纖玉葱。掃眉尖翠峰。含清香玉容。整花枝翠叢。插金釵玉蟲。褪羅衣翠絨。鏤金妝七寶。鎖玉簪挑雙珠鳳。比西施宜淡濃。鵲踏枝翠玲瓏。玉玎珰。一步一金蓮。一笑一春風。梳洗罷風流有萬種。殢人嬌玉軟香融。寄生草傾城貌。絕代容。弄春情漏洩的秋波送。秋波送。搬闌的春山縱。春山縱勾撥的芳心重。鬢花腮粉可人憐。翠衾鴛枕和誰共。么情尤重。意轉濃。恰相逢似晉劉晨誤入桃源洞。乍相交似楚巫娥登赴陽臺夢。害相思似瘦闌成愁賦香奩詠。你這般玉精神花模樣。賽過玉天仙。我則待錦纏頭珠絡索。畫一座花衙衙。金盞兒臉霞紅。眼波橫。見人羞推整釵頭鳳。柳情花意媚東風。鈿

鴛兒裏黏曉翠。腮斗兒上暈春紅。包藏春風月約。出落的雨雲蹤。后庭花。繡牀鋪綠翦絨。花房深紅守
 宮。萱慈慈梢頭嫩。絳紗香臂上封。恨匆匆尋些閒空。美甘甘兩意濃。喜孜孜一笑中。六么令。幾時得鴛
 幃裏錦帳中。折桂乘龍。魚水相逢。琴瑟和同。五百年姻眷交連。順毛兒撲撒上丹山鳳。點春羅一抹香
 濃。爲雛燕乳供歡寵。爲花爛縵雲雨溟濛。么雲鬢鬆鬆。星眼朦朧。錦被重重。羅襪弓弓。粉汗溶溶。風流
 受用。孟光合配梁鴻。怎教他齊眉舉案勞尊重。俏書生別有家風。金荷燒盡良宵永。憐香惜玉倚翠偎
 紅。賺煞花月巧梳妝。脂粉閒調弄。沒亂煞看花眼。偏是他心有靈犀一點通。惱春光蜂蝶嬌慵。莫不
 是蕊珠宮。天上飛瓊。曾向瑤臺月下逢。投至得隔牆窺宋。停燈款款。只怕他俊龐兒嬌怯海棠風。此
 曲摹寫閨情。至爲華瞻。李中麓評云。妝點飽滿。的是元人丰度。自是知言。大凡仙呂點絳脣一套。用六
 么序或葫蘆草混諸牌者。必須長套方可。至若短套。則關漢卿之雨過山橫秀。亦是佳作。顧猶未若元
 陽西庵之春情詞之佳也。其詞云。仙呂賞花時。花點苦錢繡不勻。鶯喚楊枝語未真。簾外絮紛紛。日長
 人困。風煖獸烟溫。么一自檀郎共錦茵。再不會暗擲金錢卜遠人。香臉笑生春。舊時衣稍寬。放出二三
 分。賺煞調養就舊精神。妝點出嬌風韻。將息好護春纖的一雙玉筍。拂綽了香冷妝塵。寶鏡塵舒展開

繫東風兩葉眉。顰曉妝新。高綰起烏雲。再不管暖日珠簾。鵲噪頻。從今後。鴉鳴不噴。燈花休問。一任他。子規聲啼破海棠魂。

(4) 南呂宮 南呂一宮。論其套數之長短。頗難合一。大都以隔尾聯絡之。如元無名氏之貨郎擔雜劇。一枝花、梁州第七以後。即接九轉貨郎兒九支。而九支又每支換韻。與一枝花、梁州無一同韻者。直至尾聲。方與一枝花、梁州諸韻。是此九支貨郎兒。乃是夾套格局。非南呂宮本格也。南呂宮本格止有一枝花、梁州第七尾聲之一。而已。他若用牧羊關、罵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玄鶴鳴、烏夜啼、諸曲者。無一套不用格尾。是又懸套格局。非南呂宮本格也。余故僅列一套。至其長短及牌名多少。今學者自便云。

元張小山春怨曲云。一枝花鶯穿殘楊柳枝。蟲鷺損薔薇刺。蝶扇乾芍藥粉。蜂螫斷海棠絲。怕近花時。白日傷心事。清霄有夢思。閒阻了洛浦神仙。沒亂煞蘇州刺史。梁州第七。俏因緣別來久矣。巧魂靈夢。寢求之一春。多少傷心事。着情疼熱。痛口嗟咨。往來迢遞。終始參差。一簡書寫就了情詞。三般兒寄與嬌姿。麝臍薰五花瓣。翠羽香鈿。貓眼嵌雙轉軸。烏金戒指。癩髓調百和香。紫蠟胭脂。念茲在茲。愁和淚頻傳示。更囑付兩三次。訴不盡心間無限思。倒羞了燕子鶯兒。尾聲無心學寫鍾王字。遣興閒觀李。

杜詩。風月關情隨人志。酒不到半卮。飯不到半匙。瘦損了青春少年子。此曲用韻最嚴。中原音韻。以支時音另立一部。至爲罕少。李中麓評此詞。韻窄而字不重。句高而情更款。通首全對。極盡才人能事。余謂此詞。不讓東籬秋思也。

(5) 中呂宮 本宮長套至多。余取張小山春暮詞云。粉蝶兒。花落春歸。怨啼紅杜鵑聲脆。遍園林景物狼藉。草茸茸。花朵朵。柳搖深翠。開遍荼蘼。近清明。困人天氣。醉春風。粉暖倩蜂鬚。泥香銜燕嘴。遲遲月影上簾鉤。猶自未起。起爲想別離。倦餘梳洗。暗生憔悴。迎仙客。香篆息。鏡塵迷。繡牀幾番和悶倚。金釧鬆。翠鬟委。屈指歸期。粉臉流紅淚。紅繡鞋。花開盡。空閒鴛砌。日初長。靜掩朱屏。繫垂楊。何處玉驄嘶。落誰家。風月館。知那里。燕鶯期。話叮嚀。不記得。十二月正交頸。鴛鴦析離。恰雙棲。鸞鳳分飛。效比翼。鸚鵡鵲。宿巢于飛。燕燕孤悽。傳芳信。歸鴻杳杳。盼音書。雙鯉遲遲。幾氏歌呀。因此上。美甘甘。風月久相違。冷清清。雲雨杳無期。靜巉巖。燈火掩深閨。清耿耿。離魂繞孤幃。傷悲。雕鞍去不歸。都則爲辜負韶華日。耍孩兒。自別來。無一紙真消息。日近長安那里。倚危樓。險化作望夫石。暮雲烟樹淒迷。春心幾度憑歸雁。望眼終朝怨落暉。愁無寐。曾秋水。揉紅淚。眼。淡春山。蹙損蛾眉。么想當初。教吹簫月下。歡笑藏闌花。

底杯。如今花月成淹滯。月團圓緊把浮雲閉。花燦爛頻遭驟雨催。成何濟。花開須謝。月滿須虧。尾聲嘆
春歸人未歸。盼佳期未有期。要相逢料得別無計。則除是一枕餘香夢兒裏。短者爲陳大聲冬閨怨
別詞。卽王元美藝苑卮言中所稱字句流麗者也。詞云。粉黛兒三弄梅花。成樓中角聲吹罷。月輪兒余
照窗紗。託香腮。湮淚眼。一篝燈下。展轉嗟呀。耳邊廂都做了一場閒話。石榴花我只爲綠窗前斷送好
年華。許多時脂粉不曾搽。九迴腸番倒越窄狹。幾乎害殺鬼病增加。一會價告蒼穹問個龜兒卦。不明
白甲乙交叉。猛然間提起香羅帕。肯分的繡朵並頭花。尾聲。俏文君再把香車駕。又恐是琴心調弄爭
差罷。一任他向垂楊繫馬。我則是庭院春殘數落花。此套向有兩稿。一爲南北合套。卽吳騷合編所
選者是也。此見大聲集中。

(6) 道宮 此宮向缺。惟北詞譜有此名。類所隸之曲止有五支。故無長短套之可分。僅取董解元絃
索西廂中一套而已。凭欄人憶多才。自別來約過一載。何日裏却得同諧。紫損愁懷。怕黃昏愁倚朱門。
到良宵獨立空階。趁落英遍蒼苔。東風搖蕩。一簾飛絮滿地香埃。換頭欲問心頭悶答孩。太平車兒難
載。都是俺今年浮災。煩惱殺人也猜。悶懨懨心緒如麻。度岳岳病體如柴。慵整金釵。勞勞攘攘身心一

片沒處安排。本宮據俺當初把你冤家命看待。誰知道。到今贏得相思債。相思債。是前生負債。他還着後嗽。你試尋思。怪那不怪。都是命乖。爭奈心頭那不快。好難消解。換頭近來。病的形骸。鏡中覷了。自澀耐。傷心處。故人與俺。彼此天涯客。天涯客。我於伊志誠沒倦意。你於我堅心莫更改。且與他捱下。稍知他看怎奈。悶愁越大。美中美困。把闌干倚。羞折花枝戴。這段閒煩惱。是自家買。勞勞攘攘。不是自家心窄。春色褪花梢。春色侵眉黛。遙望着秦川道。雲山隔。換頭白日。渾閒夜難熬。獨自兀誰保。悶對西廂月。添香拜。去年此夜。猶自月圓人在。不似去年人。猛把闌干拍。有個長安信。教誰帶。大聖樂。花憔悴。蘭消月瘦。不似舊時標格。閒愁似海。況是暮春天色。落紅萬點。風兒細細。雨兒微篩。這些光景。與人點愁懷。換頭悶抵着牙兒。空守定妝臺。眼也倦開。淚漫漫地盈腮。似恁淒涼。何時是了。心頭暗暗疑猜。縱芳年未老。應也頭白。尾聲紅娘怪我。緣何害。非關病酒。不是傷春。只爲冤家不到來。

(7) 大石調 此調隸曲亦不多。元人用此調。其最著者。以鄭德輝梅香劇爲長。而李文蔚燕青博魚劇次之。皆不便鈔錄。以攪字而按譜難也。今長套取元朱廷玉惜別詞。青杏子游宦又驅馳。意徘徊執手臨歧。欲留難戀。應無計。昨宵好夢。今朝幽怨。何日歸期。歸塞北。腸斷處。取次作分離。五里短亭。

人上馬。一聲長歎淚沾衣。回首各東西。初聞口萬疊雲山。千重煙水。音書縱有憑誰寄。恨縈牽。愁堆積。天天不管人憔悴。恐別離。感情風物正淒淒。管山青。汾水碧。誰返扁舟蘆花外。歸棹急。驚散鴛鴦相背。飛。擗鼓。體一鞭行色苦相催。皆因些子。浮名薄利。自歎飄流無定跡。好在陽關圖畫裏。催拍帶。賺煞未飲離杯。心如醉。須信道送君千里。怨怨哀哀。淒淒苦苦啼啼。唱道分破鸞釵。丁寧囑付好將息。不枉了男兒墮志氣。消得英雄眼中淚。短者取廷玉詠梅詞。青杏子。客裏過黃鍾。阿誰道冰落窮冬。玉壺怪得冰漸凍。雲低四野。霜催萬木。雪老千峰。望江南尋梅友。聯轡控青驄。乘興不辭溪路遠。賞心相約滿橋東。臨水見幽叢。么篇清兼雅。裝就道家風。半破嫩黃金的鑠。枝橫柔碧玉玲瓏。不與杏桃同。尾果爲斯花堪珍重。時復暗香浮動。蕭然鼻觀通。依約羅浮舊時夢。

(8) 小石調 此調隸曲至少。據正音譜。止有四支。而小令且在內矣。元明作者寥寥。不可多見。惟白仁朴闌谷集中。有惱殺人一套。今取以爲式。餘則未見也。惱殺人又是紅輪西墮。殘霞萬頃銀波。江上晚景寒烟。霧濛濛。雨細細。阻隔離人蕭索。么篇宋玉悲秋愁悶。江淹夢筆寂寞。人間豈無成與破。想別離情緒。世界裏只有俺一箇。伊州還爲憶小卿。牽腸割肚。悽惶悄然無底末。受盡平生苦。天涯海角。身

心無着歸。恨馮魁趨恩奪愛。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剗地喫耽閑。禁不過更那堪晚來暮。雲深鎖。鴛鴦故人杳杳。長江風送。胡笳嘒嘒聲韻聒。一輪浩月朗。幾處鳴榔。時復唱和漁歌。轉無那。沙汀蓼岸。漁燈相照。如梭。古渡停畫舸。無語淚珠墮。呼僕隸。指潑水手。在意扶舵。尾蘭舟定把蘆花過。櫓聲省可裏。高聲和。恐驚散宿鴛鴦。兩分飛也似我。

(9) 般涉調 此調向無獨立成套者。大抵皆爲別宮所借用居多。今取朱廷玉情閨一套。其他則寥寥矣。晴窗喚起。瑣窗離思。開花深處。啼鴂至。獨立望郊址。但凝眸盡是。宜詩。是則是。年年景物。歲歲風光。一一多高致。偏得東君厚意。綠裁翡翠。紅染胭脂。斷雲微雨。養花天。暖日和風。困人時。妝點人愁。將近清明。纔過上巳。急曲子好。光陰都空過了。美因緣越恁推辭。倒教俺傳情寄恨。審問了三回五次。是他司馬是傷春。並不是自家如此。尾聲歎此愁。誰傳示。看看更有傷心事。敢也要鬼病懨懨爲他死。

(10) 商角調 此調所隸之曲。止有五支。庚吉甫懷古詞。最爲著名。他作又少。惟元睢景臣有秋色一套。其詞至佳。特錄以爲式云。黃鶯兒。秋色。秋色。野火烘霞。孤鴻出塞。幾則見寂寞園林。荷枯柳敗。踏莎行。水館烟中。暮山雲外。泊孤舟。古渡側。息風蘿。淨塵埃。寶剎清涼境界。僧相待。借眠何礙。垂絲釣風清。

月白有感心酸不耐。更觸目淒涼景色。供將愁悶來。月被雲埋。風鳴天籟。應天長僧舍窄。蚊帳矮。獨擁單衾。一宵如半載。舊恨新愁深似海。情緣在人無奈。幾般兒可怪。隨煞促織絮惱情懷。砧杵罷。無聊賴。簷馬奢。殿驛鳴。疏雨滴。西風殺。能斷送楚臺雲。會禁持異鄉客。

(11) 高平調 此調隸曲止有木蘭花、唐多令、于飛樂、青玉案、四支而已。元明人未有聯成套數者。故缺。

(12) 揭指調 缺

(13) 宮調 缺

(14) 商調 此調長套最多。名作亦最多。惟短套則甚少。喬夢符之玉簫女。金文質之嬌紅記。皆絕妙好詞也。今取元湯菊莊長短兩套。以爲此調之式。其長套云。集賢賓鶯花賽近來誰戰討。這兒郎懸寶劍。佩金刀。燕子樓屯凱甲。雞兒巷擁鎗刀。麗春園萬馬蕭蕭。鳴珂巷衆口嗷嗷。將一座瓦江樓等閒白佔了。他道是特欽丹詔。穿花擒鳳鳥。跨海斬鯨鯨。逍遙樂六韜三略也。則待制勝量敵。却做了幽期密約。陣馬咆哮。比貶茶船煞是粗豪。將俺這軟弱蘇卿禁害倒。統領着鴉青神道。冲散了蜂媒蝶使。烘散

了燕子爲兒。折散了鳳友戀交。梧葉兒雖不是糟糠婦。休猜做花月妖。又不曾諳海島。慣風濤。把花春
 纖嫩。扶搖筋力小。忽待去征遼。沒話說軍期誤了。金菊香他將這絳綃衣籠罩着。錦征袍。銀鎖甲。纓聯
 着珠絡索。鐵兜鍪壓損了金鳳翹。改盡了丰標。全不似海棠嬌。醋葫蘆。鎗來呵。玉臂擎。箭來呵。羅襖挑。
 丁香舌吐似劍吹毛。連環礮被兒裏聒破腦。知音的都道。我不信建頭功。先奏箇女妖嬈。么篇絞青絲
 纏做弩絃。裁香羅袖做戰袍。補旗旛。絞斷翠裙腰。金槍藥。細將脂粉調。都道是風流功效。他只待五花
 諄。飛下紫宸朝。么篇叫喳喳。錦纜移。鬧垓垓。畫檣搖。那裏取明眸皓齒。姆軍梢。更做道孫武子教來武
 藝高。止不過提鈴喝號。進多少碧桃花下。坐吹簫。么篇他戀着蓮花。風致佳。紅樓中景物。飽極歌聲
 裏樂陶陶。尋沒煞鋪紅苦翡翠。翠巢怕不道相偎相抱。那裏也芙蓉帳。煖度春宵。么篇晚風涼。鶯聲鳴。
 曉星沉。鼙鼓敲。熱樂似銀箏象板。紫檀槽。子學得君起。早時臣起。早白漚。冷笑倒惹得漫漫殺氣。壓樓
 高。隨調煞尾。巡欄欄得了些賣陣錢。你哥哥落了些勞軍鈔。他向那海神廟多買下些好香燒。但只願
 一年一度征海島。休忘了將軍旗號。他是箇玉關外舊日的莽班超。其短套云。集賢賓。倚龍泉。一聲
 長太息。游子在天涯。添一歲長一分白髮。治一經飽一世黃蘗。風凜凜。歲晚江空。雪漫漫。天闊雲低。梅

花笑人猶未歸。不盡的嚴凝景致。玉壺春盡。銀海夜淒淒。迢迢樂客窗深閉。止不過香熱龍涎。茶烹
鳳髓。紙帳低垂。早難道翠倚紅偎。冷煖年來只自知。捱不徹淒涼滋味。鴛鴦無夢。鴻雁無音。烏鵲無依。
金菊香看別人吹簫跨鳳上瑤池。更有誰乘興。傍船訪剡溪。真乃是平地白雲三萬里。堪畫堪題。水晶
宮翻做素琉璃。本調隨煞調琴演楚騷。研硃點周易。風流似燕家。終日醉如泥。磨龍墨。拂鸞牋。呵凍筆。
揮寫出乾坤清氣。教人道老袁安猶自說兵機。

(15) 角調 缺

(16) 越調 長套今取元宋芳壺送別詞。門鶴鶴落日遙岑。淡烟遠浦。蕭寺疏鐘。戍樓暮鼓。一葉扁舟。
數聲去櫓。那慘懣。那淒楚。恰待歡娛。頓成間阻。紫花兒序。瘦岩岩香銷玉減。冷清清夜永更長。孤另另
枕剩衾餘。羞花閉月。落雁沉魚。躊躇誰寄蕭娘一紙書。無情無緒。水滄藍橋。夢斷華胥。調笑令肺腑。恨
怎舒。三疊陽關愁萬縷。幽期密約歡娛處。動離愁暮雲無數。今夜月明何處宿。依依古岸黃蘆。禿廬兒
慙笑地不堪舉目。回首處景物蕭疏。星前月下共誰語。漫嗟吁。何如。聖樂王別太速。情最苦。鬆金減玉
瘦身軀。鬼病深。神思虛。心如刀剜。淚如珠。意懶上香車。收尾。眼睜睜怎忍分飛去。痛殺我吹簫伴侶。不

甫能恰住了這行客一帆風。又添起助離愁半江雨。短套取孔東塘桃花扇修札詞。門鴛鴦你那里筆下調父。俺這裏胸中畫策。舌戰羣雄。讓俺不才。柳毅傳書。何妨下海。丟却俺的癡騷。用着俺的談諧。悄去明來。萬人喝采。紫花兒序書中意。不須細解。何用明白。費俺唇腮。一雙空手。也去營差。行乖。憑着俺舌尖兒。把他的人馬來罵開。仍倒回八百里外。只問他防賊自作賊。該也被該。尾聲一封書信權宜。代仗柳生。舌尖口快。阻回那莽元帥。萬馬踏晨霜。保住這好江城。三山騰暮靄。又有看花回一套。防於施君美。歐閨記。湯若士。邯鄲記。西。譟折中。亦用之。其詞警牙。詰屈至不能分正。贈此亦越調中之別格也。缺此不錄。則失却光明大寶珠矣。今取長生殿合圍折詞。以爲程式。蓋正贈易於分晰也。看花回。統貔貅雄鎮邊關。雙眸破番和漢。掌兒中握定江山。先把這四周圍爪牙迭辦。綿搭絮須要把紫韁輕挽。雙手把紫韁輕挽。騎上馬。將盔纓抵按。閃旗影雲般沒揣的動龍蛇。一直的迸霄漢。按奇門布下了這九連環。覷定了這小中原在眼。消不得淹衆路強藩。么篇這一員身材剽悍。那一員結束牢拴。這一員莽兀刺拳毛高鼻。那一員惡支沙雕目胡顏。這一員會急迸格邦的弓開月滿。那一員會滴溜撲條的鎗落星寒。這一員會咕吒克察的鎗風閃爍。那一員會淅瀝颯刺的劍雨澎湃。青山口端的是人在

猛虎離山澗。英雄天可汗。振軍威。撲通通鼓聲。驚魂破膽。排陣勢。韻悠悠角聲。人疾馬閒。抵多少雷轟電轉。可正是海沸也。那河翻折末的銅作壁。鐵作壘。有甚麼攻不破也。攻不破也。雄關擺圍。磨這間。這間。四下裏來。擠擠擠。攢攢攢。馬蹄兒。滾刺刺。旋風起。不住的把弓來緊。海絃來急。攀一回。呵。滾沙場。兔鹿兒。無頭起。都難動彈。可不是撒頑。聖藥王。呀呀呀。疾忙裏。一壁廂。將翅摩霄的玉爪。騰空散。一壁廂。把足駕霧的金葵。逐路攔。霎時間。獸積獸積如山。慶元貞。翻起這酪漿兒。滿滿的。浮金盞。滿滿的。浮金盞。更把那連毛帶血肉。生餐笑。攤着番姬雙頰丹。把琵琶。忒楞楞彈。也麼彈。唱新聲菩薩蠻。古竹馬。聽罷了令。疾翻身。躍登錦鞍。側着帽。擺手輕攔。各自裏。回還。鎮守定疆藩。擗擗旗竿。裝攞着輪轆。聽候傳番施逞。因頑天降摧殘。地起波瀾。把漁陽凝盼。一飛羽箭。爭赴兵垣。專等你抱赤心的將軍。將軍來調揀。煞尾。沒照會。先去了那掣肘漢家官。有機謀。暗添上這助臂番兒漢。等不的宴華清。霓裳法曲終。早看俺鬧鞦鼓。漁陽饒將反。此套純訪若士邯鄲。故通篇句字。與舊譜不合者正多。惟時俗相沿。此套反居正格之列。學者須照此填詞。始能諧合絲竹耳。

(17) 雙調 此詞中以新水令步步嬌一套爲最熟。初學填詞者。無不自此入手。似乎盡人知其音律。

矣。顧亦有必須明白者。如新水令之末句。必須用平仄去平上步步嬌首句。必須用去上平平平去之類。學者恐未盡知也。惟此套作者如林。元明以來。其流傳人口者。已不下二千餘套。其間平仄聲律。往往頗有異同。學者違筆所之。置一切於不問。迨脫稿後。苟徧檢前賢諸作。亦未嘗無暗中相合之處。蓋作者至多也。余故不爲立式。亦如詩餘中之金縷曲。念奴嬌。雖欲定律。無從訂正焉。茲別取雙調中之佳者。列長短二套。以示則云。長套取馬東籬致遠秋思詞。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轉。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一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宜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知他是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莫太奢。沒多時好天良夜。看財奴破將心似鐵。空享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青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休笑俺吳鳩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難亭裏帶歇。拍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息。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箇登高節。分付

俺頭章記者。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短套取元喬夢符憶別詞。喬牌兒求鳳琴慢彈。么鳳曲休唱。楚陽臺更隔著連雲棧。桃源蜀道難。攪爭
鬪無邊岸。黑海似煎煎。愁苗結柔腸。淚雙垂業眼。愁和淚到更闌。直熬得燭滅香殘。望情人必然來夢
間。爭奈這枕冷衾寒。落梅風黏金瓶。驪翠鬢。想不曾做心兒打扮。近新來爲咱情緒懶不梳妝也。自然
好看。沉醉東風。風鈴響。猛猜做。玳瑁。柳烟顰。只疑是眉攢。想犀梳似新月。共憶宮額似芙蓉。見桃花
似見容顏。覷得。越女吳姬盡等閒。厭聽那銀箏象板。本調煞相思成病。何時漫更拚得不茶不飯。直熬
過海枯石爛。

以上所列各詞。除東塘防思二套外。都爲元明諸家散曲。有世所不經見者。據此填詞。自無振折噪子
之誚。元喬夢符論作曲之法。以鳳頭豬肚豹尾爲喻。蓋以詞藻言也。而詞中陰陽四聲。必須守定。右例
諸式。足爲模範。或謂前腔么篇中。儘有與上曲四聲不同者。何也。曰。守法是死。填詞是活。前言認定某
句爲務頭。卽是變化所在。惟每曲末句之韻。宜上宜去。允宜斟酌耳。所謂守定四聲者。謂一句中四聲
須認定守之。非必定第幾字須某聲。第幾字須某聲也。其間挪移之處。總須有古人成作可援。此余所

以備列之也。

第二章 製曲

製曲者。文人自填詞曲。以陶寫性情也。音律之道。前章已論之詳矣。茲分作劇法、作清曲法二種爲學者之先導焉。

第一節 論作劇法

傳奇之名。雖昉於金源。顧宋趙德麟會真記連廂詞。以七言韻語。加入微之原文。而按節彈唱。則已收傳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於金耳。自是以後。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名稱滋多。皆見陶宗儀輟耕錄。明人南曲盛行。所作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或又以南詞爲傳奇。北曲爲雜劇。相沿至今。其名未改。雖違本意。顧亦可從也。余今所論。爲總言作劇之理。故不分傳奇雜劇。南詞北曲之名。大抵劇之妙處。在一真字。真也者。切實不浮。感人心脾之謂也。風俗之靡。日甚

一日。究其所以日甚之故。皆由於人心之喜新尙異。劇之作用。本在規正風俗。顧莊論道德。取語錄格言之糟粕。以求補救社會。此固勢有所不能也。就人心之所向而爲之。無形之規導。則不妨就末流之習。漸返於正。始之音。故新異。但祈不詭於法而已。新之有道。異之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真。俾觀者知所懲勸。而無敢於爲惡。斯亦可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反中庸。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易無方之異。則庶幾人皆樂於從事。而案頭場上交相爲美。此真之說也。其次須有風趣。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太史公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言於傳奇中最合。宋人說部中載錢惟演。楊億。好爲玉溪體詩。創爲西昆體。一時臺館諸公。悉爲效法。翕然成風。時有一伶人。飾李玉溪上場。衣服破碎。形容憔悴。曰。我被館閣諸公。搥捥殆盡矣。滿座哄然。又史彌遠用事時。奔競日甚。歲時讌集。伶人有飾顏淵者。搔首躊躇曰。夫子之道。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遠。一人問曰。鑽之彌堅。何云彌遠。答曰。現在那個不鑽。彌遠衆爲斂容。諸如此類。最爲有裨風教。設置身當日。亦未有不掩口胡盧者。此即談言微中也。若掇拾市井謔語。或穢褻不文。則又一無足取。蓋風趣雖不可少。而懲勸要有所歸。設遇未便明言之處。正不妨假草木昆蟲之微。以寓扶偏救弊之旨。所謂正告之

不足旁引曲喻之則有餘也。此風趣之說也。曰真曰趣。作劇者不可不知。真所以補風化。趣所以動觀聽。而其唯一之宗旨。則尤在於美之一字。此其大概也。至其緊要。則條論之。

(一)結構宜謹嚴。填詞之道。如行文然。必須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則一部大文。始終潔淨。讀之者雖覺山重水複而岡巒起伏。自有迴廊紆徐之致。數十齣中。一齣不能刪。一齣不可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填詞者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須將全部綱領。布置妥帖。何處可加。饒折何處可設。節目角色分配如何。可以勻稱。排場冷熱如何。可以調劑。通盤籌算。總以脈絡分明。事實離奇爲要。譬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常有無數斷續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須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使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或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足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資。料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也是故作傳奇者。不可急急拈毫袖手於始。方可振筆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近人傳奇。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

苦而終不能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盡善耳。今就鄙見所及者。略述如下。

(甲)戒諷刺 傳奇之作用。之代木鐸。因世間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之爲善。誡之爲惡。其道無由。乃設此種文字。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而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成此錦繡之文。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也。自世之刻薄者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爲報讎洩恨之具。心所喜者。施以生旦之名。心所惡者。變以淨丑之面。且舉千百年来聞之醜形怪狀。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誣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兇。造孽之需乎。余聞故老言。明王九思附劉瑾。得調吏部文選司。瑾敗。勒令致仕。後復永錮終身。時李東陽柄國。不爲之緩頰。九思遂深恨東陽。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杜子美沽酒游春雜劇。力詆西涯。流轉騰湧。一時闕隴之士。翕然和之。嘉靖初。有議起九思者。或言於朝曰。游春一劇。李林甫爲西涯相。國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可見以文字誣毀人者。不能害人行。且自害耳。又康對山弘治中狀元也。當正德初。李夢陽忤劉瑾。

繫詔獄。夢陽求救於對山。對山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乎？乃往謁瑾。爲之排解。李遂得免。瑾敗。康落職。夢陽不一援手。對山恨焉。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而馬中錫又爲中山狼立傳。於是天下無不知夢陽之負對山也。夫康救李於危急之中。李曾不一思圖報。其曲固在李。不在康。而康必欲借中山狼以比夢陽。非特文人輕薄。抑且無容人之度。倖倖然見於其面。亦何爲哉？在夢陽以怨報德。殊失君子之行。而對山播之詞場。使後人交相指摘。目爲小丈夫之所作。爲則亦何快？此一時之憤也。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猶或爲之憑空臆造。況眞有所指乎？他不具論。卽如琵琶記。牡丹亭。固千古之妙文也。或謂琵琶記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計王字。共有四個。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成此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史漢。與天地山河。同此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者。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明之爲人。必有善行可取。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

豈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吐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庶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辨之。創爲此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又牡丹亭一書。人又謂湯若士。譏刺曇陽子而作。楊恩壽詞餘叢話云。若士應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與一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舉。而蔣心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此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於是若士此曲。乃爲端人正士所不取。豈知皆子虛烏有乎。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卽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其序中亦記太倉相君之語。與靜志居詩話適合。可知此說實是不確。而後人反言之鑿鑿。不惟可笑。抑且有乖典則矣。是故作傳奇者。切要滌去此種肺腑。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則令德令聞。始足與元明諸家並壽矣。

(乙)立主腦 傳奇主腦。總在生旦一切他色。止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一部劇中有無數人名。究

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即其一人之身。自始至終。又有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所謂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確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堪千古矣。如實甫西廂記。止爲張君瑞一人而設。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事而生。夫人許婚。張生望配。紅娘勇於作合。鶯鶯敢於失身。皆由於此。是則白馬解圍四字。即作西廂之主腦也。如紅梨記。止爲趙伯疇一人而設。而趙伯疇一人。又止爲錦囊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雙八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錦囊寄情四字。即作紅梨之主腦也。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索清澈。脈絡分明。雖極趣橫生。而事實始終整潔。試觀桃花扇。全部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余嘗謂桃花扇爲曲中異軍。亡友黃摩西以爲至言。後人作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即爲此一事而作。於是假託神怪。或糅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游地獄。六尺氍毹。人鬼參半。皆由好

奇○之○心○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便○生○旦○當○場○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余○謂○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寧○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楊○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膾○炙○人○口○必○欲○勉○成○四○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無○梁○之○屋○亦○甚○無○謂○也○

（丙）脫窠臼 傳奇者以奇事可傳也事若不奇勢必不傳何必浪費筆墨哉韓文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文如是填詞亦然余嘗讀明人諸曲往往以婢女代嫁亦屬厭套又生必貧困且必賢淑先訂朱陳而女家或毀盟或輟婚當其時必有一富豪公子見色垂涎設計以圖殺生者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然後當場團圓十部傳奇幾有五六種如此者嘻亦難矣夫盜襲古人舊作而自詡新著可羞孰甚天下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今古風俗之異宜不知凡幾從此着想儘有妙文何必彙集各劇東割一段西竊一段成此千補百補之敝衣乎且吾所謂脫窠臼者蓋欲一新詞場之耳目也卽論舊劇元明以來從無死後還魂之事玉簫女兩世姻緣亦是投胎換身自湯若士村莊娘還魂後頓使排場一新且於冥間游魂冥誓一節又添出許多妙文是還魂一節若士所獨創也又如桃花扇不令生

旦團圓趁中元建醮之際。令生旦各修正果。并云：「家國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兒女之情。不能割斷。眞足令人猛然警覺。而於作者填詞之旨。尤爲脗合。又開場副末不用舊日排場。末後餘韻一折。更覺蒼涼悲壯。試問今古傳奇。從來有此場面乎。是特破生旦團圓之成格。東塘所獨創也。」（孔東塘友人顧彩曾改桃花扇脩其入道諸折。使朝宗香君成爲眷屬。東塘嘗貽書道謝。自余觀之。直黑漆斷紋琴而已。何足道哉。）是故竄白云者。非特竊取排場也。即通本無一獨創之格。亦是竄白填詞一道。文人下筆。欲詞采富麗。恢恢乎游刃有餘。而欲排場嶄新。則難之又難。蓋此皆優伶之事。不甚措意。而所失卽在於此。不可不審慎出之也。余謂欲脫竄白。有一至簡至便之法。今日劇場布景。日新月異。凡目不經見之事物。不妨設幻景以現之。但取歷史中事實。其有可驚可愕可感可泣者。譜成詞曲。而復襯以布景。俾閱者如置身其間。忽爾掩泣悲啼。忽爾歡容笑口。以今時之砌抹（劇中所用諸物統名砌抹）演舊日之聲容。有不令人慷慨激昂。頓足起舞者。吾未之信也。

（丁）密針線 傳奇全本統計不下數十折。此數十折中。關目孔多。事實頗煩。而於起伏照應之處。須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無縫天衣。不着一針線痕迹。方是妙文。昔人謂作劇如作衣。其

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則以剪碎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卽如西廂。不先將鄭恆安置妥帖。直至憤爭昏姻觸階而死。殊於情理不合。琵琶記尤甚。子中狀頭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繁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有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古人尙有此失。今人可勿留意。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通身布置周到。其起伏照應。一如作一篇文字。然骨肉停勻。情理周到。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

(戊)減頭緒 頭緒繁多。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之間。而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矣。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線索既紊。將使觀場者茫然不知其事之始末。且劇中止有生旦淨丑諸角色。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而場上脚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脚色（卽一劇中之主人翁）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舊劇中如屠赤水之曇花記。木西來固爲主任脚色。而貪襲仙佛話頭。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頭緒不明。故當時有點鬼簿之誚。又如吳石渠四種。以綠牡丹爲簡明。通本關目止在綠牡丹一枝。沈老之衡文。瑤草之捉刀。二才媛之憐才。皆另有一種緊湊。

續密之致而尤能別開一生而試問隔簾試婿古今有是事否此因頭緒不繁故能步步引人入勝也。餘若情郵一記已稍稍煩瑣。至於療妬羹（譜馮小青事）貪用小青本傳遂至不能擇別。雖齣齣皆佳。顧止可作散套觀。非所論於傳奇矣。他劇犯此者至多。不勝條舉。學者宜避此病。方爲上乘。

（己）均勞逸 傳奇中脚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搢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區別。惟丑則一耳。統計有十三門。今世人謂十門脚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脚色大率以一人終始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色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也。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析亦細而每一部中所著伶人各色之不下七八人故凡並一處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脚也。第幾折宜用官生第幾折宜用巾生同一旦脚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事蹟之何若而後定爲某脚某脚也是則崑劇中之角目已較弋陽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邈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析至細而其所負之責曾不少輕焉。是以填詞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以生爲主脚則下一折再不可用生脚矣。上

一折以旦爲主脚。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脚矣。他脚色亦然。此其故有二也。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衣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設使前後二折同是一脚色任之。衣飾服御無一更換。猶可勉強而行。倘若必須更換。則萬萬來不及者。前折之下場。與後折之上場。爲時不過三五分。以極短促之時間。而更換此最難穿戴之服飾。雖十手猶不能爲也。文人填詞。能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經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讀名家傳奇。此失獨多。湯若士之紫釵記。徐榆村之鏡光緣。更多是病。此所以不能通常開演也。

(庚)酌事實 傳奇家門劇末開場。必云演那朝故事。那本傳奇。明人院本。無不如是也。其云故事。必係取古人事實而譏之。非憑空結撰。可知矣。顧文人好奇。多喜作狡獪伎倆。於是有意臆造一事。怪幻百出。以恣肆其文字者。蓋古人行事。未便改易。填詞者。須以文就事。不可自行增損。不如臆造之。可以舉動自由也。惟有一言。須當注意者。用故事。則不可一事蹈虛。用臆造。則一事不可徵實。此則詞家當奉爲科律也。所謂不可一事蹈虛者。蓋既用前人故事。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矣。則凡時代朋舊。輿地水火。盜賊刀兵。衣服及關涉其人一切諸事。皆當鑒鑒。可據塙塙。可徵雖在科譚之間。亦

不可杜撰一語。此卽實則實到底之謂也。所謂不可一事徵實者。蓋全本既純是臆說。是其人其事。已在子虛烏有之列。即使攷考時地終難取信於人。不若鼓我筆機。使通本可泣可歌。足以爲社會之警鑑。觀場者亦眉飛色舞。不自知心之何以若此之爲愈也。此卽虛則虛到底之謂也。虛實二義。填詞者於未下筆時。必先認定。切莫自亂其例。古今傳奇用故事之最勝者。莫如桃花扇。用臆說之最勝者。莫如牡丹亭。桃花扇所用事實。俱見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據數十條。東塘已自計明晰矣。抑知記中所有纖小科譚。亦皆有所本乎。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王鐸楷書燕子箋。今藏無錫某宦家。卽如阮大絨之路斃。仙霞嶺。藍田叔之寄居媚香樓。亦見冥報錄。南都雜事記。蓋幾幾乎無語不徵實矣。牡丹亭之杜麗娘。以一夢感情。生死不渝。亦已動人情致。而又寫道院幽構之淒豔。野店合昏之淒草。無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卻無一不合乎人情之中。惟虞諜之立馬吳山。李全之關兵淮潁。則是確有其事。但此爲本書之輔佐。故不能指爲全書之瑕疵也。二書一實一虛。各極其妙。余每讀其文。輒有季札觀止之歎。此亦天下之公論也。明人院本。頗喜采唐人小說。如梅鼎祚之章臺柳（譜章臺柳本事）崑崙奴（譜紅綃事）陸天池之明珠記（譜劉無雙事）梅孝己之

酒家傭（譜李固之子李變事）張鳳翼之紅拂記（譜虬髯客事）皆取唐人本傳而點綴之。證
塙語妙後之作者不能及也。顧亦有至不堪者。若顧大典之青衫記（譜白太傅琵琶行事）若江
廷訥之獅吼記（譜方山子陳季常事）至令人不堪言狀矣。青衫以白樂天素眷此伎。中經喪亂。
伎遂委身江西茶客。樂天送客潯陽。乃遇此伎。卒復與樂天團圓云云。通本荒唐。都是夢話。雖承馬
東籬青衫淚之謬。然亦不應舛誤至此。大典爲吳江人。博雅工詩。家有諧賞園。極亭臺之勝。何以作
院本。乃庸妄如是。斯真不可知矣。獅吼記以東坡方山子傳爲主。其中摹寫懼內情形。至堪噴飯。且
強拉東坡贈妾於季常。柳氏閨威。無所發洩。憤怒成病。病中遍遊地獄。知一生妬嫉。死後必受冥罰。
遂幡然改悔。卒爲賢婦。總其旨歸。只應方山子傳中有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一語。及忽聞河東
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二句。遂演出無數醜態。惡態。不知東坡詩文。所以有此二語。不過極言妻
子偕隱之樂。非陳季常之真個懼內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貿然譜之。乃至鬼魅雜出。十尺紅氍毹。上
幾成羅刹世界。此何爲者。也是以詞家所譜事實。宜合於情理之中。最妙以前人說部中。可感可泣。
有關風化之事。揆情度理。而飾之以文藻。則感動人心。改易社會。其功可券也。且以愚意論之用故。

事較臆造爲易何也。故事已有古人成作在前。其篇幅結構不必自我居心。但就原文編次。自無前後不接。或脚不稱之病。至若自造一事。必須先將事實布置妥貼。其有挂漏之處。尤宜隨時補湊。以較用故事編次者。其勞逸爲何如。事半功倍。文人亦何樂而不爲哉。余觀名人說部中。儘有慷慨激昂。爲前此詞家所未及者。世之錦繡才子。何不起而爲之。

(二)詞采宜超妙 填詞一道。本是詞章家事。詞采一層。無不優爲之。顧亦有所難言者。詞之與詩。其所用典雅之語。尙有可以通用之處。試閱五季兩宋之詞。雖有工拙之殊。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曲則不然。有雅有俗。雅非若詩餘之雅也。書卷典故。無一不可運用。而無一可以堆垛。即如清真詞。瑞龍吟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鎖窗寒之風燈零亂。少年羈旅。此絕妙好辭也。試入之曲中。則反嫌不稱矣。以曲中所長。在乎超脫。正不必以情韻含蓄勝人也。至於俗。則非一味俚俗已也。俗中尤須帶雅。蓋淨吐口吻。最難摹寫。非若生旦之可以文言見長。身不讀書。何必以才語相向乎。惟出語十分粗鄙。又不登大雅之堂。若西廂中之遊殿鬧齋。若紅梨之皂隸請宴。但顧座客之哄堂。不顧雅人之唾棄。則不然也。昔人論詩餘之道。上不類詩。下不類曲。然則曲與詞固截然不同者矣。今人不知詞曲之分。專以

風雲月露之語。點綴成套。自謂絕世佳文。直是南轅北轍。起手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弄越壞。終身不知歸宿。比比然也。猶記少時。歌水滸記活捉。友人云。此等妙曲。須如君之妙音歌之。當時但顧按拍。未暇細讀其文。由今觀之。實搬運類書而已。何妙之有。水滸爲吳門許自昌撰。不知何以貪用死書。若此。其首曲云。「馬嵬埋玉。珠樓墮粉。玉鏡鸞空。塵影莫愁。斂恨枉稱南國佳人。使做緊經。纈髓。絃續鸞膠。怎濟得。鄂被爐香冷。可憐那章臺人去也。一片塵銅雀。淒涼起暮雲。聽碧落。簫聲隱。色絲誰續。慙慙命。花不醉。下泉人。」此曲祇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卻是妙文。餘則以堆垛爲能事。深無足取。一句一典。實辭意先晦澀矣。試問馬嵬坡。綠珠樓。莫愁湖。以及纈髓。鸞膠。鄂君被章臺柳。等語。事關妾情。以不甚諷字之女子。能知之否。且其中所押之韻。眞文庚亭模糊一片。而猶有目爲妙文者。吾所大惑不解也。然猶有可諉者。曲係旦口。不妨用文言也。乃若張文遠。以一衙門書吏。且又飾以副淨。而其所填之曲。則又全是書卷曲云。「莫不是向來懷柳下。潛身莫不過是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仙從少室。訪孝廉。封陟飛塵。」夫坐懷不亂。是柳下惠事。戶外停輪。是蘧伯玉事。紅拂是李衛公事。封陟遇仙。是上元夫人事。張文遠果知之否。乎。且以副淨脚色。而歌此典麗華贍之曲。合乎否。乎。此眞無

可解責矣。余非好與古人爲難也。既爲詞人立一準的。自當舉一正宗雅則。宜淺顯俗則宜蘊藉。此曲家之必要者也。一部傳奇。短者十數折。長者數十折。每折必須數曲。若如許先生之語。語用典亦太費力矣。此填詞貴淺顯之說也。傳奇爲警世之文。固宜彰善癉惡。俾社會上有所裨益。顧注全力於勸善果報。則又未免有頭巾腐氣。傳奇而有腐氣。尙何文字之足論。欲免腐氣。全在機趣二字。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作者遂齟齬成。觀者遂段記憶。此病犯者孔多。由於下筆之先。未將全部情跡布置而復貪作曲文故也。局機不整。通本減色矣。至於趣之一事。最難形容。無論花前月下。密約幽歡之曲。不可帶道學氣。卽如談忠說孝。或摹寫節烈之事。所作曲白。亦不可走入呆板一路。要使其人鬚眉如生。而又風趣悠然。方是出色常行之作。桃花扇沈江一折。譜史可法死節事。何等可慘。而其曲云。撇下俺斷蓬船。丟下俺無家犬。又云。看空江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又尾云。山雲變。江岸遷。一霎時。忠魂不見。寒食何人知墓田。讀之令人慷慨泣下。無一憔悴可憐之語。如見閨部從容就死之狀。末云寒食墓田。則又淒涼欲絕。感人心脾。無他機趣流利也。若通首作名教中語。則反成一種不規則之格言。安能激動觀

場者之心乎。故填詞者須有跌宕風流之致。雖存扶持名教之旨。切不可爲迂腐可鄙之詞。元陳剛中論人品云。抑聖爲狂。寓哭於笑。作傳奇者亦須如是。此填詞重機趣之說也。且一本傳奇至少須有七八人。說何人宜肖何人。議某事宜切某事。賦風不宜說月。賞花不宜賦草。使所填詞曲賓白確爲此人。此事爲他人。他事所不能移動。方爲切實妙文。詩古文辭總宜貼切。填詞何獨不然。各人有各人之情。景就本人身上揮發出來。悲歡有主。啼笑有根。張三之冠。李四萬萬戴不上去。此卽貼切之謂也。同場大曲如念奴嬌序。梁州新郎之類。一部中儘有一二公共語。若合婚慶賞諸作。可不具論。其他雖一小引。或一過脈。小曲亦不可草草填去。試看牡丹亭老院口中語。便可知矣。老院在牡丹亭中。是一不甚重要之人。而記中凡涉老院諸曲。如決謁索元問路等曲。竟無一字輕率者。可見作曲須切題也。決謁曲云。俺棗院風味。種國家世。雖不能展脚伸腰。也和你鞠躬盡瘁。句句是院背口吻。能移置他人口中否。又如蔣心餘九種曲。空谷香與香祖樓所紀事實大致相同。若蘭與夢蘭同一薄命女子也。兩家夫人同一賢德淑媛也。孫虎李蚓同一繼父也。紅絲高架同一忠僕也。使各作一小傳。尙難分別兩樣筆墨。況在傳奇洋洋灑灑數十折文章哉。乃能各爲寫生面目。又各自不同。若蘭之語移不得夢蘭口。

中夢蘭之意。又移不得。若蘭心裏各有苦處。各有難處。此等妙曲。直可追步臨川。豈獨俯視百子。此無他就各人情景爲之。設身處地着想。故能親切不浮如是也。此填詞重貼切之說也。曰淺顯曰機趣曰貼切。詞家所首重者。而要其指歸。則在於入情入理而已。情發一人之思。理窮萬事之變。人倫日用之間。至多可記者。在正不必索諸聞見之外。以荒唐文其淺陋也。惟尙有一事。詞采上更當注意者。拗句是也。何謂拗句。卽曲中偶有一二語讀之。平仄拗戾。棘棘不能上口者。凡遇此等。填詞時尤宜用意。余前曾言集賢寶之第一句。須平平去上平去平。長拍之第六句。須四個上聲字。諸如此類。正多。南曲譜中。皆注釋詳明。易檢其法。不過作曲時。若做此等拗句。更宜加倍烹鍊。而復出之以自然。余於辛亥年題西泠悲秋圖。有下山虎一曲。（見前第一卷）愈難愈要做得好。卽用此烹鍊自然法耳。或曰。既須烹鍊。又云自然。二事不相類。何能併用爲一法乎。曰。君嘗讀四夢乎。紫釵記述本。皆用此法也。第一折之椒花媚早春。屠蘇偏讓少年人。和東風吹綻了袍花襯。又云眉黃喜入春多分。酒冷香銷少個人。字字烹鍊。字字自然也。蓋烹鍊者。筆意自然者。筆機意機交美。斯爲妙句。若只顧烹鍊。乃至語意晦塞。是違填詞貴淺顯之道矣。又安足取哉。

（三）賓白宜優美 自來填詞止重曲詞置賓白於不問往往隨筆雜湊成文不能引起人優美之觀念者以爲既云賓白明言白文處於賓位可以稍省心力也且元人雜劇中以賓白敘事以詞曲寫情故每折之首先將一折中人出場齊備說明事跡何若而後作大套長曲是賓白僅供點清眉目之用似乎不必求工也噫爲此說者真可謂誤盡天下才人也亦思元雜劇之演法以今時傳奇演法大異乎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司歌其餘賓白諸人環侍左右先令司賓白者出場兩旁分立待此一折中人齊集以後然後正末登場引吭而歌衆人或和歌或介白其有邦老李兒（邦老卽南詞中之副淨李兒卽南詞中之大淨一真正末爲難事者方出位演串而旁侍者依然也非若今日演戲之狀也（毛大可論之至詳）是故賓白在元劇確乎爲點清眉目而設誠不必求工卽每折抹去賓白單讀曲詞亦皆一氣呵成雖不用賓白亦無不可惟在今日則情形不同傳奇一折唱者多人白曲既不分司步立亦無定位主戲固屬費力搭頭亦要傳神（俗以每折重要脚色謂主戲不重要諸人謂搭頭）若賓白不工則唱時可聽演時難看且場面一冷亦引不起曲情此賓白不可不工者一也元詞用絃索字多腔簡一人司唱雖曲文甚長亦可一涉而盡崑調悠揚一字可數轉雖數人分唱而仍

苦其勞故曲中賓白萬不可少一則節唱者之勞二則宣曲文之意非若元劇止供和聲介曲之用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二也元人各曲善用騰挪之法每一套中其開手數曲輒盡力裝點飽滿而於本事上入手時不即擒題須四五曲後方纔說到是一套之曲不啻一篇文字不必換一曲牌更另換一意思也故視賓白爲無足輕重南詞則一套之中唱者既係多人意境勢難合一不獨生丑同場必須分清口角卽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詞亦各有分寸名爲一套實則一曲一意而於關捩轉折之際能顯其優美之趣者則全在乎賓白設陽春白雪之詞而下里巴人之語不幾令人失笑乎且曲中詞句歌時絲竹噉嚼一時未必卽能領會十分佳妙祇顯七分賓白則一字一語人人皆知不分雅俗使翰苑衣冠而市井吐屬聽者有不顧而嘔吐者乎況當筆酣墨飽之時常有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詞曲亦十分暢達加倍生色者是曲之佳否亦且繫於賓白也（如牡丹亭驚夢折白云「好天氣也」以下便接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閒庭院」一曲可謂妙矣試思若無好天氣三字此曲如何接得上又云「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以下便接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曲試思若無不到園林二語曲中原來云云如何接得上此皆顯而易見者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三也有此三意

故賓白之作斷斷不可忽略。惟賓白須如何而工。則確乎有所難言者。曲有譜亂。可守白則無之。曲有平仄。可遵白則有時要分平仄。有時儘可不分。卽僭用小詞小詩。又不妨襲用古人成作。或改易一二字。似乎做賓白較詞曲爲易矣。顧往往文人作傳奇。曲則仍舊本腔唱。而賓白則全行移易。如殺狗尋親。白免諸古本。其中賓白幾無一字相同者。何哉。豈利於文人之筆者。未必伊於誦者之口歟。且優伶所改。大率庸俗陋劣。遠不如原本十倍。抑果文人之雅。真不敵伶工之俗歟。此真不可解矣。曰。蓋由卑視賓白。而不知其法。以輕心出之者耳。賓白雖不論平仄。顧亦須協律調聲。一部傳奇。第一折長引子下。必有一段長白。俗名定場白。白中必有三四聯四六句。語語須調平仄。此凡能作曲者無不知之矣。抑知賓白中調聲協律之處。不獨每折之定場白乎。如上句末一字相平。則下句末一字必須用仄。連用二平。則聲音壅塞。不能動聽矣。謂余不信。請擇一幼稚生。令讀一篇四六文。必且對仗不整。平仄不協。上下倒置也。夫平仄調協之四六文。使不明文理者讀之。猶且動輒乖方。況伶人本無文理。而以平仄不合之賓白責諸以委。孰人不幾如卻行而求前哉。歌舞之佳與不佳。爲伶人之責。文字之合用不合。用是文人之責。不能全委諸優人也。或曰。子言賓白亦須協平仄。敬聞命矣。何以又言有時儘可

不分也。曰皆是也。傳奇情節錯雜。往往限於事實。不盡可繩以平仄。此亦應變從權之道。又丑淨花面。口吻亦有以諧合平仄反贅斯文。不稱其狀者。此中變換之妙。操縱在於一心。不可以言傳者也。總之。生旦之白。宜潔淨。丑之白。略寬。會心人自然領悟耳。此賓白須諧平仄之說也。傳奇中之有生旦淨丑。所以分別君子小人。使人一望而知賢不肖也。故作生旦之曲白。務求其雅。作淨丑之曲白。務求其俗。諺云。做那等人說那等話。此語竟似專爲傳奇而設。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思。卽遇立心邪僻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僻之想要。須心曲隱微。隨口唾出。如吳道子之寫生鬚眉。畢現斯爲得之。顧近世詞家。摹寫生旦。則夏乎莫尙。規撫淨丑。則夏乎其難。此無他。因填詞者係文人。祇能就風雅一方面着想。至於淨丑。則醜態百出。碎頗難下筆。非惟書卷氣息。一些不能降入筆端。卽如詩頭曲尾。市井猥談。下至籤訣。曆卜。家千字文。百家姓。八股尺牘等一切無謂之口頭語。無一不當熟悉。故淨丑曲文。已倍難於生旦。而其賓白。則可謂難之又難。此所以淨丑曲白。工之者少也。雖然。淨丑曲白。不作則已。作則勿畏其難。務求其肖。余之所望於天下才人者如此也。此賓白須要肖似之說也。又傳奇中南北曲統用。則賓白中字音。亦須依曲之南北而分。定其聲音何也。北曲有北音之字。南

曲有南音之字。今世之人。但知曲內宜分。又抑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乎。此折爲南曲。則賓白。悉凡南音。此折爲北曲。則賓白。悉凡北音。今人歌北曲之賓白。輒以南音就之。歌場中頗有聞焉者。殊堪發一大噱。余寓滬上。聞有人歌邯鄲度世（俗名掃花三醉）此北曲也。開場呂祖一段定場白。字字應作北音。（北音非今日北京話。）其在入聲。尤須謹嚴。白中自蓬島何曾見一人起。至何姑笑舞而來云云。不下四百餘字。如此長白。原是費力。乃坐聽良久。竟不能明白一字。無論字分南北。卽尋常四聲。尙且滿口胡柴。此真無可言喻矣。余之此說。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言之。若南北合套。則可以不拘也。（南北合套。爲元末沈和所創。其法極妙。余別論一篇。備論其理。茲不贅。）是賓白之字音。宜慎也。我國幅員廣大。言語頗難一致。吳越方言。不通於秦晉。燕齊土語。又不通於關隴。填詞家局於鄉之聞見。肆梓里之利譚。乃至聽者茫然。不能一解。人顧者多用方言之過也。余以爲填詞聲韻。旣一本中州。則賓白亦當以中州爲斷。院本中淨丑口角。往往以蘇州土語出之。此其故以填詞者南人居多。而南人之中。又以蘇人爲多。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故搖筆卽來也。一也。淨丑口角出語。總以可發人笑爲主。填詞者旣係南人。自當取悅方鄉人之耳。若用中州音韻。恐聽者未必雅俗俱解。二也。余謂此知有二。

五而不知有一十也。曲中韻律。既不用鄉音。則白中字眼。亦當一律。曲白兩音。終非所宜。顧文人局鄉土之聞見。往往不能洗除盡淨。其法於賓白科介之際。將鄉土之語。逐一檢點。逐一刪削。則自無此病矣。此賓白之方言。宜少也。以上數則。皆填詞者應守之律。既備述如右。尙有一事。必須注意者。則劇中之科譚處也。科譚之道。雖不可雅。雅則令人難解。然亦不可俗。俗則令人欲嘔。前人院本。遇科譚處。輒書隨意作譚四字。令伶工自作。俾得卽景言情。可以一新耳目。而伶工輒不能文。於作者之旨。不能領會。點金成鐵。所在而是。惟孔岸堂桃花扇科譚。出自己作。不許伶人增損一字。然通本殊少解頤語。此以知科譚雖小道。而其難且過填詞也。今人逢科譚。往往作淫褻語。以便引人發笑。有房中所話。不出口之語。公然出諸大庭廣衆之前者。此亦有關風化也。夫名教中。自有樂地。談言中。儘可解紛。何必說出慾事。纔可引人一粲乎。故科譚中能避去淫褻語。最妙。

第二節 論作清曲法

清曲作法。與作劇曲大同小異。惟格律較謹嚴而已。明中葉以後。士大夫度曲者。往往去其科白。僅歌

曲詞名曰清唱。魏良輔曲律中已載之矣。元人套數有詞無聲。遂有南曲散套之作。蓋駸駸乎如詩餘之歌法也。其作法有三。第一少。借宮傳奇中往往有本宮牌中不能聯絡一套。而向別宮別調摘取一二曲者。如南呂借商調。中呂借般涉之類是也。清曲則不能焉。第二少。重韻。傳奇中前曲與後曲所押之韻。可以重用。名人諸作亦不避忌也。清曲則不能也。如馬東籬秋思詞。張小山春遊詞（俱見前）通套無一重韻。其嚴可知矣。第三少。襯字。傳奇中無論南北諸曲。其襯貼字頗多。如臨川四夢。且以襯字之多。覺得愈險愈妙者。而清曲則不能也。自來名家散套。專集不可多見。其散見各家總集。若騷隱之吳騷合編。陳所聞之南北宮詞紀。不下數百家。其佳者儘多。自當以爲揣摩誦習之具。則涉筆便汨汨乎其來矣。納書楹所選散曲。亦有十餘套。如烹茶兀的不歸來樂。諸曲佳妙特甚。且一洗脂粉之習。至可寶也。愚嘗謂作清曲儘可發揮性靈。不必定作兒女語。明施子野花影集頗合作家。若多作豔語。如王次回詩。改七蕤畫。終傷大雅。故詞藻中能避去淫褻語最妙。

第三章 度曲

今人之能歌崑曲者。百人中殆不滿二三。卽此三三人中。真能歌曲者。且鮮一見也。昔之習曲者。大抵淹雅博洽之士。其於詞章之學。探索素深。平仄四聲陰陽之際。辨別清晰。偶遇曲中詞句。稍有不甚了然處。卽能翻檢而知之。故別字總不出之於口。今則學校教授。音韻廢而不講。學者年至弱冠。而於平仄。且謾如焉。遑計四聲。遑計陰陽。清濁乎。以之習曲。自然難之又難矣。其有一二好事者。流慕詞曲之美名。竊欲自附於風雅。其視度曲之道。僅等諸博奕遊戲之具。旋宮未喻。安問宮商。正犯太明。謬然點拍。推其居心。以爲我輩祇求自適。原非選人賞鑒。卽有乖誤。本自無妨也。積此二因。於是度曲者。遂不復校。蹟。案。隱。而。元。音。日。以。晦。滅。且。近。今。曲。師。率。多。不。識。丁。字。每。折。底。本。總。有。幾。十。別。字。學。者。既。無。家。藏。院。本。足。以。校。對。不。過。就。文。理。之。通。否。略。加。修。正。而。好。曲。遂。爲。俗。工。教。壞。矣。抑。知。清。客。之。與。賤。工。文。人。之。與。技。師。所。以。區。別。者。在。何。點。不。揣。其。本。而。衆。楚。羣。瞞。無。怪。乎。爲。有。識。者。所。笑。也。當。乾。隆。時。長。洲。葉。懷。庭。先生。曾。取。臨。川。四。夢。及。古。今。傳。奇。散。曲。論。文。校。律。訂。成。納。書。檀。譜。一。時。交。相。推。服。乃。至。今。日。習。此。譜。者。迄。無。一。人。問。之。則。曰。此。譜。習。之。甚。難。且。與。時。譜。不。合。耳。余。曰。非。習。之。者。畏。其。難。恐。教。之。者。畏。其。難。也。夫。爲。學。之。道。苟。因。其。難。能。而。別。求。一。易。也。者。以。期。合。乎。前。哲。吾。知。古。今。以。來。未。有。若。是。者。也。度。曲。且。難。

又安論他學哉。且懷庭之諧。分別音律。至精至微。其高足鈕。匪石。曾云有哀祕之聲。不輕傳授。略見龔璣人定庵集中。然則欲求度曲之妙。舍葉譜將何所從乎。而今之俗工。偏視爲畏塗也。則尙何研究之足云。元音未沒。牙曠難期。願與海內知音君子。一爲商榷焉。

(一)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詳見等韻切韻諸書。最深者爲喉音。稍出者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唇上爲唇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於交界之處。則甚難。顯其界限。則又井然不紊。一口之中。並無此疆彼界之別。而絲毫不可相混也。每字之聲。必有一定之格。而字形又有大小闊狹長短尖鈍之分。故每字皆有口訣。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所歌何字。而五音紊亂矣。鍊準口訣。則字字皆有歸束。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鍾字之聲短。縱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又如江陽韻。江字之聲闊。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大。將字之聲小。細心分別。其形顯然。要在口訣不差。口訣雖不外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齒收者不可勝計。此外又有落腮穿牙。覆唇挺舌。透鼻諸法。總要將此字識真。念準。審其字音在口中。

何處着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而於大小闊狹長短尖鈍之內犁然居爲何等。夫人之聽此字者無不知其爲何字。雖絲竹噉嘈仍復一絲不走也。

一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顧此非喉舌齒牙唇之謂也。蓋喉舌齒牙唇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唇五音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經緯既明。斯綱舉目張。音正調合矣。例如西樓記樓會第一句慢整衣冠步平康七字。慢字是陽去聲。爲唇出齒收音。四呼中屬開。整字是陰上聲。爲齒音。四呼中屬齊。衣字是陰平聲。爲齒音。四呼中屬齊。冠字是陰平聲。爲喉音。四呼中屬撮。步字是陽去聲。爲唇音。四呼中屬合。平字是陽平聲。爲唇出齒收音。四呼中屬齊。康字爲陰平聲。爲舌音。四呼中屬開。每一曲中必須如此分析。明白纔無別字。蓋工尺旁譜僅分四聲陰陽而出字讀字之法全在度曲之人五音四呼一有紊亂則所歌非其字矣。願世之學者勿畏其難。一任俗工之零落夾雜而奉爲金科玉律也。

三、四聲 平、上、去、入謂之四聲。每聲各有陰陽，共有八聲。此八聲唱法各異，偶有不慎，往往毫釐千里之誤。聽曲者當在此注意，不可以喉音清亮而遂擊節歎賞也。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惟上去皆可唱長，即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然則平聲之長，何以別於三聲乎？蓋平聲之音自緩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靜。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者，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訣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靜之法，自與上去迥別。乃爲平聲之正音耳。至於陰陽之分，全由自行辨別。大抵陰平之腔必連續而清歌時須一氣呵成，陽平之腔其工譜必有二音，其第一腔須略斷，切不可連下第二腔。若既至第二腔，則又須一氣接下，直至腔格交代清楚爲止。此平聲唱法之道也。

上聲唱法亦只在出字時分別。方開口時須略似平聲，字頭半吐即須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起。若竟從上聲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長，迨聲竭而復拖下，則反似平聲矣。故唱上聲甚難，一吐即挑，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微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爲上聲之正法。此言陰上聲也。若陽上則出聲宜稍重耳。

去聲唱法總以有轉送爲主。何謂轉送？蓋出聲時不卽向高漸漸泛上而回轉本音如橢圓之式是也。以北曲論則用凡字音者大半皆在去聲。以南曲論則凡屬去聲字總皆於收音處略高一字俗謂之豁凡豁之一法必在去聲上用之。故北曲於去聲上有六五六凡工或五俱仕亿五者。南曲則用四尺上或上工尺上四者皆是也。故唱去聲須沈着無論陰陽總當以轉送爲主也。

入聲唱法以斷爲最宜。所謂斷者於字之第一腔卽鑿斷勿連所以別於三聲也。惟陰入宜輕陽入宜重此須辨別而已。但北曲無入聲而以入聲諸字俱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卽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卽止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則？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拖腔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爲假借。至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此真探微之論也。

欲求字音之準而一時或認不明晰者則用范昆白中州韻或周少霞中州全韻王鶴之音韻輯要皆

可檢查而知。周韻又每字有出口之法。更易尋討者也。

(四)出字 出字之法。分爲頭、腹、尾三種。世間有一字。卽有一字之音。其音初出口時。謂之頭音。旣延長而不走其聲者。謂之腹。及後收整本音。歸入原韻之音。謂之尾。例如蕭、蕭二字。本音爲蕭。然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蕭。若出口作蕭。收音作蕭。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蕭。而反爲別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蕭。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爲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爲之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居其中間。爲聯絡頭尾之音。卽所謂腹音也。字頭爲何。西字是也。字尾爲何。天字是也。字腹爲何。兮字是也。合西兮天三字。而蕭字之音出矣。字字皆然。不能枚舉。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閱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腹音。乃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由扭捏而成者也。其實卽是反切之法。而多一腹音而已。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一字。其兩字之上一字。卽爲字頭。下一字。卽爲字尾。惟不及腹音者。以切音爲識字之用。非如歌曲之必延長其聲。故不必及此也。無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爲天造地設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字一錯。則一曲之中。所歌皆別字矣。語云。曲有誤。周郎顧。苟明此道。卽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顧焉。

又頭腹尾三音皆須隱而不露。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並無其字。方爲上乘。若一有痕迹。反鉤轉格。礙矣。

(五)收聲 世皆知出字之法爲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呼五音四聲無誤。則其字已的確可辨。此猶人所易知也。惟收聲之法。則不但常審之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俱不可分毫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着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着力。其口始終開而不閉。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着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則尤難。蓋放吭出聲之時。氣足而聲縱。尙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換口訣。略一放鬆。而啞啞鳴吃之聲。隨之不知收入何宮矣。故收聲之時。必須將此字交代清楚。何謂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頭腹尾三音。必將此三音洗發已盡。然後再出下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爲交代不清。況聲音愈響。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百石之鐘。一叩之後。即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愈

響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響亮之喉宜省焉。

(六)歸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清而已也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別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卽屬公共之響況有絲竹一和尤易混人譬如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祇能分別工尺令聽者一聆而知其爲何調斷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爲何字也蓋簫管止有工尺無字面此人習之所以所貴也四聲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苟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爲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鍾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鍾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口使其聲朗朗如叩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勿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十轉百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卽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確然知爲某字也四聲四呼者出字之時用之歸韻者收字之時用之度曲者不可不遵也。

(七)曲情 唱曲之法不但聲之宜講而得曲之情爲尤重蓋聲者衆曲之所盡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獨異不但生旦丑淨口氣各殊凡忠義奸邪風流鄙俗悲歡思慕事各不同使詞雖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則邪正不分悲喜無別卽聲音絕妙而與曲文相背不但不能動人反令聽者索然無味矣然此不僅於口訣中求之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必唱者設身處地摹倣其人之性情氣象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後形容逼真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爲度曲矣故必先明曲中之意義曲折則啟口之時自不求似而自合若世之止能尋腔依調者雖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而不足語以感人動神之微義也

以上諸條度曲之大旨如此矣若妙契筌魚而尋味於酸鹹之外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要亦不外乎此也惟尙有一事爲度曲家所不及知及知之而未能盡通其癥結者則製譜之法是矣學者唱曲之際若遇牌名相同之曲其上一支工尺與下一支工尺往往有絕然不同之處亦嘗深知其故乎(如琴挑之懶畫眉四支朝元歌四支又折柳陽關之客生草四支解三醒四支之類)此卽製譜之法也每一曲牌必有一定之腔格而每曲所填詞曲僅平仄相同而四聲清濁陰陽又萬萬不能一律故製

譜者審其詞曲中每字之陰陽而後酌定工尺。又必依本牌之腔格而斟酌之。此所以十曲十樣而卒無一同焉者也。文人不知此理。輒以舊曲某齣作爲藍本。即用某齣之工尺以歌新詞。此真大謬不然也。謂余不信。即以舊譜證之可乎。樓會中懶畫眉第一支云。慢整衣冠步平康。第二支云。夢影梨雲正茫茫。起首兩句同是仄仄平平仄。而二句工尺則不同何也。蓋製譜之道如是也。慢整與夢影四字第一字皆陽去聲。第二字皆陰上聲。故慢整二字上之工尺用四上合。夢影二字上亦用四上合。衣冠二字皆屬陰平聲。梨雲二字皆屬陽平聲。聲既不同。工尺自異。故衣冠二字上用四四合。而梨雲二字之上則用工四合四合。乃（俗譜作工四合四合。誤宜從納書楹）不如是則字音不準也。步平康三字與正茫茫三字一爲陽去陽平陰平。一爲陰去陽平陽平。又是不同。故步平康用上工尺上四上尺上四合四。上尺上四。而正茫茫用工尺上四上尺上四合四。其省去一贈板故亦省去一正板耳。（說見後）即此一句論之。其異同之點已若是。況在一套乎。此牌名雖同。工尺終無不異也。若必欲用舊工尺。除非填詞時按舊詞之陰陽而一一確遵之。庶幾無扭捏之病。願填詞者如幽絳格一步不可自由。則未免太苦矣。與其詞去就譜何如譜去就詞之爲愈也。余故略論之。

焉。

(甲)別正贈 南曲之板有正有贈。何謂正板。即每一牌中一定不易之板。如嘯餘、大成、南詞定律、諸譜每曲之旁有點畫者是也。其類有三、爲頭板。一爲腰板。一爲截板。檢舊譜即可知之。何謂贈板。卽曲中句上本可不用板。歌者欲其和緩美聽而加贈板式。使其聲之緩弛者是也。其類亦有三。×爲頭贈板。以爲腰贈板。一爲浪板。頭贈、腰贈。曲中常用之。惟浪板不常用。須於曲情急促中加入之以爲歌者換氣之地而已。南曲每曲之正板各有定式。不可移易。雖襯字至多而板式終不可亂也。大抵南曲一套中其第一第二第三數支曲必用贈板。入後戲情愈緊則贈板可以不用矣。例如樓會、懶畫眉兩支。楚江情一支皆用贈板者也。末後大遶鼓二支乃不用贈板矣。餘齣齣皆然。製譜者須審明戲情之緩急。何曲用贈板。何曲不用贈板。然後依曲詞之字音分別陰陽酌定工尺自無差謬矣。今列一例如下。

〔桂枝香〕杜公名守。請道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即溜。詠關雎好。速關雎好。春情迤逗。向花園行走。感得那夢、綢繆軟款。真難得、綿纏不自由。(吳石渠療妬羹曲)此不用贈板。

者。

〔桂枝香〕杜公名守請遺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即、溜、就、關、雎、好、速、關、雎、好、速、春、情、迤、逗、向、花、園、行、走、感、得、那、夢、綢、繆、軟、款、真、難、得、綿、綿、不、自、由、此、用、贈、板、者。

（乙）分陰陽 四聲之陰陽已見第一卷曲韻中。苟一翻檢便易明了。獨曲中字音編入工尺須就其陰陽而定之。大抵陰聲宜先高後低陽聲宜先低後高無論南北諸曲皆是也。四聲之中讀時以上聲爲最高唱時以上聲爲最低陰上尤宜遏抑而唱時又須向上一挑故譜陰上聲字爲尤難去聲之陰聲宜斟酌要上不類陽上下不類陽去方爲得當至若平入二聲最易辨晰入聲宜斷平聲宜和此其大較也。製譜之法最不易說明緣細微曲折之處非口授不明自來文人但知填詞不知訂譜往往脫稿後付優人樂師爲之點拍而已反就樂師學歌於是自己新詞轉向他人教授不亦可笑之極乎故陰陽不分總不能與語訂譜之道也。余既論其例復舉二詞以爲式以爲知音者細較焉。（字旁一爲平聲卜爲上聲厶爲去聲入爲入聲其陽聲則字上加圈襯字則用小字）

雙調 鎖南枝 風光 繁 影 嬌 輕 衫 碧 條 花 襯

看 馬 蹄 驕 快 骨 天 生 你 把 珍 珠 茜 滴 幾 槽 待 打

圓 歸 醉 花 鳥

前腔 春 多 少 紅 綰 梢 長 安 看 花 思 敵 一 步 情

橋 詩 打 就 殘 紅 稿 你 把 冷 燒 刀 不 用 的 裁 冰 晶 蔥 鹽

花 鵲

就以上二支細察之。則陰陽正贈分明。清晰學者。苟明其工尺異同之理。則製譜之道。得其竅奧矣。余思度曲之道。總以魏良輔曲律爲主。而世之未見者。正多。今附錄於此。惟節取數則。不能全也。

一擇具最難。聲色豈能兼備。但得沙喉響潤。發於丹田者。自能耐久。若啓口拗劣。尖粗沉鬱。自非質料。勿枉費力。

一初學先引發其聲響。次辨別其字面。又次理正其腔調。不可混雜。強記以亂規格。如學集賢賓。只唱集賢賓。學桂枝香。只唱桂枝香。成熟後。移宮換呂。自然貫串。

一五音以四聲爲主。四聲不得其宜。則五音廢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務得中正。如苟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遠梁。終不足取其或上聲。扭做平聲。去聲。混作入聲。交付不明。皆做腔賣弄之故。知者辨之。一生曲貴虛心玩味。如長腔。要圓活流動。不可太長。短腔。要簡徑找絕。不可太短。至如過腔接字。乃關鍵之地。有遲速不同。要穩重嚴肅。如見大賓之狀。

一拍乃曲之餘。全在板眼分明。如迎頭板。隨字而下。徹板（卽腰板）隨腔而下。絕板腔盡而下。有迎頭慣打徹板。絕板混連下一字迎頭者。此皆不能調平仄也。

一曲須要唱出各樣曲名理趣。宋元人自有體式。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驟、針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雲高、念奴嬌序、刷子序。要抑揚。撲燈蛾、紅繡鞋、麻婆子。雖疾而無腔。然而板眼自在。妙在下得勻淨。

一北曲以遒勁爲主。南曲以宛轉爲主。各有不同。至於北曲之絃索。南曲之鼓板。猶方圓之必資於規矩。其歸重一也。故唱北曲而精於呆骨朵、村里迓鼓、胡十八。南曲而精於二郎神、香遍滿、集賢賓、鶯啼序。如打破兩重禪。關餘皆迎刃而解矣。如右所述。度曲製譜之法。略備矣。所以論製譜之理者。以此道衰息已久。文人新詞。其被諸管絃者。至少有詞而無聲。實則不知譜也。往余少時。猶得見俞蔭甫先生。先生年八十時。曾作北曲一套。詩集中所謂自製人間可哀曲。嗚嗚唱向草堂前者是也。其曲全倣洪昉思長生殿中之彈詞一折。雖襯貼字面。亦多依之。旣成。令優人中有名阿掌者歌之。即用昉思之譜。一字不易也。天下寧有是理乎。先生學術爲一代泰斗。詞曲之道。本非所長。余之所以言此者。蓋以見製譜識曲之人。世不可得。苟得其人。則先生此曲儘可另訂一譜。而惜乎當日余尙不足語於斯也。近世度曲之家。計吳門海上不下百人。而能訂譜者實十不得一。故於此略示門徑而已。惟閉門造車。

出門未必合轍。海內知音。有以匡正之。幸甚。

第四章 談曲

前三章論填詞度曲之道。亦既詳且盡矣。茲章取元明以來曲家遺事軼聞。彙而集之。以爲詞林之談屑。而實亦吳騷之掌故也。嗟乎。文人結習壯夫。薄而不爲。瘁士寄情此曲。或能傳後。余匿跡海壖。蹉跎四載。鸞鈴鳳管。久未度聲。聞近翰墨。亦不過俚語耳。少年盛氣。多於牛毛。來日大難。味若雞肋。歸熙甫曰。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此亦余之自得也。於是蒐采隱軼諸事。略著於篇。

王和卿。鼎元大都人也。與關漢卿同時。且相識。和卿數譏謔關。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一日王忽無疾而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乎。或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噪。咸發一大噓。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噪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噪。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還得一籌。關亦不與辨也。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蜺。其大異常。或以爲仙蜺。竊王賦小曲一支。

和卿遂沾醉中天小令云。擘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攔過橋東。又有一半兒詞二支。亦有風致。詞云。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顰顰。芙蓉花額兒。穿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鬢鬆。一半兒歪。其二云。別來寬透縷金衣。粉悴烟憔減玉肌。泪點兒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纔乾。一半兒濕。又天淨紗云。笠兒深掩過雙肩。頭巾牢抹到眉邊。款款的把笠簷兒試掀。連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見頭面。又妓有於浴房中被打者。訴苦於王。王作撥不斷一支云。假胡伶。聘聰明。你本待洗臙脂。倒惹得不乾淨。精尻上勻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早難道假裝無病。其所作諸詞。談諧雜出。多半類此。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所著有鬼董一書。極雜博可喜。元人記載。皆以西廂爲漢卿所作。其實非也。王元美曲藻中已著論辨之。蓋續西廂爲漢卿之手筆耳。其中如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王實甫。而金人瑞輕肆詆譏。甚無當也。余於第一卷中已論之矣。漢卿軼事。有至可笑者。嘗見一從嫁媵婢。甚美。百計欲得之。爲夫人所阻。關無奈。作小令一支貽夫人云。鸞鴛臉霞。屈殺了將。

陪嫁規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亘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夫人見之。答以詩云。聞君偷看美人圖。不似關王大丈夫。金屋若將阿嬌貯。爲君唱徹醋葫蘆。關見之太息而已。元人以妬嫉之婦爲蒲桃倒架。不知何意。洪昉思長生殿中。亦有蒲桃架霎時推倒之語。可考知之。醋葫蘆亦曲牌名。故有唱徹葫蘆之謔也。又有題情一半兒二支。亦佳。詞云。雲鬢霧鬢勝堆鴉。淺露金蓮。簌絳紗。不比等閒牆外花。罵你個俏冤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要。其二云。碧紗窗外悄無人。跪在牀前忙要。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噴。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元人樂府。盛稱關馬鄭白。關爲關漢卿。馬爲馬東籬。鄭爲鄭德輝。白爲白仁甫。四家之詞。直如鈞天韶武之音。後有作者。不易及也。臧晉叔元曲選。所錄四家詞。至多。學者可以讀之。漢卿之詞。前已略見一二首。可以不論。東籬以秋思一套。負盛名。周德清評爲元人之冠。余已列於前卷。此外如越調天淨紗一支。直空今古。詞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明人最喜摹倣此曲。而終無如此自然。故余以爲不可及者。此也。德輝曾作王粲登樓一劇。其中迎仙客一支。亦膾炙人口。詞云。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

至其所作情詞亦自令點可喜。如儷梅香第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又六么序。却原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謊一驚。此等語何等蘊藉。又大石調初問口一支內云。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音叶 稿。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又好觀音一支內云。上覆你個氣咽聲吞的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音叶 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又第三折用越調小桃紅。卽爲南曲先聲也。詞中有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個熱莽也。沈東陽又調笑令云。壁面的使搶白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擋都噴在那生臉上。嚇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傳粉何郎。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要難當。正是尋常說話。略帶譏訕。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手筆。又倩女離魂一劇。有聖藥王一支云。近蓼花纔釣樣。有枯蒲衰草綠兼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句。清麗流便。全是本色。余以德輝詞之少見於世也。故備述之。仁甫著有天籟閣集。博學多才。不僅以詞曲名世。集後有撫遺一卷。皆錄所作曲也。近吳仲倫刊九金人集。天籟集亦在其內。此書世多有之矣。不備論也。惟其陽春曲二支。集中所未刊者。今錄見一斑也。詞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

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迭應舉。便及第。待何如。第二支云。百忙裏。錢甚鞋兒樣。寂寞羅幃。冷串香。向前撲定。可憎娘。止不過起嫁妝。便誤了。又何妨。可謂妙絕。他如飲酒之寄生草詞。漁父之沈醉東風詞。佳人黑痣之醉中天詞。皆見於嘯餘譜。太和正音譜。及天籟集中。茲不載也。元王博文天籟集序云。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仁甫爲寓齋先生華之仲子。於元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起。遺山遂挈以北行。自是不茹葷血。人間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姪。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警欬談笑。悉能默記。後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於潁陽。時律賦爲專家之學。而仁甫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贈之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嘆。逮亡國後。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年。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據博文此序。則仁甫固忠孝完人焉。今人讀梧桐雨。鴛鴦館諸劇。以仁甫爲詞章之上。又何異矮人觀場乎。此余所以將關馬鄭白四家。

之事表而出之也。

劉太保秉忠字子晦。邢臺人。曾皈依釋氏。又名子聰。後遇世祖。游升臺閣。其功名事業。載在史冊。茲可無論矣。其詞曲亦婉麗可誦。晚年自號藏春散人。著有藏春樂府。其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爲太保自度曲。詠乾荷葉。卽用乾荷葉爲牌名。猶是唐辭之意。又一首弔南宋云。南高峯。北高峯。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此爲借腔別詠。其曲悽惻感慨。千古寡和。又三奠子曲云。念行藏。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回家。公篇云。壺中日月。洞裏烟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亦如置身羲皇以上。而無與塵世之紛華也。顧讀元史本傳。則又不類其爲人。固知言不可取耳。

虞伯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云。博山銅細裊香風。兩道紗籠。燭影搖紅。翠袖殷勤來捧玉。鍾半露春葱。唱好是會受用文章巨。公綺羅叢。醉眼朦朧。漏轉銅龍。夜宴將終。十二簾櫳。月上梧桐。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伯生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適談及三國蜀漢。

事伯生卽賦折桂令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瀛。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兩字一韻。平仄通押。較一句兩韻者。其難倍屢矣。先生文章道義。照耀千古。出其餘緒。尤能工妙。若此。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此種短柱句法。自元迄今。和之者絕少。惟明徐天池四聲猿中。曾一仿之。後不一見也。歲甲寅。真州謝平原先生。囑題讀書圖。余亦作短柱折桂令云。橫塘一望空涼。夢向葦鄉。無恙漁莊。畫舫琴堂。文窗書幌。俯仰羲皇。話滄浪。龍岡門巷。以滄江元亮。柴桑絳帳。笙簧金榜。文章怎樣思量。一响都忘。強仿前哲。未免捉襟露肘矣。

廬學士塾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曾作文章要訣。見陶南山輟耕錄。其詞曲亦疏朗有致。與劉秉忠齊名。妓有杜妙隆者。金陵絕色也。疏齋欲見不果。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藻。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紗窗曉。又有珠簾秀者。亦當時官伎。疏齋送別時。曾作雙調落梅風一闋云。纔歡悅。早間別。痛殺俺。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之曰。山無數。烟萬縷。憔悴殺。玉堂

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其風致婉妙。有如此者。疏齋與孔退之。交。朋友善。退之爲先聖五十四代孫。亦有才名。疏齋一遊。一燕。未嘗不與之同處。一日廉使徐容齋公瑛集疏齋處。退之與焉。容齋曰。我有一對。君能屬之乎。書中有女顏如玉。退之即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而疏齋不禁蹈舞矣。

姚牧庵。以古文詞名世。曲則不經見。顧其所作。亦婉麗可誦。其寄征衣凭欄人曲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里難深得。詞人三昧。相傳牧庵與閤靜軒。每於名伎張怡雲家宴飲。一日座有貴人。牧庵偶言暮秋時三字。貴人命怡雲續歌之。牧庵戲作傍妝臺云。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止。遂不成章。其意度可思也。其在翰林承旨日。玉堂設宴。歌伎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牧庵命歌。遂引吭而歌曰。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對人前。喬做作。嬌模樣。背地裏。淚千行。三春南國。憐飄蕩。一事東風。沒主張。添悲愴。那裏有珍珠十斛來贖雲娘。蓋解三醒曲也。牧庵感其詞之悲抑。使之近前。見其舉動羞澀。而口操閩音。問其履歷。初不實對。叩之再三。泣而言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人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自給。侵貸公帑。無所償。遂賣

入娼家。流落至此。牧庵命之坐。乃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棣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後史亦至顯官。夫婦偕老。京師人相傳以爲盛事。其慷慨俠義如此。嘉興貝闕有詩紀其事曰。斷絲棄遠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州。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鱸。酒給蒲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如芙蓉。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釵金雀釧。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別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倡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嘆。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吏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目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因轅軻。事或忤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詩中敘事。亦不讓孔雀東南飛也。

燕京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曾於其中置酒。招盧疏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么篇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此曲爲元遺山好問所作。當時名姬多歌之。今人知遺山之詩與文。而不知其善曲也。趙子昂孟頫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作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有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捻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叶果此詞各家筆記多已載過。所以不忽棄者。以其詞妙也。

金人院本。其見諸目錄者。僅周密武林舊事卷十中。官本雜劇二百八十種而已。其詞則已亡之久也。雜劇之名。始見宋史樂志。志稱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句。未嘗宣布於外。則北宋初葉雜劇固

已。有。脚。本。唯。無。傳。於。後。斯。并。亡。其。目。耳。據。草。窗。所。錄。大。率。以。所。演。之。事。即。繫。以。所。歌。之。曲。如。六。么。即。綠。腰。也。瀛。府。梁。州。伊。州。新。水。薄。媚。大。明。樂。降。黃。龍。之。類。是。也。即。據。陶。宗。儀。所。記。元。人。劇。本。亦。有。六。百。九。十。種。而。今。多。不。傳。所。傳。者。誠。晉。叔。之。元。百。種。曲。而。已。顧。此。百。種。與。太。和。正。音。譜。中。目。錄。相。較。已。逸。去。五。百。餘。種。是。可。惜。也。長。洲。葉。懷。庭。譏。晉。叔。之。選。元。曲。爲。孟。浪。漢。子。不。知。埋。沒。元。人。多。少。苦。心。其。言。不。無。太。過。實。則。晉。叔。之。於。元。人。可。謂。功。之。魁。而。罪。之。首。也。

宋。人。有。王。煥。一。劇。爲。太。學。黃。可。道。作。據。錢。塘。遺。事。歌。舞。湖。山。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佻。健。尤。甚。自。人。相。後。猶。微。服。飲。於。伎。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都。下。始。自。一。太。學。黃。可。道。爲。之。某。倉。官。諸。妾。見。之。羣。奔。云。云。則。焚。香。記。之。作。亦。蹈。襲。前。人。之。意。也。

王。實。甫。所。作。十。四。種。曲。以。西。廂。爲。最。惟。其。人。或。稱。元。人。或。稱。金。人。迄。未。有。指。定。確。鑿。者。余。按。實。甫。麗。春。堂。雜。劇。係。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頒。禱。章。宗。作。結。則。此。劇。之。作。尙。在。金。世。實。父。蓋。亦。由。金。入。元。者。矣。其。十。四。種。內。有。雙。蕩。怨。一。本。據。樂。府。紀。聞。云。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同。死。者。後。三。日。二。尸。相。抱。出。水。濱。是。年。此。陂。荷。花。無。不。並。

帶李治賦雙葉怨詞以紀之云云。此劇當紀此事也。余於元人雜劇共得二十六種。而其中十三種已見元百種曲內。僅有十三種爲世間所無者也。實甫詞僅麗春堂耳。餘皆無有。

鮮于去矜爲伯機之子。工詩好客。所作樂府亦多行家語。其案兒令一支尤妙。詞云：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釣叟誰稱農父。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朗風清。七里灘。浪穩潮平。折腰時。心已倦。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文思敏捷。每臨文時。輒命侍史二人。潤筆以俟。酒酣耳熱。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而畢。時白无咎以詞壇名宿主盟風雅。所作鸚鵡曲尤膾炙人口。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此詞歌遍旗亭。海粟留上郡口。有北京伶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上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之甚字。我字必須用去。用上音律。始諧。否則不可歌也。因舉酒屬海粟和之。海粟卽援筆作百餘首。山亭逸興云：崔峨舉頂移家住。是個不即溜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枝風雨。故人曾喚我歸來。却道不如。

休去。指門前。萬疊雲山。是不費青蚨買處。憑翁放浪云。東家西舍。隨緣住。是個忒老實。愚父賞花時。煖薄寒輕。徹夜無風無雨。么篇占長紅小白。園亭爛醉。不教人去。笑長安利鏹名韁。定沒個身心穩處。於是傳唱遍梨園矣。又海棠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可謂爽快之至。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爲當時第一。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卷舒。桂蠹朝雲暮雨。由是其名益彰。

滕賓字玉霄。睢陽人。以散套負盛名。而所填小詞亦清婉可喜。有宋六者。字同壽。爲張嘴兒之女。嘴兒工琵琶。曾見賞於元遺山。同壽得其父之神。嘗與其夫某合樂。其妙無比云。玉霄曾賦念奴嬌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雪捲雪。一串鹽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元人有酸甜樂府之稱。少時不知其意。後讀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及顧俠君元詩選。乃知所謂酸甜者。係二人之名。卽貫酸齋與徐甜齋也。酸齋畏吾人。爲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自名小雲石海涯。又號酸齋。徐名飴。揚州人。二人並以樂府擅稱。遂有酸甜樂府之名。明寧獻王權大和正音譜。許二人詞云。酸齋如天馬脫羈。甜齋如桂林秋月。其詞之美可知也。時阿里西瑛新築別業。名懶雲窩。亦善於曲詞。嘗作殿前歡云。懶雲窩。醒時詩酒醉時歌。瑤琴不理拋書臥。無夢南柯。得清閒儘快活。日月似攬梭過。富貴比花開落。青春去也不樂。如何酸齋和之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姮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又和云。懶雲窩。雲窩客至欲如何。懶雲窩裏和雲臥。打會磨陀。想人生待怎麼。貴比我爭些。大富比我爭些。低呵。呵笑我我笑呵呵。又和云。懶雲窩。懶雲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閒些。低酒竈茶鍋。且停杯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臥。興來時玉簫綠綺。問甚麼天籟雲和。其詞超妙如此。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二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身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尙。乃稱疾辭居江南。賣藥。

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凰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通。泉花如髮玉濛濛。蛟潭海近雲窗溼。夢怯山寒葛帳空。高枕不知秋水。上開門忽見暮帆東。物情萬態俱忘我。北望幽心一寸紅。又嘗過梁山。見漁父織蘆花爲被。酸齋愛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曰。採得蘆花不沅塵。翠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墮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鶯鶯妬。歛乃聲中別有春。持被竟去。因自號蘆花道人。其在錢唐日。無日不游西湖。有中呂粉蝶兒南北合套一折。卽世所傳描不上小扇輕羅是也。（詞見北宮詞紀）清高拔俗。世多稱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座客有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於每句之首。又須各用春字。酸齋卽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載將春去也。座客皆爲絕倒。酸齋有二妾。一曰洞花。一曰幽草。其臨終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後張小山可久改成一曲云。君王曾賜瓊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懶入紅脩院。紅錦箋。白紵篇。黃柑傳學會。神仙參透詩禪厭。塵囂絕。名利逸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學煉丹。同貨墨。共談玄。興飄然。酒家眠。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圓。此曲可

謂絕唱矣。至若甜齋之詞。亦不讓酸齋。曾記其折桂令二支。一贈伎玉蓮云。荆山一片玲瓏。分付馮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瓊衣。露重粉面冰融。知造化私加密寵。爲風流洗盡嬌紅。月對芙蓉。人在簾櫳。太華朝雲。太液秋風。一春情云。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游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正釵心剝骨之作。直開玉茗。梨花一派矣。其夜雨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又有水仙子二闕。一詠佳人釘鞋。一詠紅指甲。亦佳甚。釘鞋云。金蓮脫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逕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紅指甲。云。落花飛上筍芽尖。宮葉猶將冰筋黏。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豔。怕陽春不捲簾。捧菱花紅印妝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斑血半點。搯劉郎春在。纖纖語語俊。字字豔。直可壓倒羣英。奚止爲一時之冠。

喬吉字夢符。太原人。自號惺惺道人。又號笙鶴翁。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西湖詞悟集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胥疏江湖。垂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陶宗儀輟畊

錄云。夢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重於世。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所作雜劇有認玉釵、兩世姻緣、揚州夢、死生交、勘風情、金錢記、荆公遣妾、節婦牌、賢孝婦、九龍廟、黃金臺、十一種。臧晉叔元曲選。僅刻兩世姻緣、揚州夢、金錢記三種而已。其小令至有風情。嘗記其詠竹衫云。并刀翦龍鬚爲本。玉絲穿龜背成文。襟袖清涼不染塵。汗香晴帶雨。肩瘦冷搜雲。是玲瓏剔透人。又詠香茶小令云。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又天淨紗小令云。鶯鶯燕燕。春春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所作。皆清俊秀麗。不愧大家。孟符又長於詩餘。其和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道叫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綴蕊。行歌佇立。灑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

深深巷陌。有個重門開未。忽驚它尋春夢美。穿牕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蓋杭城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故孟符詞云云也。

張可久字伯遠。號小山。以樂府得盛名。有小山小令二卷。明李中麓爲之刊行。太和正音譜評其詞清

而且麗。華而不艷。至爲確切。余見其和劉時中五月菊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
 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高臥羲皇。又九月九日見桃
 花。小山爲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憔悴。蜂愁蝶未知。冷
 落。在天台洞裏。一時中名致與亦善曲。其秋日宮詞一半兒二首亦佳。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
 冷。翠清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其二云。數層秋樹隔雕簷。萬朶晴雲擁玉蟾。
 幾縷夜香穿繡簾。等潛潛一半兒開門。一半兒掩。又酬耿子春海棠詞云。海棠香雨汗吟袍。薜荔空牆
 閒酒瓢。楊柳曉風涼野橋。放詩豪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云。梅枝橫翠暮寒生。花淡紗窗殘月明。人
 倚書樓光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皆俊詞也。

王元鼎以曲得重名。有折桂令一枝。詠桃花馬云。問劉郎驥控亭槐。覺紅雨蕭蕭。亂落蒼苔。溪上籠歸
 橋邊洗罷。洞口牽來。搖玉轡春風滿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錦繡毛胎。嘶過玄都。千樹齊開。時歌兒郭氏
 順時秀者。爲劉時中所賞。與元鼎交密。偶有疾。思馬版腸充饌。元鼎卽殺所騎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
 傳爲佳話。其時中書參政爲阿魯溫。尤屬意於郭。至則戲謂之曰。我比王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

元鼎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卽元鼎）不及。參政嘲風詠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阿魯溫大笑而罷云。娟娟此豸。令點可喜。若是令我有遲生五百年之憾矣。

劉庭信爲南臺御史。劉庭翰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者是也。有水仙子二支云。秋風颯颯撼蒼梧。秋雨瀟瀟響翠竹。秋雲黯黯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魄全無。雲結就。心間愁悶。雨少似眼中淚珠。風做了口內長吁。又蝦鬚簾控紫銅鈎。鳳髓茶閒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繞雕欄倚畫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細膩流麗。亦不愧小山東繼也。

周德清字挺齋。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韻一書。平聲之分陰陽。自挺齋始之也。所作小令散套。綽有大家風格。嘗過廬山。賦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都做了漁樵話。此詞字字穩洽。移動不得一絲。固是老斲輪手。挺齋曾至西域。訪友人瑣非復初。有同志羅宗信者。見餉酒肴。復初舉觴命謳者歌四塊玉調。起句云。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急止其音云。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暗。吾揣其音。此字必用陽聲。以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復初因前驅紅袖。而自用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泥紐死鶴。

劈○碎○琴○不○害○琴○德○清○問○其○歌○大○喜○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二○公○能○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遂○奉○巨○觴○日○占○折○桂○令○一○支○云○宰○金○頭○黑○脚○天○鵝○客○有○鍾○期○座○有○姮○娥○吟○旣○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觀○銀○河○燦○燦○蟾○明○點○點○星○多○歌○旣○畢○相○與○痛○飲○大○醉○而○罷○其○風○致○不○減○魏○晉○人○也○挺○齋○家○況○奇○窘○時○有○斷○炊○之○虞○戲○詠○開○門○七○件○事○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瓠○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苦○消○乏○茶○也○無○加○醋○也○無○加○七○件○事○尙○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其○貧○可○想○見○也○余○嘗○謂○天○下○最○苦○之○事○莫○若○一○窮○字○饑○寒○交○迫○而○猶○能○歌○聲○出○金○石○者○卽○原○思○在○今○日○恐○亦○未○必○能○如○斯○竊○怪○自○揚○雲○逐○貧○昌○黎○送○窮○以○來○此○輩○窮○鬼○宜○早○置○天○涯○之○外○何○以○復○能○綽○擾○後○人○直○使○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也○因○念○明○王○德○章○安○貧○詩○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雖○口○頭○高○雅○恐○心○頭○亦○叫○苦○耳○臨○川○陳○克○明○作○美○人○一○半○兒○八○詠○周○德○清○擊○節○嘆○賞○曰○此○調○作○者○固○多○此○公○音○律○獨○合○所○以○爲○不○可○及○也○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兩○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困○云○鎖○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尙○溫○斜○倚○繡○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掩○春○

敗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鵲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斂。春醉云。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云。綠窗時有睡茸黏銀甲。頻將線綵擣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熏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馨。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描。欲寫素心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卻能道出美人風韻。所以可貴。克明於元人中。不甚著稱。而詞之佳妙若此。亦是見元人於此道之用力至深也。

侯克中字正卿。號艮齋先生。真定人。曾作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劇。詞華精警。爲時人所不及。據四庫全書提要云。正卿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之。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旣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先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有太易通義。艮齋詩集等書。又周密癸辛雜識云。方回年七十。卒。獻之亦七十。兩家之子姪。皆與乃翁爲慶祝。且徵友朋之詩。時仇山村先生與方牟一家俱有往來。故壽獻之詩。有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稱九老碑之句。其壽方回詩句。有老

尙留樊素。貧休比范丹語。以方回嘗有句。今生窮似范丹。故用之也。於是方大怒。恨其褻卑貶己。遂撫六臣一語。謂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侯正卿。正卿卽訪方回。徐扣之曰。聞仇君近得罪於虛谷何耶。方曰。此子無理。乃比今上爲朱溫。正卿曰。渠詩中僅言六臣耳。今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方色變。正卿遂索其手稿。碎之事乃已。據此則正卿又善爲人解紛也。正卿以散套得盛名。其醉花陰良夜迢迢一折。元曲中不可多得之作。惜燕子樓一劇。散佚不傳。至爲可嘆耳。

南北合套之法。自元沈和爲始。和字和甫。杭州人。所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諸本。皆用南北合套法。極爲工巧。後居江州。江西人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今人遇場頭稍多之曲。往往用南北合調。如新水令。步步嬌。及醉花陰。畫眉序之類。搖筆皆是。而創始之人。皆不能舉其姓字矣。此亦數典忘祖也。余特表而出之。見元鍾嗣成錄鬼簿。

錢唐王暕字日華。曾作桃花女。臥龍岡。雙賣花。諸劇本。惟桃花女一種。爲臧晉叔所選。故世多知之。然其詞已不如關馬鄭白四家矣。日華又集列代之優詞。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耽珙。

頭凡若干條。名曰優戲錄。楊鐵崖爲之作序。惜其書不傳。

元人倡夫。亦有通詞藻者。如鴛鴦被、百花亭、貨郎旦、諸本皆倡夫所作也。其中以張國賓、紅字李二、花李郎諸人爲最。國賓又作酷貧。大都人。教坊管勾。有汗衫記、衣錦還鄉、羅李郎、薛仁貴諸劇。見元曲選。紅字李二。京兆人。爲教坊劉要和之婿。有武松打虎、病楊雄、黑旋風諸劇。見錄鬼簿。花李郎亦劉要和婿。或云卽李二。未知是否有相府院、釘一釘、勘吉平諸劇。見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詞曲之盛。至倡亦能操翰。可謂至矣。王靜庵云。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爲三朝之人文繁焉。況第其卷帙。較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攷古者微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詞。知音者辨其律。誠哉此言也。

明寧獻王權。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深於音律。著有太和正音譜。今在嘯餘譜中。荆欽記亦其所作。以天潢貴胄。而又能嫻於文詞。故能傳流至今。膾炙人口。此外有辨三教、勘妬婦、烟花判、瑤天笙鶴、白日飛昇、九合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客窗夜話、獨步大羅天、復落娼、十二種。皆見正音譜目中。錢牧齋列朝詩集云。江右俗故質朴。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

譽王弘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無所不通。尤深於史。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行國中。足見王之好學矣。

明代宗室之賢者。獻王而外。尙有周憲王。王諱有燬。周定王長子。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王遭世隆平。勤學好古。留心翰墨。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中原絃索。多有用其新詞者。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其見重於人可知矣。余嘗讀陳盡卿南北宮詞紀。見有誠齋者。其樂府套數甚多。後乃知誠齋爲王之別號。其詩文各集。皆以此名也。按王所作散劇。不下三十種。均見盛明雜劇中。其氣魄才力。亦不亞於關漢卿矣。

明初有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式、楊景言、賈仲名、楊文奎諸子。俱見正音譜。各有題評語。而吳騷合編南宮詞紀。亦多有諸子散套小令各曲。其所作雜劇。僅賊管叔元曲選中有數種。此外不多見也。余考諸人之作。殊不止此。除劉晨阮肇、城南柳、鐵拐李、對玉梳、蕭淑蘭、翠紅鄉諸曲。俱收入百種外。王子一有海棠風、楚陽臺、鶯燕蜂蝶三種。劉東生有嬌紅記、月下老、二研。谷子敬有枕中記、鬧陰司二種。湯

式有瑞仙亭一種。楊景言有海棠亭、生死夫妻二種。賈仲名有昇仙夢一種。楊文奎有王魁不負心、上元夫人、玉盆記三種。蓋明初承元季之風，其時且在洪武未行科舉以前，故諸文人皆盡心此道。初不料科舉興而反用八比時文也。自時文興而雜劇衰，而傳奇盛，此亦曲家一大關鍵處。惜自來文人無有言之者，往與亡友黃慕庵作文學史論，有明一代止有八比之時文，與四十齣之傳奇爲別創之格。其他各學非惟不能勝過前人，且遠不如前代。無論其他，即在北曲亦復如是。倘亦所謂盛極難繼者耶。（文長四聲猿亦不盡北曲，楊升庵太和記亦間有南詞）余嘗以爲知言云。

幽閨、荆釵、琵琶三種。前人論之詳矣。余謂荆釵之行世，祇以蔣郎之尊，不能不被之管絃。非必果以詞妙而傳遍人口也。茲姑不論幽閨之與琵琶同遭後人竄改之厄，已失舊觀。然魏良輔僅點琵琶之板，而不及幽閨者，誠以幽閨之可疑者多也。即如詰盟之仙呂點絳脣，實則爲越調看花回，而湯若士即郭之西謀，洪昉思長生之打圍，皆誤以傳誤，而不知其底蘊矣。非經大成譜之參訂，蓋幾幾乎不辨魚魯而反以爲點絳脣混江龍之別調。如詩餘中之又一體也。故論幽閨之外律，自是不謬。惟臧晉叔以爲幽閨在琵琶之上，何元朗亦主此說。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曰：是惡知所謂幽閨者哉。元朗言

叔既皆以幽閑爲美。余實不能無疑。幽閑惟拜月一折。確是神來之筆。而一折之中。惟「卻不道小鬼頭兒春心動也」一句。爲妙文耳。其他則實無可擊節處。晉叔云。烏知所謂幽閑。余實無以知之矣。
（按施君美名惠字耐庵。水滸記亦其手筆云。）

西廂記。明人皆以爲關漢卿作。王寶甫續琵琶記。明人亦以爲高拭所作。非高明撰。可見明人僅論文。字。不論詞家掌故也。今西廂人人知寶甫之作。可以不論。按堯山堂外記。謂作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誠。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引之。而復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王元美藝苑卮言。亦云。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是明人均以則誠爲拭也。不知高明乃字則誠。高拭別字則成。成與誠字形既相似。而聲又相同。且同爲永嘉人。所以貽誤至今。高明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椽。方谷真。報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賓幕下。卽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明太祖聞其名。且閱其琵琶詞而善之。欲召至金陵。以老病辭。尋卒。著有柔克齋集。顧俠君元詩選。言之至詳。可雪數百年之疑竇也。則誠六七歲時。卽穎異不凡。隣有尙書某。緋袍出送客。則誠適自塾師處歸。時衣綠衣。尙書戲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則誠應聲。

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尙書大驚異。稱爲奇童。則誠散套至多。茲不載。

荆劉拜殺爲四大傳奇。荆釵幽閨已論於前。文字之最不堪者。莫如白兔殺狗。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讀之幾乎令人欲嘔。殺狗爲徐暉作。暉字仲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落省辭歸。有巢松閣集行世。宜其詞常淵雅矣。乃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仲山之言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自負如此。更不該隨意塗抹。余常讀其小令曲。滿庭芳云。烏紗裹頭。清霜冷落。黃葉山邱。淵明彭澤辭官後。不事王侯。愛的是青山舊友。喜的是綠酒新菑。相拖逗金尊在手。爛醉菊花秋語。語俊雅。雖東籬小山。亦未多遜。不知所作傳奇。何以醜劣乃爾。或者殺狗久已失傳。後人僞託仲山之作。靡入歌舞場中耳。不然。不應與小令如出兩人之手。且有天淵之別也。

杜甫游春一劇。爲王九思作。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鄂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檢討。值劉瑾亂政。悉調部屬。敬夫簡得吏部。不數月。長文選。瑾敗。降壽州同知。勒致仕。盛年見擯。無所發洩。時長沙李西厓柄國。敬夫遂恨西厓入骨。隨寄情詞曲。作爲歌謠。杜甫一劇。亦當時所作。嬉笑謔浪。力詆西厓。關隴之士。雖然和之。世傳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習學琵琶三絃。熟案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故其詞雄

放○奔○肆○儼○然○有○關○馬○之○遺○余○讀○其○碧○山○樂○府○秀○麗○雄○爽○康○對○山○不○如○也○嘉○靖○初○纂○脩○實○錄○有○議○起○敬○夫○者○或○言○於○朝○曰○游○春○記○李○林○甫○固○指○西○匡○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遂○放○廢○終○身○云○余○謂○敬○夫○身○世○與○康○對○山○相○似○敬○夫○之○游○春○記○康○海○之○中○山○猿○（事已見前茲不贅）所○作○之○曲○相○似○也○敬○夫○以○逆○瑾○而○廢○對○山○亦○以○逆○瑾○而○廢○所○坐○之○事○又○同○也○卒○至○同○廢○棄○其○身○亦○可○惜○矣○亦○可○傷○矣○

陳○大○聲○鐸○金○陵○人○別○字○秋○碧○散○曲○至○多○有○納○錦○郎○好○因○緣○諸○劇○本○官○至○都○指○揮○使○藝○苑○卮○言○譏○其○淺○於○才○情○且○多○蹈○襲○古○人○其○言○殊○屬○不○確○余○讀○其○題○情○惜○別○諸○詞○直○得○南○音○三○昧○不○可○以○其○將○家○子○而○輕○之○也○且○宮○商○穩○協○不○差○毫○末○爲○世○人○所○尤○難○又○善○於○畫○山○水○仿○沈○啟○南○淵○古○淡○朴○不○愧○名○家○自○爲○詩○題○其○上○世○人○知○大○聲○擅○樂○府○不○知○其○能○詩○又○不○知○其○工○畫○也○

楊○升○庵○慎○有○洞○天○玄○記○蘭○亭○會○太○和○記○諸○劇○又○有○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贈○人○口○王○元○美○謂○其○腔○律○未○諧○亦○非○苛○論○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然○其○佳○句○至○多○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媼○氏○補○不○完○離○恨○天○又○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恨○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

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句也。其妻黃氏亦擅詞曲。其羅江怨四支。用車遮韻極佳。詞云。空亭月影斜。東方既白。金雞驚散枕邊蛭。長亭十里唱陽關也。相思相見。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前腔。黃昏畫角歇。南樓雁疾。遲遲更漏初長夜。愁聽積雪溜松稠也。紙窗不定。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牀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前腔。關山望轉賒。征途倦歷。愁人莫與愁人說。遙瞻天闕望雙環也。丹青難把。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音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前腔。青山隱隱遮。行人去急。羊腸鳥道馬蹄怯。鱗鴻不至空相憶也。惱人正是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不
蕉遠樹接。倚樓人冷闌干熱。此四詞爲憶外之作。時升庵方謫雲南。故詞中云云也。

李中麓。字伯華。章邱人。官至太常少卿。罷歸後。以詞曲娛老。著有寶劍記、斷髮記、諸傳奇。文采風流。照耀北方。錢牧齋云。伯華罷歸。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搥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爲文一篇輒萬言。爲詩一首輒百韻。不循格律。談諧調笑。信手放筆。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豔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所藏詞曲至富。自謂詞山曲海。每大言曰。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

借此以坐銷歲月。暗老豪傑耳。王元美曲藻云。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閱。傍壯臺爲對山所賞。今其詞尙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生之作。二種尙在。拜月荆釵之。下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余謂公詞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改妥。乃可傳耳。李佛然不樂罷。其自負有如此者。惜其詞余未見也。

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子畏。鄭若庸三人。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解元小詞。纖雅絕倫。而大套則時有捉襟露肘之態。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早歲以詩名。吳下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簦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中伯在鄴。王爲庇供帳。賜宮女及女樂數輩。中伯乃爲著書。採掇古今奇文。累千卷。名曰類雋。康王薨後。乃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卒。中伯所著曲。以玉玦記最著。其他大節記。五福記。皆不傳。余謂玉玦典雅工麗。可詠可歌。開後人駢綺之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尤爲合法。今六十種曲。曾有此本。易於檢閱也。余見其春閨散曲一套。致佳。爲錄其詞。此亦吉光片羽。不可多得者矣。沉醉東風。海棠花將開未開。倦倚鍼繡窗閒。待花睡去。冷閒階。教人憐愛。須避却。妬花風。羈把門兒。漫開不許。蝶蜂參拜。若等得。

着那負心的便隨着進來。忒忒令盼得個春風滿街。好花枝沒人簪戴。對花無語空立遍蒼苔。擔害得人無賴。愁無奈。恨無端。磨穿了鐵鞋。玉交枝他毒如蜂螫。戀花枝花還受災。芳心從此被伊家賣說甚。麼有地重栽。桃源洞口信已乖。武陵溪上春難再。頓忘却雙頭鳳鞋。頓忘却同心鸞帶。江兒水見月頻生怪。因花更自猜。一春無事因他害。千般消遣心難解。萬椿擺脫情難解。除是鴻門樊噲打破愁關。提出了淒涼法界。川撥棹情忒歹。沒音書三四載。全不見那日書齋。曾道是遇鱗鴻足書繫帛。到如今呆打孩。筆無情。手懶擡。尾香肌瘦得容如菜。病久空教尋艾。只怨得怨愁琴付鴻雁哀。其詞頗有奇語。爲吳中綺麗之詞。別開生面。固無愧爲名家也。

徐文長四聲猿。膾炙人口久矣。其詞雄邁豪爽。直入元人之室。禰生罵曹。迄今猶有演之者。余最愛其翠鄉夢中之收江南一曲。句句短柱。一支有七百餘言。較虞伯生折桂令（見前）詞。其才何止十倍。且通首皆用平聲。更難下筆。才大如海。直足俯視玉茗也。又女狀元中二犯江兒水四支。亦佳。其第四支尤妙。云浣花溪外。茅舍繞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處野人扶杖。敲響扉柴。況久相依。不是纔幸。離叢紅霜。齋我栽的。卽你栽儘。取長竿。闊袋打撲。頻來鋪餐。權代我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餓債。此詞不

獨顯出老杜廣廈萬間之意。實足見文長之心。固不當僅賞其詞也。或謂文長四曲俱有寄託。余嘗考之。文長佐胡梅林宗憲幕。時山陰某寺僧頗有遺行。文長曾嗾梅林以他事殺之。後頗爲厲。又文長之繼室張才而美。文長以狂疾手殺之。又文長助梅林平徐海之亂。嘗結海妾翠翹以爲內援。及事定。翠翹矢志死。吾鄉秦膚雨曾作翠翹歌以弔之。頗不直文長所爲。故所作四聲猿。翠鄉夢。弔寺僧也。木蘭女。悼翠翹也。女狀元。悲繼室張氏也。此說雖出王定桂。然無所依據。亦不可深信。且漁陽一劇。未嘗論及其言。亦未完全不如勿深考之爲愈也。與其鑿空不若闕疑。余僅喜其詞之超妙而已。他何論乎。

梁伯龍。辰魚。崑山人。太學生。以浣紗記。吳越春秋一劇。獨享盛名。其時太倉魏良輔。以老教師居吳中。伯龍就之商訂曲律。詞成卽爲之製譜。吳梅村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者是也。顧其所作。殊不止此。盛明雜劇中。尙有紅線女一本。今人知者鮮矣。王元美詩云。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絕妙詞。則當時之傾倒伯龍可知。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洵爲吳中詞家之文獻也。楊坦園詞餘叢話云。伯龍以浣紗負時名。一日鹽尹某宴集。演浣紗全本。招伯龍居上座。遇一佳句。則奉觴上伯龍壽。須立飲而盡。自前訪開場。至打圍折。所飲已無算。伯

龍且醉不可支矣。及打圍開演歌南普天樂與北朝天子一套。爲伯龍所創作。內有擺開擺開擺開擺開一語。鹽尹某忽云。此惡語也。當受罰。伯龍無詞可對。則已。儲汙水滿甌。以待強灌。伯龍之口。遂委頓踉蹌而去云云。余按朝天子中一句。如擺開者。本難下筆。統計七字。須成兩疊語。古今以來。能完美者絕少。黠者往往用南曲中朝天子以易之。殊失南北夾套之意。（如桃花扇哭壇折之類）惟尤西堂鈞天樂中用渺懷渺懷渺懷。快哉快哉快快哉。往來往來往來。最爲神妙。他作皆不能及也。

馮汝行不伏老一劇。騷隱生改爲題塔記院本。以北易南。較李日華之改西廂且勝十倍也。馮名惟敏。號海浮。臨朐人。官保定府通判。與王元美善。元美嘗云。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尙質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有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擯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祇恨用本色太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類耳。然其妙處固不可及也。錢牧齋云。海浮善近體樂府。盛傳東郡。余所見梁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漢陂杜甫春游之上云云。可見不伏老原本至佳。正不必騷隱爲之改易也。且海浮所長。豈獨北詞而已哉。其月兒高犯八支。遠勝李中麓榜妝臺十倍。今錄其二。以見一斑焉。月兒高犯紅粉多。

薄命青春半殘景。人去瑤臺怨。花落胭脂冷。吳娜腰圍。强把繡裙整。弓鞋淺印。淺印殘紅徑。三月韶光。背闌干無限情。情離別幾曾經。再相逢。扯住衣衫。影兒般不離形。又一支云。玉宇明河浸。瓊窗朔風凜。展轉胡蝶夢。寂寞鴛鴦錦。閣淚汪汪。長夜捫孤枕。從來不似不似今。番甚一片閒愁。生䟽查惱碎心。心害得死。臨侵欲待要。再不思量。急煎煎。怎樣禁。其詞深得南人三昧。顧世皆以北調相推重。亦傳之有幸不幸焉。惟騷隱之改本。亦是佳作。非若南西廂之不堪入目耳。

崑崙奴雜劇。玉合記傳奇。爲宣城梅鼎祚所撰。列朝詩集云。禹金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有鹿裘集六十五卷。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及虞山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校寫。事雖未就。其志尙足以千古矣。余嘗見禹金八代書乘。搜羅富有。可謂至博。不讓牧齋列朝詩選也。禹金以南曲名。余所見僅玉合一記。爲金陵唐氏刊本。每折有圖。圖古雅可喜。附有崑崙奴目。惜詞不之見也。今人知禹金善詩。而不知其能曲矣。

臨川湯若士顯祖。著有四夢傳奇。今世皆知之。且皆讀其所著矣。牡丹一記。頗得閨客知己。如婁江俞二姑、馮小青、吳山三婦皆是也。余所論四夢各語。已散見於前。茲不備論。惟臧晉叔刪改諸本。則大有

可議耳。晉叔所改。僅就曲律於文字上。一切不管。所謂場上之曲。非案頭之曲也。且偶有將曲中一二語。改易已作。而往往點金成鐵者。如紫釵記中觀燈遣媒折三學士曲。若士原文云。是俺不合向天街倚暮花。正得元人渾脫之意。而晉叔以倚暮花三字爲欠解。遂改爲是俺不該事遊耍。強協三學士首句之格。而於文字竟全無生澁之氣。抑知原文之妙。正在可解不可解。如此改法。豈非黑漆斷紋琴乎。葉廣明譏其爲孟浪漢。誠哉孟浪也。四夢刪改處。不知凡幾。余亦不能一一拈出。姑引其一。以概其餘而已。然在置排場分配角色調勻曲白。則又洵爲玉茗之功臣也。

萬曆間曲家。與玉茗同時者。以吳江沈璟爲最著。璟字伯英。號寧庵。世稱詞隱先生。官至光祿寺正卿。先生於音律一道。獨有神悟。審銖黍而辨芒杪。一字不肯苟下。著有南曲譜二十卷。風行一時。願與湯若士持論不合。各不相下。寧庵嘗云。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者。若士聞之。笑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可以觀兩人之意趣矣。余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兩項人物。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兩美乎。寧庵以畢生之力。研精曲律。所作特多。余所知者。已有二十一種。此外余所未知者。尙不知更有若干種。今世所傳。

唱者僅義俠記翠屏山望湖亭三種中數齣而已。顧其散曲流傳特多。各家選本無不載之。其美有不勝收者。其題情一套爲集中之冠。用錄之以見伯英之才也。四季花秋雨過空墀。正人初靜。更初轉。漸覺淒其人兒多應。傍着珊枕底。剛剛等咱纔睡時。覺相將投夢。思若伊無意。誰教夢迷多情。又恐相見稀。抵死恨着伊。恰又添縈繫。更憐你笑你愁。你想你冤你。猶兒墜浮萍心性。只得強禁持。任你風波千丈起。到頭心性沒那移。猜疑又怕潑水難收。絃斷難醫。尾過犯多權休罪。且幸得回嗔作喜。把今夜盟香。要燒到底。此詞與各選本皆異。各選本四季花下。尙有集賢賓簇林鶯二支。猶兒墜下。亦有水紅花一支。且尾聲亦異。余以伯英文粹堂原刊如是。故仍之也。

南西廂相傳爲李日華作。其詞庸劣鄙俚。至無足道。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時官至太僕寺少卿。著作甚富。斐然可觀。不應作樂府。乃如此惡劣。後讀其紫桃軒雜綴云。近人翻改西廂北詞。強託賤名。實不敢掠美。乃知日華並未作此。特人冒假其名而已。余嘗讀日華諸散曲。流麗輕逸。與南西廂顯係兩人手筆。懷疑久矣。今乃釋然。惟黃文暘曲海目中。載南西廂一種。爲長洲陸天池作。余未見其書。不知是否。近日所歌之詞。第思天池曾作明珠記。懷香記等傳奇。詞華精妙。追踪臨川。錢牧齋云。天池爲校

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劉無雙傳奇。其兄子餘。樂助成之。曲旣成。集吳門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登場教演。期盡善而後止。據此。則必不肯割裂前人之作。盜竊詞人之名。也是天池之南。西廂必非近日流行之南。西廂也。明人梨園子弟。每有所作。輒喜託名詞流。以傾動。譬南西廂。殆亦此類耳。雖然。此余一人之言也。不足據焉。

曇花彩毫二記。世傳爲屠赤水撰。赤水名隆。字緯真。鄞縣人。官禮部主事。罷歸。明史文苑傳。隆令青浦時。常招名士飲酒賦詩。游九峯三泖間。以仙令自許。時遷禮部入京。與西寧侯宋世恩善。宋嘗兄事赤水。宴游甚歡。有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僉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不法。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之。而罰停世恩俸半歲云云。鬱藍生曲品云。赤水以西寧侯黜戲事罷官。故作曇花記。以洩憤。記中本西來。卽指宋世恩。盧相公卽指吳縣相公孟豕韋。卽指俞顯卿。才人喪檢。亦是常事。何必有恚心耶。然則曇花之作。不可作子虛烏有之例矣。余有赤水原刻本。槧工精巧絕倫。且折折有闕。亦至可寶貴焉。惟修文記。則未見耳。

馮夢龍。字猶龍。一字子猶。吳縣人。崇禎時。官壽寧縣知縣。未幾卽歸。歸而值乙酉之變。遂殉節焉。所居

曰墨憨齋。曾取古今傳奇彙集而刪改之。且更易名目。共計十四種。曰墨憨齋定本。如張伯起之紅拂記。湯玉茗之四夢曲。袁髯公之西樓記。余聿雲之量江記。皆在所改之中。每曲又細訂板式。煞費苦心。其書固可傳也。其自著之曲。祇有二種。一曰雙雄記。一曰萬事足。余亦有藏本。曲白工妙。案頭場上。兩擅其美。直在同時。陸無從袁。簪庵之上。惜世之見之者少矣。所作散套至多。亦喜改訂古詞。如梁伯龍之江東白紵。沈伯英之寧庵樂府。多有考訂焉。其用力之勤。不亞於沈詞隱而知之者。卒鮮文人之傳。亦有命也。

阮圓海大鹹。依附客魏。廉恥喪盡。後與馬士英迎立福王。位至司馬。乙酉之變。又復投誠北庭。道死仙霞。其人其品。固不足論。然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元人。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置諸不論也。阮所作共五種。曰雙金榜。曰牟尼盒。曰忠孝環。曰春燈謎。曰燕子箋。五種中以燕子箋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之演此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余於石巢諸曲。止有春燈謎。燕子箋二種。他則未見。春燈謎以十錯認爲悔過之言。今讀其詞。殊不足取。除遊街北曲一套外。餘皆不堪評論。僅足供優孟之衣冠耳。惟旅泊中一江風一支。頗有玉茗風度也。詞云。可憐。

宵小泊在黃陵廟。淡月江聲小。閃風燈。苦竹叢。廬似有靈妃笑。雲旗卷。夜潮騷。魂何處。招向歸鴻支下。傷秋料。至於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如第一折之滿庭芳引子。末二句云。芸窗下。寒香。姓雪。箋釋送窮文。寫像折中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較玉貌。希慚殺。打草。藁顧影。池中脫粉。本央小鏡。菱花畫中人。又好做人中畫。駭像折中云。要包彈。一樣兒。沒半星。逞風流。倒有十分的可憎。是不曾在馬上。牆頭也露了紅粉些兒。一線輕。且向小閣晴窗。勘笑。題箋折中云。逗花叢。若個兒郎。一般樣。粉撲兒。衣香。人面。啞丹青。問不出真和贗。拾箋折中云。破工夫。描寫出。當爐。豔不做美的。把花容。信手傳。取則他。精前出落的忒端然。因此上。化為雲雨。飛去到陽臺畔。差送了東風。圖畫美人顏。倒變做南海水月觀音面。又這霞箋香閨妙填。明說出丹青收管。抽黃。數白。便班姬。怎讓先閒思。遣那打熱的相思。情怕閃。這扯淡的相思。症轉添。初昏折中云。這象畫的人兒。入手也。那畫象的人兒。知他在何處。歇少不得巫峽行雲。又把我夢兒惹。諸如此類。皆芬芳秀逸。字字本色的。是三折。眩於此道者。惜乎立品不端。爲士林所不齒。然則人可不爲善人哉。

王世貞鳴鳳記。不甚出色。故不論。僅取其論曲之語。盧梅想當然。余未見其詞。亦不敢論。

吳石渠炳。宜興人。永曆時官至刑部尚書。家有梨花別墅。極亭榭之勝。著曲五種。以療妬羹最佳。余見其綠牡丹情郵記諸本。排場關目。頗爲生動。惟詞藻終不及療妬羹。賢風折解三醒云。嘆四壁淡捱盡。白計十年淚。暗貂裘多虧你典釵解髻。無將有梯。親我上瀛洲。可正是多金驟使貧兒富。却不道破屋空炊。識者羞難將就說不的。堂堂潭府相。度休休又云。你指金隣人前說咒料。不是剪桐圭戲語。封侯又澆墓折云。冷風掠雨戰長宵。已不到紗窗曉也。起來草草愁眉怕對鏡中描。嘆人世上恨難澆。那裏有楚臺雲鳳臺簫。只辦得拋珠淚向泉臺告也。又題曲折云。雖則是想邊虛構。也是意中原有。似這小花神妬色驚回。倒不如老冥判原情寬宥。恨風光不留。風光不留。把死生參透。只要與夢魂厮守。甚來由。假際猶擔害。眞時怎着愁。又云。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明月下悄魂遊。若都許死後自尋佳偶。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又梨花夢折云。恰便似出塞和親。慘琵琶彈動了馬頭塵。原來妬起蛾眉陣。入官見。噴你看琳琅舊本都鈐着青娘小印。癡釵岔粉那解識翰林風韻。正黃昏催暝。這便是我做新人的消受。此夜良辰所作諸詞。皆蘊藉流麗。脫盡烟火之氣。世稱梨花可並玉茗。洵然洵然。畫中人西園記亦佳絕。

袁穉庵以西樓記負盛名。今歌場盛傳其詞。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俠試一折北詞。尙能穩健。餘則無一俊語。卽世所傳楚江情。朝來翠袖涼。一支亦襲古曲之五更。閑怨。乃能傾動一時。殊出意料之外。簾旌西樓以外。有金鎖記。玉符記。珍珠衫。肅霜裘。四種。余僅有金鎖珍珠衫二種。文字亦無出色。珍珠衫且淫褻不堪。如欲動一折。全摹李玄玉勸妝之調。而鄙俚淫蕩最足敗壞風化。文人綺語。易墜泥犁。奈何。不稍自檢點耶。

清代曲家。不如明時之盛。而所作則遠勝之。余今所論。止就世所習見者言之。限於篇幅。不能多也。

吳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臨春閣。通天臺。純爲故國之思。其詞幽怨悲慷。令人不堪卒讀。余最愛秣陵春。爲其故宮禾黍之悲。無頃刻忘也。其開場一引云。燕子東風裏。笑青青楊柳。欲眠還起。春光竟誰主。正空梁斷影。落花無語。憑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來矣。欲留春住。避愁何處。詞中欲眠還起。一番桃李春光誰主。皆感傷時世。憑吊一身也。又泣顏回云。蘇壁畫。南朝淚。盡湘川。遺廟江山。餘恨長空。黯淡芳草。鶯花似舊。識興亡。斷碣先人表。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洛。陸機年少。集賢賓云。走來到寺門前。起得起。初勅遣。只見赭黃羅帕。御牀高。這壁廂擺列着官員與皂。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鐃鈺。半空中。

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烟縹緲。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碑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挂寒潮。沉鬱感慨。令人泣數行下。余曾題詩云。金華殿上題名日。白紵飄然一少年。老去填詞多感慨。龍髯攀泣渺南天。蓋亦道其實也。

尤西堂鈞大樂一劇。說者謂影射葉小鸞。詞中嘆榜嫁殤悼亡諸折。尤顯而易見者。所傳楊墨卿。卽指西堂總角交湯傳楹也。其詞憂憂獨造。直步元人。而牢落不偶之態。時見於楮墨之外。如送窮哭廟諸折。幾欲搔首問天。拔劍斫地。如第一折金絡索云。我哭天公十載青春負。乃翁黃衣不告相。如夢白眼誰憐阮客窮。真懔懔區區科目。因英雄一任你小技雕蟲。大筆雕龍。空和淚銘文塚。嫁殤折云。爲甚的懔懔鬼病困。嬋娟半捲湘簾。裏藥煙可憐他空房小。膽怯春眠。你看流鶯如夢。東風慳一枕春愁。似小年蓉城折二郎神云。年韶稚。護春嬌。小窗深閉。畫卷書籤。憐薄慧心香自裊。諱愁無奈。雙眉看飛絮。簾櫳芳草。醉咒金鈴。花。花。銜淚鎖空閨。鎮無聊。孤宵夢影低徊。皆卓爾不羣之作。西堂以黑白衛最著。冒辟疆曾付家伶演之。而讀離騷一折。又上達天聽。供奉內廷。亦文人之異數也。余讀其屈子天問。混江龍一曲。其才如海。而以嬉笑怒罵出之。不襲原文一字。尤爲不易下筆云。

李玄玉。蘇州人。崇禎間舉人。國變後不出。家居數十年。專以度曲爲事。與吳梅村友善。有北詞廣正譜。卽梅村爲之序也。所作諸劇共三十三種。今所傳述人口者。占花魁、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而已。其詞雖不能如梅村西堂之妙。而案頭場上交稱利便。錢牧齋亦深愛其曲。至比之柳屯田。無名氏新傳奇品云。李玄玉之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蓋亦老斲輪手也。其占花魁一劇。爲玄玉得意之作。勦妝北詞更爲神來之筆。（世通唱不錄）其醉歸南詞一套。用車遮險韻。而能游刃有餘。亦才大不可及也。惟昊天塔清忠譜。稍不稱耳。

李笠翁漁。十種曲。傳播詞場久矣。其科白排場之工。爲當世詞人所共認。惟詞曲則間有市井謔浪之習而已。吳梅村贈笠翁詩云。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深得笠翁之真相也。翁出遊必以家姬相隨。其在京師。月額其寓廬曰。賤者居。有輕薄子某。適居對門。卽亦顏其室曰。良人所蓋。指其姬妾而言也。此事見在園雜誌中。亦可發一大噱。余以翁之詞曲。無人不知。故存而不論。論其軼事如此。翁十種曲外。有儉甲記、四元記、雙鍾記、魚籃記、萬全記。余皆有藏本。其詞更出所傳十種之下矣。張漱石望。江寧人。工詩。屢困場屋。鬱鬱不得志。其詩頗勝。升文端督兩江時。曾刊其稿於南邦黎獻集。

嘗有江南老秀才詩。遍徵題詠。亦士之窮而能守者也。作曲凡四種。曰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總名曰夢梅懷玉。中以懷沙記。演屈大夫事。爲最曲中將離騷全部。驅括套數之中。實爲難作之。至先生能細意熨貼。滅盡針線之迹。自西神鄭瑜而後。無此奇作也。宜其享盛名也。

孔云亭尙任。與梁溪夢鶴居士顧天石彩友善。初作小忽雷傳奇。皆天石爲之填詞。及作桃花扇時。天石業已出都。時湖洲岳端好客。且喜詞曲。南中清客如王壽熙、顧岳亭諸君。皆在岳端幕府。云亭乃與之商訂音律。得成此絕世妙文。相傳聖祖最喜此曲。內廷宴集。非此不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選優諸折。輒皺眉頓足。曰弘光弘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也。余謂桃花扇不獨詞曲之佳。即科白中詩詞對偶。亦無一不美。如葉分芳草綠。花惜美人紅。新書遠寄桃花扇。舊院常關燕子樓。及上下本結穴之五七律兩首。幾乎無一字不斟酌。博兔用全力。惟云亭足以當之耳。平生著作甚富。所作經筵講義。爲一時臺閣所不及。聖祖尤器之。故以一國子生員。不數載而至部曹。皆文字契合之因也。其出山異數記。卽記遭遇之由。見昭代叢書中。袁簡齋隨園詩話。曾載其詩數首。且云不甚出色。非篤論也。余以桃花扇一書。前人推許已至。而前二卷中。時時論及。故不言其文。記

其軼事。

康熙中曲家。有南洪北孔之說。孔爲云亭山人。洪卽錢塘洪昉思。昉思學詩於漁洋。深得精華。漁洋亦亟稱之。少年卽精於音律。有孝節坊。開高唐諸傳奇。而傳之不甚顯。卽如長生一劇。非在國忌。裝演得罪。多人恐亦不能流傳。遠且廣者如是也。余謂長生殿。取天寶間遺事。收拾殆盡。故上本每多佳製。下半則多由昉思自運。如冥追尸。解情悔神。訴諸折。乃至鑿空不實。不如桃花扇之句句可作信史者多焉。惟其詞句采藻。直入元人之堂奧。所作北詞。不在關馬鄭白之下。且宮調諧和。譜法修整。確居云亭之上耳。昉思有女。名之則亦工詞曲。有手較長生殿一書。收曲中音義。逐一註明。其議論通達。不讓吳吳山三婦之評牡丹亭也。

與桃花扇足以頡頏者。有芝龔記。是書自明神宗起。至弘光止。集三朝之邊庭事實。一一奏演之。通本以秦良玉沈雲英爲主。淋漓痛快。實可擊唾壺。歌之不止。敲碎竹如意也。書爲董恆巖作。恆巖名榕。官九江知府。河南道州人。與唐蝸寄英友。唐官九江關鹽督。亦喜詞曲。故相得甚歡也。惟記中喜用生僻曲牌。令人難於點拍。歌伶輒畏難而避之。所以流傳不廣云。

藏園九種曲爲鉛山蔣士銓撰。前人推許備至。世皆以四絃秋爲最佳。余獨取臨川夢。以其無中生有。達觀一切也。香祖樓空谷香。言情之作亦佳。（說已見前）惟冬青樹譜南宋末年時事。未免手忙脚亂。以較桃花扇。不啻虎賁中郎矣。先生曾以九種就正袁簡齋。簡齋曰。吾於此道。實門外漢。游夏不能贊一詞也。先生曰。只當小病一場。姑賜觀覽。袁無奈。爲之繙閱一週。翌日先生問袁曰。九種中曾有妙句。得入先生法眼否。袁曰。別無佳句。止空谷香中。儘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二語。差可人意也。先生大笑曰。子真詩人也。曲之所長。不在此也。且此二句。實用商寶意詩意耳。袁亦大笑。余按寶意與唐蝸寄善。亦喜作曲。有唐昌觀妙高臺二種。見質園集廿五卷詩題中。惟今不傳焉。

錢塘夏惺齋。著曲五種。曰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花萼吟、南陽樂。推本五倫爲愚賤立一爲人之則。藉此勸感世人。其宗旨正大。亦如明邱文莊之五倫投筆記也。其中南陽樂一種。以諸葛亮掃平吳魏。劉禪傳位北地王。一統中原。其言極詭誕可喜。惟曲詞不能本色。一望而知爲清人手筆。此亦風會所趨。無可勉強者也。除四種未見頭巾氣。

倚娃樓七種曲。爲海鹽黃韻珊雙清所著。帝女花、桃溪雪。自是上乘。惟其詞穠麗柔靡。去古益遠。余嘗

謂學玉茗者須多讀元曲。不可單讀四夢。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者也。自梨花百子之詞。專學玉茗之穠豔。而各成一特別景象。百子尖穎。梨花蘊藉。皆成名而去。藏園亦學玉茗。而變其貌。倚晴尤從藏園中討生活。是不啻茗玉之雲奶矣。然就曲論之。亦不可多得也。倚晴善作金絡索。帝女花之宮嘆。桃溪雪之題筓。凌波影之仙憶。鴛鴦鏡之懺情。皆以此牌寫之。而首首都佳。亦一奇也。友人劉子庚賦盤云。韻珊才豐而貌陋。曾有一女。欲委身焉。嗣見其貌而止。果爾。則與良齋雜說所載湯若士之與西泠女子無異矣。

楊坦園思齋之六種曲。亦學藏園。而遠不如韻珊。其再來人桂枝香二種。特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龕記。遠矣。所作詞餘叢話特勝。

玉獅堂前後五種。爲陽湖陳潛翁煥撰。文律曲律俱非所知。而頗傳於世。可怪也。又張南湖雲驄之芙蓉碣。亦全屬外道。置之不論可耳。

右所述自元迄清。其源流略可見一斑。顧所論僅十之三耳。海內詞家。希垂教焉。

謂學玉茗者須多讀元曲。不可單讀四夢。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者也。自梨花百子之詞。專學玉茗之穠豔。而各成一特別景象。百子尖穎。梨花蘊藉。皆成名而去。藏園亦學玉茗。而變其貌。倚晴尤從藏園中討生活。是不啻茗玉之雲奶矣。然就曲論之。亦不可多得也。倚晴善作金絡索。帝女花之宮嘆。桃溪雪之題筓。凌波影之仙憶。鴛鴦鏡之懺情。皆以此牌寫之。而首首都佳。亦一奇也。友人劉子庚賦盤云。韻珊才豐而貌陋。曾有一女。欲委身焉。嗣見其貌而止。果爾。則與良齋雜說所載湯若士之與西泠女子無異矣。

楊坦園思齋之六種曲。亦學藏園。而遠不如韻珊。其再來人桂枝香二種。特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龕記。遠矣。所作詞餘叢話特勝。

玉獅堂前後五種。爲陽湖陳潛翁煥撰。文律曲律俱非所知。而頗傳於世。可怪也。又張南湖雲騷之芙蓉碣。亦全屬外道。置之不論可耳。

右所述自元迄清。其源流略可見一斑。顧所論僅十之三耳。海內詞家。希垂教焉。

謂學玉茗者須多讀元曲。不可單讀四夢。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者也。自梨花百子之詞。專學玉茗之穠豔。而各成一特別景象。百子尖穎。梨花蘊藉。皆成名而去。藏園亦學玉茗。而變其貌。倚晴尤從藏園中討生活。是不啻茗玉之雲奶矣。然就曲論之。亦不可多得也。倚晴善作金絡索。帝女花之宮嘆。桃溪雪之題筓。凌波影之仙憶。鴛鴦鏡之懺情。皆以此牌寫之。而首首都佳。亦一奇也。友人劉子庚賦盤云。韻珊才豐而貌陋。曾有一女。欲委身焉。嗣見其貌而止。果爾。則與良齋雜說所載湯若士之與西泠女子無異矣。

楊坦園思齋之六種曲。亦學藏園。而遠不如韻珊。其再來人。桂枝香二種。特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龔記。遠矣。所作詞餘叢話特勝。

玉獅堂前後五種。爲陽湖陳潛翁煥撰。文律曲律俱非所知。而頗傳於世。可怪也。又張南湖雲騷之芙蓉碣。亦全屬外道。置之不論可耳。

右所述自元迄清。其源流略可見一斑。顧所論僅十之三耳。海內詞家。希垂教焉。